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七期

民國廿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類）
（本報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 / 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三)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四)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五)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六)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報費郵費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一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以上為報費必須依照所訂期數將報費及左列郵費合併寄來始能照訂尚希注意

郵遞費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五釐	一角二分五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	三元七角五	七元五角
香港澳門	六分	二角四分	七角八	一元五角	三元
新疆	四分五釐	一角八分	五角八分五	一元一角二分五	二元二角五
掛號	九分	三角六分	一元一角七	二元二角五	四元五角
快郵	一角三分	五角二分	一元六角九	三元二角五	六元五角
航空	四角五分	一元八角	五元八角五	十一元二角五	廿二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六部街南口）電話南局四〇二〇號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電話四一一八三號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內時事



新任駐比公使朱鶴翔（左）與張公權。

▲國民政府成立十週紀念。

▼孔顏曾孟（自左至右）四奉祀官在國府就職情形，前坐左二人爲陳立夫與戴季陶。

◄胡蝶過港下輪時留影。

▲胡適之（左）遊綏與傅作義合影。

▼漢口大水，江漢關前之一瞥。



東非義屬蘇馬利蘭首都舉行坦克車隊檢閱情形。義亞關係現有引滿待發之勢。

英艦隊中之打靶艦「世紀號」駛行入港之姿態。該艦完全用無線電操縱，艦上並無水兵。

歐戰時代之希忒拉（右）。希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投效巴凡里亞邦軍隊，轉戰六年。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夜在易勃爾中毒氣。氏幼喜繪事，下為一九一三年希氏所繪滿城村舍景。

曾兩度飛來遠東之法國著名女飛行家希爾薇女士於本年六月十七日造成女子飛行最高紀錄三八，七一五英尺。此為女士高飛後，剛下機時留影。

最近獲得英國惠勃爾頓女子單打網球賽冠軍之海倫韋爾斯女士（右）與亞丹雅斯女士。

一周簡評

汪病與中央

本月四五日汪院長之病，已有轉機，惟仍需相當時期休養，業向中央請假，故中樞要務，近多由孔祥熙氏主持。

在此中樞缺乏充實之時，政界傳說頗多，甚至有汪將轉地療養之說，官方已予否認。本來目前中央雖然空虛，大局却還安定。兩廣方面，雖曾有若干謠言，實際證明不確。上月二十二二十八兩日，廣州雖有質問華北對日外交問題的電報，但係感情發洩作用，並無重大性質，即最近日本軍人游歷兩廣者回國談話，已說明兩省不致有事，此可證明汪院長雖然臥病，中樞部雖然缺人，國內大局，轉倒寧貼。至於內外時局的善後改革，各方漸漸有人議論。據聞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四省主席奉汪院長之召到京垂詢要公後，大家對時局擬有一種建議，特推黃紹雄氏飛川謁蔣陳述，因天氣不佳，未能飛往，大概四主席的意見，於中國未來局面頗有關係，在不久的將來，多少總有表現的機會。（一記者）

新生週刊事件

軒然大波的新生週刊事件，本週已告解決。為了一篇不相干的文章，犧牲了一份活潑跳躍的刋物，還幾乎叫中央黨部連帶受累，眞是太不值得。

此案最可慨嘆者，負文字責任的作者易水，竟未露面，而叫名義上負責發行，實際上不在上海的杜重遠氏寃哉枉也要擔受一年零兩個月的囹圄生活，這眞是不幸之至，但是反過來看，以一篇無聊文字，觸犯了最大忌諱，終於在中國法廷受中國法律裁判，叫天下人都為之同情，這又豈非幸運之至？然則杜重遠的犧牲，並不是毫無意義。

河北新省府成立

河北新省府主席以下，已於本月八日就職，外交上一場波動總算得一結束。

新省府最大特色是『冀人治冀』，並且可說是『冀賢治冀』，因為省府委員兼廳長，誰都有很好的履歷，比較從來的河北省府，實在整齊得多。

現在的局面，非整肅內部，斷斷談不上對外，依河北省當前形勢，來日大難，自不待論，然而當局的陣容如此，對外總還可以應付一下，所以我們特別期待河北新省府不致遽叫人們失望。（晦）

江河的水災

中國水旱兩災，常是互為連貫，不旱即水，不水即旱，這是內政不修，水利失治的當然歸宿。

本週情形，長江雖危，尚有堤防，黃河決口，在在可慮，此因防江曾經用力，治黃還少工作，天下斷無永久徼倖的事，所以黃河的災害，實在令人可危。

宇垣返東京

日本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因預算問題，於八日入東京，一時政界又有許多傳說，但是宇垣表示：決無組閣野心，且稱朝鮮治理，方將開始，以示不願離開高麗。又說，日本祗能作公園，供休息之所，初日本人應該到朝鮮和滿洲中國活動，這些話非常投合日人心理，因此大得喝采。

宇垣是日本現在絕無僅有的一位軍人政治家，遲早總有組閣之一天，現則似乎時機還未成熟。他的這一番談話，正可見他有政治家的風度。（冷）

義亞戰機迫切

義亞戰機愈演愈迫，已呈引滿待發之勢。據說義大利如不遭遇意外刺激，戰事大概將在雨季後九月間開始。這問題現正牽動繁複的國際關係，尤其可慘念的是焦頭爛額，奄奄待斃的國聯！

從這問題上發現的列強態度，是很參差的：英國最積極，她有主張，有辦法，擬議中的如封鎖蘇彝士運河，經濟制裁，然而這種種的辦法，很少實現的可能。法國對義亞問題雖不願聞問，而却又不容。英方處理本問題，以國聯為根據，法國為國聯柱石，對英方種種的辦法，儘管腹誹，但却又不能不表示合作，此次法籍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氏赴英的主要使命，就在溝通英法。此行結果為義亞糾紛樞紐所繫，極值注意。至於日美兩國，在亞均有相當的直接利益，但因地理關係，均採觀望態度，日方已否認參加調停之說，美國對亞答覆，輕輕地卸脫了非戰公約的義務，然而她在精神上的苦痛煩悶，並不因此輕減！

我們對義大利的認識，有下列幾點：第一，將近成年的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已經自覺羽毛豐滿，首次脫離了英國的鞭轄，而圖謀高飛。義大利外交政策的轉向，是歐局的一重要因素，關係很大。第二，據悲觀派人士的觀察，以為義大利近來經濟蕭條，形勢嚴重，墨索里尼對外用兵，是為的轉移目光，這也不無幾分理由，那末這次戰事，直牽涉到義大利本身的生存了。總之，此次戰事影響，將不僅關係義亞的競存，而且要判斷歐洲的宿運，間接地，更將影響到全世界！

德波會談

波外長貝克赴德訪問的主要使命，現已判明，就是：關於波羅的海海權徵取德方的諒解，這問題已有相當圓滿的結果。另傳，德方請求波蘭為塞修，促進德法間的諒解，但是兹事體大，縱有此說，也未易成功，原因在德法間最有資格的調人是英國，波蘭還力不勝任。波蘭現以大國自待，外交政策常維持超然的態度，對德可不致偏阿，這種態度大概近於真相。（素）

今傳是樓詩話

王逸塘著 道林紙印 四六四頁 精裝一冊 售價二元 外埠另加郵費

本書爲合肥王逸塘先生著，曾連載於國聞週報，全書約十六萬餘言，經本報商得著者同意，允由本報印行，以公同好，本書所采詩詞，多數爲有清以來之名作，音調鏗鏘，且多咏事而未經人道者，實古今詩史也。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及各地各大書局均代售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金城銀行

資本 總額一千萬元 已收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三百二十萬元

營業 專辦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儲蓄貨棧等業

行址 南京 北平 鄭州 青島 蘇州 常熟 天津 上海 漢口 哈爾濱 大連 長沙

傅增湘先生著作

秦游日錄（上等連史紙精印木刻本定價洋一元郵費一角一分）

雙鑑樓藏書續記（每部大洋二元郵費一角三分）

江安傅增湘先生著 **藏園羣書題記** 第四集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郵費八分

傅沅叔先生校勘宋元明善本鈔本秘笈不下數萬卷各有題跋考證自載國聞週報以來深受讀者之歡迎曾刊印單行本第一二集均已售罄現又彙齊印行第三集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藏園刊印書目

永樂大典一冊十五元，此爲元人著南臺備要烏臺筆補二書收入大典二千六百一十十一兩卷內藏園得大典原本精印行世宣紙朱闌書衣簽題全仿明式巨冊古雅與原書無異

影宋本皇甫持正文集六卷一冊五元 藏園得宋蜀本用金屬版白麻紙精印

影宋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八冊十五元 據宋紹興巾箱本摹印與董氏翻日本大字宋本不同外集十卷董本所無尤足珍異

影藏園困學紀聞二十卷八冊二十四元 元汀得眞元刊本字仿趙體與世行十行本廻異此本惟錢竹汀見之他家皆未著錄

影道藏本六子四冊一元二角 素書二 公孫龍子 尹文子 子華子 鶡冠子 白紙巾箱本依正統藏原式印

竺國紀游四卷二冊六角 金山周藹聯於乾隆時隨孫士毅入西藏所作於其山川風土人物政教皆得躬歷記述翔核可貴原版久燬傳世極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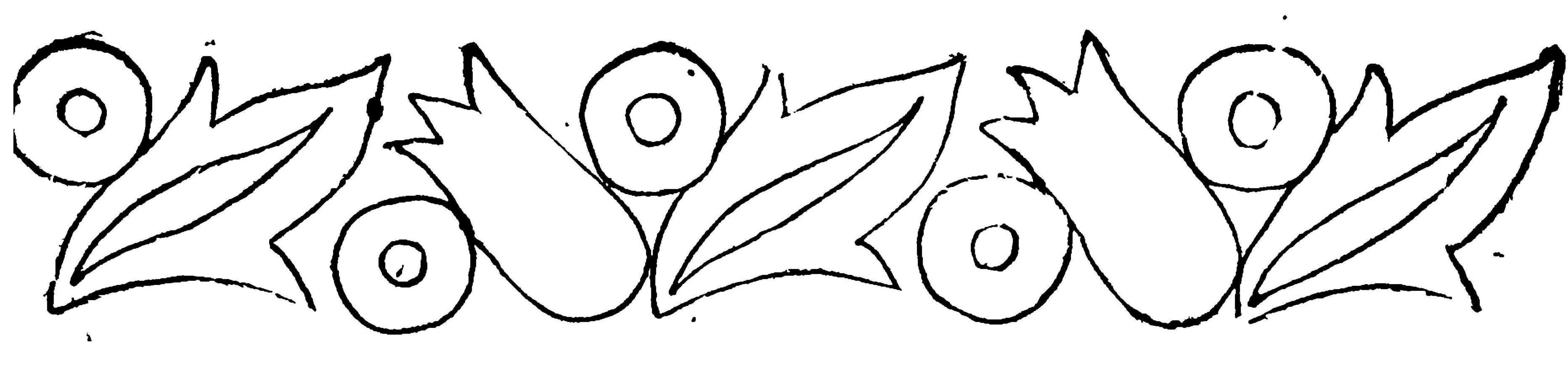
莫氏郘亭書目八冊八元 大字精校視近時石印鉛印各本爲勝極便檢閱

影宋本方言十三卷二冊十二元 藏園得慶元李孟傳郡齋本用珂羅版細麻紙印行此本爲濟儒盧抱經戴東原諸人所未見眞希世秘笈也

天津大公報館發售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七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新訂所得稅條例評議

麥健曾

所得稅是現代財政學者公認為比較上最為滿意的稅；是不獨世界上强盛的國家都已採用，甚至于弱小的國家以至于藐小的强國屬地也多已採用的稅；是現在工商業發達到甚高程度的小數國家稅制中最主要的稅，而且將來會是世界上一切重要國家稅制中最主要的稅；是共產主義旗幟下的蘇俄還須採用的稅；但是在地大物博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國到現在只多次見過所得稅的名片，却沒有見所得稅眞眞入我國賦稅的門來！所得稅的大名，在前淸末年雖然未至如雷貫耳，但確實曾經得了不少「先覺」介紹過，到了民國竟居然名片到了財政部。我們記得民國三年經過兩年的籌備，曾經頒佈過二十七條的所得稅條例，四年又公佈過十六條所得稅第一期施行細則，十年更曾經設立過所得稅籌備處頒佈過新的所得稅條例，施行細則，以及其他的所得稅規章，並且曾經開徵而得着過相當收入，後來國民政府成立，也曾經于民國十八年修訂所得稅施行條例，故此現在這次財政部新訂的條例可以說是第五次修訂的條例。為甚麼以前多次的努力所得稅始終不能見諸實行呢？

原因是在中國徵收所得稅實在是有許多的困難，許多的阻礙。最重要的是我國歷年來政局的混亂，政權的不統一。其次農工商業的幼稚，營業組織的尙未公司化，營業會計方法的尙未近代化，人民的缺乏國家思想，對於政府欠缺好感以及平日生活的艱難，政府財務行政效率的低微，以及外人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等等原因，都足以令在中國徵收所得稅異常困難，以致以前數次努力的結果，只有垂條例于後世！但是我們仔細研究我國目前各種尤其是財政的情況之後，却也主張財政部下「請」的命令，請所得稅進來當當稅制中的陪客。我們所以如此主張，並不是只因為上述的困難比前略為減輕，而却是因為現在有努力排除困難去實行所得稅的必要。現行的稅制將賦稅担負分配得異常的不公平，中央政府歷年稅收不敷開支以致徵稅側重收入而摧殘國內經濟事業，現在各種稅的稅率（除了入口稅，但是入口稅率，又因外交關係，不能亦不敢增加）已經提到不可再高的地步，歷年收支

不敷專靠借債來應付是甚危險的辦法，現在政府的債務太重，債信太差，應該增加稅收來補救，到對外作戰時我國關稅稅收會劇烈縮減，其他的稅也不能增加收入，平時應該早安排救濟的辦法等等原故都需要政府努力實行所得稅去謀挽救。不過我們已經說過，上述那多種的困難，目前雖略爲減少，但是依舊存在，故此現在如果真想推行所得稅，所定的辦法，自非避免上述那些阻碍不可。同時我們也得要牢記，我們所以要推行所得稅是因爲它是一種較爲滿意的稅，我們要用它來補救政府目前財政的弊病，故此也得要在可能範圍內盡力採用令所得稅是比較滿意的稅的各點：如確定所得的意義與計算的方法，妥定納稅者的範圍，制定合宜的免稅以及減稅額，採用累進稅率，優待勞働收入，妥定計算所得所根據的時期，預防逃稅，避免複稅等等，而且同時又要令所得稅不要對於人民的生產儲蓄有惡影響，此外收稅用費也要低廉，如此始能得到可以實行的良稅，不然不是稅良但不能行，就是可行而稅却不良。我們現在按照這個方針去研究財政部新訂的所得稅條例。

財政部新訂的所得稅條例（本篇所論根據天津大公報發表的條例原文）大體是依照民十八年所修訂的所得稅條例草案，所以現在新訂的條例與十八年的條例沒有很重要的分別。但是說依照民十八年的條例，還不如說參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修改後的日本所得稅法，以及大正二年，七年，九年，十五年，歷次修改的稅法，因爲民十八年的所得稅條例以及以前修訂的條例，都是參酌日本的所得稅法來定的。若是細細研究這次新的所得稅條例與民十八所得稅條例所有的差別，就會覺得這次修訂的條例很多地方都表現參照日本近年所得稅法的痕跡。這種辦法，我們是贊成的，因爲我國以前沒有征收所得稅的經驗，而同時我國的人情風俗以及政治經驗的情況又與西洋各國不大相同。憑空結構一種所得稅制度並非妥善的辦法，還不如斟酌外國以往的經驗比較穩當。要參酌外國的經驗，當然以參酌人情、風俗、政治、經濟與我國較近的日本的經驗爲適宜，故此參酌明治以來日本的所得稅法來修訂我國所得稅條例是有意義的。日本的各種情形與我國的情形雖然比歐美國家較爲相近，但是依然有很多差異的地方，因此這次新訂的所得稅條例，實有抄襲日本所得稅法太多而至有許多處不甚適合國情的缺憾。以上是關於全部條例的情形，我們現在更將本條例分爲納稅義務者之規定，納稅範圍，免稅限度，稅率，徵收方法五層來討論。

（一）納稅義務者之規定

照新訂的所得稅條例，負納所得稅的義務者有「（第二

條）在民國境內有住所或一年以上之居所者，依本條例負完納所得稅之義務。（第三條）在民國境內雖無住所或一年以上之居所，而有營利事業之所得者，應就其所得負納稅之義務』。按照第二條我國所得稅之負納稅義務者不論國籍，而以是否居住者來決定。就是凡是在民國境內有住所或一年以上之居所的人，不論中外　，都要納所得稅。但是即使是我國人民，如果多年僑居外國，就不用納所得稅。不論本國外國人民，凡是在本國居住都得要納所得稅是各國所得稅的通例，此層我國所得稅自然應當採用。此種辦法雖然在執行上不免有相當困難，但是非努力達到不可。至于不向僑外國民徵收所得稅也是目前適宜的辦法，因爲不獨目前去徵收事實上辦不到，而且現在的國外僑民從政府沒有得着甚麽利益，政府也不宜强加之以納所得稅的義務。

本條例第四條指明營利事業須納所得稅，那末用來定有無納所得稅義務的居住標準也得應用到法人。換句話說，國中之各種營利事業之要不要納所得稅，也是看它在民國內有沒有住所來決定，而不按照它是那一國人辦的營業，或者是在何國立案。照現在中國的情形論，本國人辦的營利事業用居住標準來定它的納所得稅義務是簡單而又有效的辦法，即是應用于外人經營的營利事業，也是于中國有利。不過營利事業之居住標準是一個複雜而又可以有多種解釋的名詞，在所得稅條例中或於施行細則中應該明白指定一種辦法，以免因解釋不同，而引起無謂的訴訟，而在現在治外法權尙未收回之前，尤爲重要。照我們的意思，我國現在是經濟落後的國家，經濟被侵略的國家，我們對於營利事業居住標準的解釋，不應以操營利事業之管理者居住處所，而應以營利事業的主要事務或主要財產的所在來決定。

第三條的意旨，是向不在中國居住的人所領受在中國發生的所得來徵稅。這是世界各國所得稅通常的辦法，自然可以採用。但是特別的地方是只向營利事業的所得來徵稅，而不向資產所得徵稅。日本的稅法也有向資產所得徵稅的規定，而現在大體參照日本所得稅法來定的，我國所得稅條例無此規定，大約總有特別原因。據我們的猜想，或者是因爲在中國居住者的資產所得既不徵稅，不居住中國的人所領受在中國發生的資產所得，自然也不該徵稅。如果是如此，也可說是有相當道理。但是我們主張在中國居住的人之資產所得應該納所得稅，所以不在中國居住的人所領受在中國發生的資產所得也該納稅。

此外向不居住本國的人所領受在本國發生的營利事業之所得來徵稅的辦法，雖然是世界各國所得稅的通常辦法，可

以採用，但是照本條例以下各條的規定，這種辦法也有問題。照本條例的規定，只由在中國的營利事業納所得稅，而在中國居住的個人從營利事業的所得不用納所得稅，現在要向不在中國居住的人所領受在中國發生的營利事業之所得徵稅，豈非對於他們特別苛待。不獨如此，將來政府向這種所得徵稅時也異常困難，因爲即使政府責成各有關營利機關扣繳這種所得要納的稅，負責的營利機關也不容易查清接受所得的人是否居住國內而定應扣不扣，更加以這些人是居住國外政府也難稽查管轄，所以這種所得要納的稅定會大量逃脫。照本條例所定的辦法，這種所得要納的稅，既不公平，也易逃脫，故此還以不徵爲宜。外國向這種所得收稅所以容易，是因爲同時也向本國居住的人民徵收同樣所得的稅。幸而本條例雖定不在中國居住之個人對於他的在中國發生的營利事業之所得有納稅的義務，但是在課稅範圍內却沒有提及。

（二）課稅範圍

照本條例第四條所得稅的課稅範圍包於下列二類：

『（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甲）屬于資本在三千元以上之公司，商號，行棧，工廠之所得，（乙）屬於一時營利事業之所得。

（第二類）薪給報酬所得　屬於公務員及從事各業者之薪俸，公費，年金，勞金及給予金之所得』

這樣課稅範圍的第一特點是選擇特種所得來徵收所得稅。我國地方既然如此廣大，政治又尚未清明，經濟情狀又如此落後，人民又未習慣付所得稅，更加財務行政效率又如此低弱，選擇特種所得先去徵稅，等以後慢慢擴充，以至徵收一般所得稅，這種辦法不獨是合理，而且事實上不能不如此。所以我們對於財政部在本條例採用這種辦法是認爲適當的，但是要緊的問題還在選擇來徵稅的特種所得合適不合適。

現在課稅範圍的第二個特點是只向工作所得徵稅，而不向資產所得徵稅。公務員及從事各業之薪俸，年金，公費，勞金及給予金自然是工作所得，就是照本條例所定的營利事業所得，也大部份是工作所得。在獨資營業或合夥營業，營業投資者所得的利潤大約包括四種性質不同的收入。如果營業投資者自己親自工作的話，第一是操作工資，第二是管理工資，第三是擔負營業危險的酬報，第四是投資的利息。即使投資者每月支取若干作爲薪水，所得的利潤依然包括一部份的管理工資，危險酬報，以及投資利息。現在照本條例第六條的辦法，所得不滿資本百分之五者免稅，那末可以說投資利息可以免稅，而須納所得稅的那部份的所得是管理工資

以及擔負危險酬報那兩種工作所得。公司營業股東所得的利潤，因為股東大多數都不參加工作或管理，即使參加工作或管理亦另得薪給的原故，雖然獨資營業與合夥營業投資者所得的利潤性質上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依然不外是担負營業危險的酬報，以及投資利息。現在既然將所得不及資本百分之五者免稅，那末所得稅大部份只向危險酬報徵收。至于一時營利事業的所得也大約相同。故此照現在的辦法，所得稅寬免了資產所得，而將稅的壓力大部分放在工作所得上面。

照所得稅的原理來說，工作所得應該受較優于資產所得的待遇，因為資產所得比工作所得較為可靠，並可長期源源而來，不似工作所得除非有契約保障便會有隨時中斷的危險，而需要儲蓄較大的部分以防備意外，故此各國現行的所得稅，都給工作所得較寬優的待遇，現在新條例不獨未給工作所得較優的待遇，而反寬免資產所得，而只稅工作所得，如此根本違背所得稅的原理實是一大缺憾。此外向資產所得徵稅還比向工作所得徵稅稅收數量上較為固定可靠，而且在徵收手續上也較為簡單，因為稅資產所得差不多都可以用從源扣稅法，最低限度也比向各種營利事業超過資本實額百分之五的利潤收稅容易徵收。實行時亦只有關於外人方面略有困難，這種困難我們以為應當努力解決而不應因此之故而使極該担負所得稅的資產所得逍遙法外。

關於課稅範圍應包括而未包括既如上述，我們現在更進而研究本條例課稅範圍所包括的是對不對。第一類甲項是向資本三千元以上的公司、商號、行棧、工廠的所得徵稅。我們先要了解這項的意義。我們實在慚愧，細細思索還不能得着這一項的確實意義，對於公司、行棧尤其不甚了解。如果『公司』是指營業名稱帶公司兩字的營業機關，那末營業機關不一定要用公司兩字改了名稱便可以免納所得稅。如果『公司』是指用公司方式組織的營業機關，那末便與其後三種的觀點不一致，因為商號、行棧、工廠都不是營業組織方式的名詞，而經營買賣之商號以及從事製造的工廠都可以用公司方式來組織。至於「行棧」更難找得站得住的定義。立法尤其是稅法所用的文字，總要明顯確切，否則人民不知所從，稅吏更易舞弊。上述四種營利事業的名詞，大約免不了犯了這個弊病。用來分別營利事業的種類較為明確的標準有兩個：第一是從它的組織方式上去看，如分為獨資營業，合夥營業，公司營業等等。第二是從事業的工作性質去看，如分為買賣事業，製造事業，交通運輸事業等等。商號似乎是指買賣事業的意義，工廠似乎是指製造事業的意思。但是公司行棧指些甚麼性質的事業，我們却是莫明其妙，公司我們以為斷斷不能指某特種性質的營利事業。故此我們以為這一項

所包括各種營利事業的名稱非根本更改不可。如果是不論何種營業只要資本在三千元以上都要納所得稅，則不如乾脆說「資本三千元以上之營利事業之所得」。

我們雖然不十分清楚本條例所謂營利事業包括些甚麼，但是公司之下還加上商號行棧，大概是不獨公司方式組織的營業的所得要納所得稅，就是獨資營業合夥營業的所得也要納所得稅。如果是如此，我們要佩服本條例起草者的膽量。我們知道獨資營業在我國現在還是很普通的營業組織方式，獨資營業的數目是很多的，散布到的地面也是很廣的，獨資營業所用的記帳法是散漫雜亂，獨資者對于營業方面各種事務是操最高的威權的，這幾種情形本來就令確實調查獨資營業的贏利情形非常之難，更加之資本超過三千元，利潤超過資本實額百分之五方要納稅，獨資者只要將用當資本的款項，用借債的方式得來，一則便可以減低資本額，二則可以增加支出而減少利潤額，便可以名正言順地逃脫所得稅。不論我國的稅吏效率向來就不高，不易查得實情，就是算效率非常之高，一切都能查清楚，用費恐怕一定非常之大，所得或者不償所費。此外這種情形還會給稅吏敲詐良民的機會。合夥營業是比較好些，但是相差大約也不遠。故此若是照本條例的方法去徵收獨資營業合夥營業的所得稅，結果恐怕不是大部分逃稅，便是這些營業飽受稅吏的欺凌，而在稅收方面所收或者不敷所費。關于此層主持所得稅法者真應該仔細考慮。

課稅範圍第一類乙項，是向一時營利事業之所得徵稅。此項的意義，似又犯不明顯確實之嫌。大約是指投機事業的所得，如投機買賣土地房屋證券或商品的收入。我們推測財政部要向這種所得征收所得稅是大約有兩層理由：第一是因為投機的收穫是不帶血汗的味道，是不用費力地得來的，稅之不可不苛。第二是要藉所得稅的力來遏止投機的狂潮，來減少人民投機的活動。我們以為投機事業的收入，雖然不用勞力得來，但是是冒險得來的，不過投機得來的收入，總是一種意外之財，與獲得者的生活費用，沒有密切的關係，政府從中取去一部分，尤其是在款未到獲利者手前截收，獲利者不會感覺到若何的痛苦；更加以平常一般人對於意外之財，都有浪費的趨勢，政府取去一部分來支付政府的用費是合理的。至於用所得稅來減少人民的投機活動，恐怕是不會生效。向這項所得徵稅最大的阻碍是收不到稅，因為這種一時所得可以用許多方法逃稅，逃稅後政府也不易稽查。但是這種所得，既然有很大的納稅能力，所以不妨一試。

本條例課稅範圍內的第二類是向公務員及從事各業者的

薪俸，公費，年金，勞金及給予金之所得徵稅。這類所得完全是工作所得，納稅能力本來比其他的所得低，但是在徵稅上最易辦理且有把握，在初辦所得稅的時候，自然不能不向此類所得收稅了。

(三)免稅限度

本條例免稅的規定第一是營利事業所得不滿資本實額百分之五者免稅，第二是薪給報酬所得全年額在六百元以下者免稅，第三是下列各項所得免稅『(一)軍官在動員期間所得之俸給(二)警官遇地方宣布戒嚴期間所得之俸給(三)美術或著作之所得(四)旅費學費及法定贍養費(五)小學教師薪俸所得(六)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所得(七)不屬於營利事業之一時所得』我們現在將各種免稅辦法以次討論。

營利事業所得不滿資本實額百分之五得免納所得稅，自屬體恤商艱的辦法，但是我們以為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不宜採用。原因是怕照此辦法會增加營利事業逃稅的機會，並且會令政府從這類的所得收不着相當的所得稅。本來在現在的經濟情形以及本條例其他各種辦法之下，政府向營利事業收所得稅是很不容易，因為現在我國的營利事業大多數還是獨資或合夥經營，它們的帳目本就不易稽查，每年獲利的數目于是乎也不易審定，如果獲利到資本實額百分之五才須納所得稅，營業者把資本額——如果真不能報在三千元以下——虛僞增加或將獲利數目減少，便很容易將所得納入免稅範圍之內而逃脫納稅的義務，營業者大部逃稅，稅收自然減少。但是即使不逃，每年獲利在資本百分之五以上者究屬有限，稅收當亦不能豐，但同時稽查徵收之費定不能少，所得能否償所費便成了問題。

薪給所得須有免稅頗自屬正道。全年所得六百元之限度雖似太低，但如所定之稅率亦低，便無妨碍。免稅額定得太低自然增大納稅者的人數而增加稽查徵收的工作以及用費，不過如果從源截收，便不至於發生困難，所以本條例所定的辦法是可取的。

在上述可以免稅的七項所得之中，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五項是應該免稅而不成問題的。第四項旅費學費及法定贍養費本來就不包括在課稅範圍之內，而且已經為第七項所包括，所以不必另提。第三項美術或著作之所得一點，應該删去，因為現在我國特別要鼓勵的不是美術而是能夠滿足人民基本需要以及增進國力的東西，何況美術是有興味的工作，而且是不能用免稅去鼓勵的事業，因為美術家不甚打金錢的算盤。著作雖然比較上值得鼓勵，但是著作所得免稅待遇也

可以于第七項中求之。

(四)稅率

按照本條例第六條，營利事業所得應課之稅率分級如下：所得不滿資本實額百分之五的免稅。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五至不滿百分之十的課稅千分之十，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課稅千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至不滿百分之三十的課稅千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至不滿百分之四十的課稅千分之二十五。超過百分之四十時每增加百分之十或不及百分之十的課稅均以遞增千分之五計。最高稅率定爲千分之二百。

上述的稅率自然是累進稅率，而且是全額累進稅率。稅率的增進，不是按照所得額的大小，而却是按照所得額與資本額之比例的大小來定。這幾層辦法，我們認爲都是應該採用，因爲用累進制才能將稅的担負跟着納稅能力增加而增加，用全額累進比較簡單方便，所得額不能代表納稅能力，而所得額與資本額之比例的大小才是决定納稅能力大小的標準。

本條例所定的辦法，理論上甚對，不過照這樣的稅率，稅收恐怕會異常短絀。我們知道照本條例所定所得額不滿資本實額百分之五可以免稅，那末一定有許多營利事業藉此逃稅，剩下要納稅的自屬有限。營業所得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厚利，本來就不多，如果更將帳目加以修飾，即使獲利潤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也很容易使之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故此本條例雖然將累進稅率提高到千分之二百，其實大部分都是虛文，能應用的只有千分之十以及千分之十五那兩個稅率。照這樣的稅率，純淨稅收一定有限。譬如有三千元資本的營業年中獲利二百九十元，利率便是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按章要納千分之十的所得稅，二百九十元的千分之十便是二元九角。這二元九角的稅，除了徵稅用費，所餘能有多少，或者得不償失也未定，豈不是人民受損失，而政府得不着利處，大大違背了經濟的原則嗎？資本小的營業是如此，我們再拿資本大的營業來看看。譬如資本是十萬，年中獲利是一萬八千元，利率便是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按章要納千分之十五的所得稅。一萬八千元的千分之十五是二百七十元。這個數目扣去徵收用費，還可以有相當的餘剩，因此之故，我們以爲政府不如將小額資本的營業—譬如說在一萬元以下—的所得免稅，只向大規模的營業徵收所得稅。

上述的稅率是按全額累進的。照這樣辦法，對於初升一稅級的所得不很公平。譬如所得合資本得百分之九，九，便按千分之十的稅率來納稅，但是如果所得合資本百分之十的

，便要按千分之七十五的稅率來納稅。所得合資本的比例增進極微，而稅率却有大差別，豈非不合道理。故此本條例定出下述的一種救濟的辦法：『所得額更換稅級之交界階段，其增加之所得額如尙少於相聯稅級應納稅額之差數時，准其依前級稅率並連同增加之所得爲應納之稅額。』

這段文字用的是中國文法，或者是日本文法，或者甚至於西洋文法，我們是不能定奪，總之是百索不得其義意。我們以爲如果即使請三位財政專家要他們將他們念了這段文字所得着的意義書在掌中，然後伸掌互相比較，若是大家所得的意義是大略相同，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奇蹟！幸而我們可以從別處探聽，知道這段文字的意義是當所得額合資本額之百分數增加而至要按高一級的稅率納稅的時候，如果所得額增加的數目還少過按照有關之高低兩級稅率所要納之稅欵的相差數目，便可以依照低級的稅率再加上所得額增加的數目來計算應納的稅額，等到至用如此方法計算的稅欵與按高一級的稅率來計算的稅額相等方改用高一級的稅率。譬如沒有上述的辦法，資本萬元的營業，贏利二千九百九十九元，便按千分之二十納稅，計合五十九元九角八分。若贏利爲三千元，因所得合資本已到百分之三十，便須按千分之二十五納稅，計合七十四元九角八分，是則所得多一元而納稅却多了十五元。但是照上述的辦法，那三千元的所得，依然按照千元之二十納稅，但同時加上所得額增加之一元。三千元千分之二十爲六十元，加上一元便爲六十一元。如果增加的數目爲十元，便於六十元之上，加十元，合爲七十元。等到如此增加至七十四元九角八分，才改按千分之二十五計算稅欵。這種辦法當然是能够略略補救全額累進的不公平，而値得採用，但是本條例關於這一種救濟辦法的文字，却非加以修改不可。

本條例關於薪給酬報所得的稅率定爲『全年所得額在六百元以下免稅，超過六百元至二千元之額課稅千分之十，超過二千元至四千元之額課稅千分之二十五，超過四千元至六千元之額課稅千分之四十，超過六千元至八千元之稅課稅千分之六十，超過八千元至一萬元之額課稅千分之八十，超過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之額課稅一千分之一百，超過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之額課稅千分之百二十，超過二萬元至二萬五千元之額課稅千分之一百四十，超過二萬五千元以上，每增五千元或不滿五千元之額，對於其增加額課稅遞增千分之二十。本類所得之課稅其稅率最高以千分之二百爲限。』這種稅率是分類累進，自然是比全額累進較爲公允，而應該採用。但是上面的條文，對於此點的說明仍累嫌隱晦，如果將這個

原則在本條的起頭先說明，便清楚多了。所定的稅率表面上很像很高，但是事實上並不見得。國中人士從各種財源得來的所得總數一年在萬元以上的雖然有相當人數，但是只從「薪俸，公費，年金，勞金及給予金」一年而能得一萬元的，實在是極少，更不用說一萬元以上了。這一層的真實性，我們只要翻開各級官俸的規章，便可了然。因為官俸加上公費超過一萬元一年的非常之少，而各業職員的酬報，更趕不上官俸，所以百分之八以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只可說是本條例的裝飾品，而對於一般人的所得所用的稅率大約都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二·五，百分之四以至於百分之六。更加以有六百元的免稅，而較高的稅率也只限於全額之一部分，故此稅率實在是很低。這樣低的稅率，我們是贊同的。第一是因為負稅的完全是勤勞工作所得，第二是因為在初辦時宜用低稅率以減少推行時的困難。不過稅率既然如此的低，稅收自然有限，所以收稅用費便須要特別節省才行，因此之故，對於這種所得稅的徵收，非用從源扣繳法不可。

（五）徵收方法

本條例標明規定徵收方法之第三章包括第八條至十四條共七條，但第八條只規定各類的所得如何計算有納稅義務的所得額，第九第十第十一三條只規定有納稅義務者如何報告其所得額，及第十二第十三兩條只規定如何懲罰逃稅，及第十四條只言明納稅期限如何規定，七條條文之中却沒有明定各種所得的所得稅如何徵收，這是一種甚可詫異的事。惟有從第十條我們可以約略推測出徵收的方法。第一類，甲項營利事業所得用申報自繳法，第一類乙項一時營利所得用扣繳或自繳法，第二類薪給酬報用扣繳法或自繳法。本條例對於徵收方法既未明定，我們自然不能批評，但是我們以為第一類甲項所得不能不用申報自繳法外，第一類乙項以及第二類所得應該盡量使用從源扣繳法，因為用這個方法政府的收稅用費可以減少，而有納稅義務者較難逃稅。

至於本條例中關于調查審查以及收稅機關的各部份，因為主管徵收機關尚未定妥，附屬于主管機關的調查審查等組織以及其所採用的方法都不能有若何確實的意義，我們對於現定的辦法，雖然也略有意見，也只可先畧而不談了。

（六）全盤制度

以上各段只按本條例內容之各重要點分別討論，但並未及本條例對於我國所得稅所規定的輪廓以及其根本意義。就本條例所表現的方針或制度的大體來論，我們只有說不大贊同，因如此的所得稅不獨不能切中我國現行稅制的弊病，而有切實的改革，即政府稅收亦不能有相當的增加，而反養成

人民逃稅的習慣。現在我國現行的稅制，是專事壓迫小百姓的稅制。中央政府靠爲主要收入的稅是關稅，鹽稅，以及統稅。鹽稅對於小百姓的壓迫性是不用說的。至於關稅呢，關稅的主要部分是入口稅，而入口稅的大部分是從民生必需，貧富同享的米，麥，棉，布，煤油等貨品徵收得來。統稅的收入大部分是從下級捲烟，棉紗，麥粉，薰煙，以及火柴得來。即是說印花稅，烟酒稅也何常不是大部份由中下級人民去担負。至于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的田賦與營業稅，也都是小農小商去担負。但是同時國中有大量地產收入的人，有大量營業收入的人，有大量資金收入的人，有大量俸給收入的人，以至有從多源而得極大收入的人，却不見有若何較大較重的賦稅担負。我國稅制最大的弊病是賦稅的担負異常不公平，而能夠增加政府大量稅收的所在是向上述有大收入的人徵稅，本條例所定的所得稅，不此之圖，而仍側重向小收入者的所得剝削，故此對於稅制無大改良，而收入也不會暢旺。我們以爲補救之道是在除向薪給酬報所得用從源扣繳法徵稅，向資產所得用從源扣繳法徵稅，向一時營利所得盡量用從源扣繳法徵稅，向大規模的營利事業的所得用申報自繳法徵稅之外，另向個人從各種來源而擁有大量所得者——譬如說每年所得在一萬元以上的——徵收特加稅。此種特加所得稅稅率宜用分級累進，而徵收方法自然不能不用申報自繳法。國中有納此稅義務的人不甚多，稽查起來亦比較容易。此種特加稅在前數年政局混亂的時候實在不能實行，不過近兩年來政局日就統一，就可以實行了。

推行如此規模的所得稅，自然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從中外的歷史上看，推行那一種新稅而不用克服許多困難呢？問題是值得努力與否而已。我國現在的稅制即是在平時已經不能應付政府的需要，如果一旦與外國有事，現行以關稅爲主體的稅制，不獨不能運用來應急，收入反會劇烈縮減，（請參閱拙著「我國關稅戰時怎樣」週報十二卷一至十二期）如果我國只圖苟延殘喘，財政上也只希望肉足夠挖以補瘡那就沒話說，不然我政府就得要用大勇氣，下大決心，拿出革命的精神，去推行上述的所得稅，即使一時不能完全推行，也得要堅毅地以次推行。

此外所得稅既然是改革稅制的重要步驟，救國大計的一種，而其初行時所定的辦法對與不對，與它將來的運命有極大的影響，故此希望國中對於財政有興趣的一齊起來發表意見，一面促政府的注意，一面輔助政府施行良而能行的所得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國家社會特別優待使他有機會研究過財政的人！

本報徵文啓事

『如何促進讀書運動？』

徵文
印花

本社頃承著有國際聲譽之某女著作家囑託，懸賞奬金一百元，徵求關於「如何促進讀書運動？」的論文。茲將徵文條例刊布於後，幸讀者諸君注意：

（一）應徵文字，不拘文言白話，字數以五千字左右爲限。

（二）奬金分配：

第一名　五十元　第二名　三十元　第三名　二十元

（三）截稿期以七月底爲止。稿件可逕寄本報編輯部，書面請注明「應徵稿件」字樣。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四）來稿請附列作者簡明歷略。並請黏貼本頁所印「徵文印花」一枚。

（五）來稿由本社敦請名家三人評閱，結果在本報第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揭曉。首選文字同時在本報披露。

天津　國聞週報社編輯部謹啓

德意志與歐局

歐洲最近國際關係論之一

胡道維

現代歐洲的兩大重要現象，一是法德的敵對，二是軍國民式的國家主義。法德二國間的霸權爭奪戰，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歐洲還有其他互相仇視的國家；但是牠們今日的重要性，大半是看牠們對於這個中心鬥爭有如何潛在的影響而爲轉移的：這個中心鬥爭——不但有掀動普遍戰禍的可能，而且有決定其他各國相互間及其對於法德二主要國家間的平常關係的可能——在在都有左右歐洲大局的勢力。

軍國民式的國家主義，可以說是一種生殖過剩而民族劃一的國家之要求開拓疆域的密集慾望。這種民族感覺國境的限制與經濟的壓迫，已至於無可忍耐的程度；結果，他們便採取膨脹的國策與口號。國家主義的兩個主要代表國意大利與德意志—姑無論其成立法西斯與國社黨集團的旨趣究竟有何差別—都不出這樣的情形。

國社主義與法德仇恨有極密切的關聯，所以在歐洲現局中或者不能說是另一種因素。但是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法西斯主義的猛進與開展，不但曾給希忒拉以模範的先例，而且大有于法德爭奪霸權漩渦中增加一第三方面的趨勢：這個國家的活動力已有如此迅速的擴張，不久或者就要戳穿法德爭執的場合，而給歐洲局面以澈底翻騰的改造了。我們的一切探討總應以把握着歐洲國際政治的基本因素爲前提；這些因素第一就是戰爭與和平兩大趨勢之綜錯複雜的互相爲用；第二就是法德兩國之大陸霸權的爭奪戰；第三就是法西斯主義與國社主義所代表之軍國民式的國家主義的洶湧澎湃。我們根據這些因素，可以按國家次第，來討論歐洲最近的國際關係。本文中先把德意志與歐局的關係，討論一下。

× × × × ×

國社主義化的德意志的政策，有希忒拉及其同僚們的著作與演詞，爲之公開的加以闡釋與發揮；其大綱包括三要點：第一，日耳曼民族意識的復振；第二，與法國軍力的平等；第三，「不公平」條約的修改。

國社黨之取得政權，並且今日之得以享有德國人民的擁

鼓，就是完全根據這三點政綱而來的。如果說希忒拉的成功，是由於他的堅苦卓絕的心志與縱橫捭闔的手腕，那是不夠的。他自己也說過：「我是德國人民的鼓手。他們的腿足已經預備向前走，我才為他們擊拍下令」。在另一方面，他也是環境所產生的幸運兒。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之間，因戰後繁榮而炫耀于世的美國，輸送了無數的金錢到德國去；對於德國之精神與物質的復興，作了切實的供獻。結果，德國人民在從前一九一九年的饑荒情形，去其大半；德國在拉巴羅（Rapallo）本已取得蘇俄的支持，而英國傳統的均勢政策又從而授以政治與經濟的援助；不但如此，賠欵的担負，亦已由國際協議而漸就輕減。

同時，希忒拉也正在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他的工作：他力圖吸引德國青年人的贊助與同情：這般青年人對於「老人物與老方法」，亦正在表示厭棄；他們要開發新的途徑，渴望新的公式，正如大旱之望雲霓；所以他們對於希忒拉與國社黨所提供的策劃，自然翕然景從了。何況他們國家的經濟改善，也是根據一種債務高築的基礎而來的，外表崢嶸而實質却不甚美觀。社會上只表露不安的現象；而且國會中各政黨，大部分崩離析而化為無數爭相叛離的小集團。大總統與登堡氏的個人聲威，固然尚足以鎮壓一時而使政治制度暫告安定；但是這位夙將的身體力量既已漸就衰頹，國會的混亂也就與日俱增了。嗣後又隨之而發生了美國的經濟不景氣——使美國的貸欵突然的中止輸德。德國政府在一九三一年原想與奧國實行關稅聯合；然而這種不識時務的計劃，又遭遇着法國的堅決仇視，從而法國對德意志最大的經濟弱點——就是財政——加以抨擊。史特萊斯曼（Stresemann）之死，又增進了國會中的擾攘與紛亂。於是在這種天造地設的背景上，希忒拉才抓着了機會，對於德國人民宣揚的說：德國對於法國的期待，完全是一種幻想與夢囈；法國的諾言，也只是使德國人稍安勿躁的小恩小惠。他又說：法國會以武力將凡爾賽條約加諸德國人民之身，德國人民亦非以武力絕不足以使他們同意修改；德國必須一躍而伸張自己的權利。才有解放國運的希望。因經濟困窘而起的社會不安，為希忒拉攫取了各大實業家的贊助。他的「復仇」口號，又使一般大地主與「國防軍」的社會威信與軍事實力投注於國社運動之中。最後，希忒拉不斷的對於共產禍患加倍的鼓吹，於是在德國佔數最多的小資產份子亦羣起而投入他的懷抱。

因此，希忒拉于一九三三年正月便將聲勢洶湧的國社黨一直帶上了政治舞台；自一九三四年夏季以後，希忒拉一面是德國的總統與總理，一面也是國社黨的最高首領；雖說經

過了幾次的打擊，目前大體上仍然可以說是「第三德國」的絕對主人翁。歐洲現在誠然有許多經驗宏富的觀察家，他們都以為德國真實的威權乃操在國防軍與戰前統治階級的手中；這般實際的當權者不過視希忒拉為一種可供利用的工具，一旦希氏政見，或有乖誤，他們是不惜犧牲他而快一時之意的：但是，這種潛在的衝突，截至目前還沒有爆發的模樣，却也是彰明昭著的事實。不但如此，希忒拉反在竭力發展德國的軍事設施——其速度是世界各國(日本除外)所不及的。關於德國各新工廠產生重砲唐克車炸彈與飛機的實情，德國近兩年來的貨物輸入統計，比較法國或別國調查員的報告，證明的還要確鑿些。在一九三三年，德國的輸入量雖說有百分之二十的巨額降落，然而鐵與碎鐵，銅，鎳，與Molybdenum的輸入，却仍然增加了若干倍：這都是供給戰爭原料的貨物。同類貨物的輸入程序于一九三四年仍繼續前進，但其範圍則視前更為擴大了。德國之所以脫退國聯，便是因為法國支配下的國聯不肯容納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根據凡爾賽和約中一條意義模稜的規定，德國自稱軍備平等是牠應有的權利。德國目前正在公開的蔑視法國與國聯，要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劇急的預備戰爭。本年三月十二至十六日之間，德國由宣布正式設立空軍起，一直走到恢復強迫兵役制與擴充陸軍為六十萬勁旅止：竟在區區五日之內，將凡爾賽和約第五編的軍備限制條欵完全的撕毀了。不但如此，根據六月間成立的英德海軍協定，德國此後可以保有英國海軍百分之三十五的軍艦噸數；換句話說，可以建造三十五萬至四十五萬噸之各級軍艦，並且潛水艇艦還可以超過這個比率；于頃刻之間，德國海軍又增加到三倍于目前之所有量了。

這是說德國真正的在祈求戰爭嗎？這個問題頗難置答，但有兩件事實是的確可靠的：第一，德國之重振軍備及其公開的目標——凡爾賽條約的修改——有超過現代歐洲其他一切問題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極端樂觀的人也不敢承認真正的和約修改是用和平方法可以作得到的事。希忒拉及其同僚已經將他們的目標表示的清楚極了：在目前，他們既已自動的破壞了凡爾賽條約之第五編，而在陸軍軍備上更是一躍而躋的作到了與法國平等的地步；所以一方面雖仍在盡力的宣傳德國目的只在要求和平，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又在實施海軍平等原則與要求殖民地的退還了。同時，國防軍的人數已大有增加；德國的男子同一部分的女子——從十歲到五十多歲——都在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無怪乎法國要驚惶失措；無怪乎英國人相信希忒拉要在威廉二世的「我們的將來在水上」的呼籲又加上「我們的將來在空中」的口號了。在這種情

勢之下，言論不能證明事實的眞象，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事實的眞象；好在事實現在已經是明若觀火般的淸晰了。

英法意三强在本年四月中旬開會於意大利之斯特萊薩，討論對德國正式破壞和約重振軍備所應取的態度：結果，對德國公開的蔑視條約的行爲，只相約加以道德的譴責；就是對於將來的破壞條件的行動，也不曾加以絕對的禁止，也只重申了一月七日法意協定與二月三日英法協定中的原則——就是說國際條約非由國際協商而經過簽字國的同意後，是不能由任何國家擅自加以片面的破壞的。這樣的反響似乎是很溫和的，厥後國聯採納法國的提案而對德國所表示的態度，也只有這兩點的涵義。但是軍備只是工具，而不是最後的目的；德國於重振軍備之後，當然有其他的目的要達到——這些目的自然就是破壞凡爾賽和約的其他部分的限制而恢復戰後所損失的一切權利；德國之要求恢復這一切的權利，我們又的確知道希忒拉必不肯出于徵求列强同意的方式，因爲他覺得這是與虎謀皮，而且非自動的片面的行爲亦不足以表示德國是在行使其本身的主權——非如此滿足他的要求，他便不能提出或滿足其他更進一步的要求；但是如果希氏現在又效法三月間正式重振軍備時之所爲，未經列强同意以先即自動毀滅條約的規定，那就與列强——尤其是法國——所標榜的方針正面衝突了；列强自德國破壞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欵以後，在國聯機構內已設立有一個制裁委員會，專司討論對單獨破壞條約的國家如何施以盟約中所已規定之經濟或其他制裁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方面如發生任何更進一步的舉動，那便直是著意掀起戰爭的行爲了。

實際上，德國兩三年來的目的，很顯明的就是準備戰爭——縱然不是準備挑戰，至少也是準備作戰。這個準備的步驟，不僅限于國內，而並有牠的國際的外交的方面。國社化的德國破題兒第一遭的外交戮力，就是向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經濟會議作了一個試探性質的提議：主張德國應領導一個新十字軍運動，對過激主義的蘇俄加以討伐；他的言外之意，是要求波蘭與歐西列强來援助他；犧牲蘇維埃聯邦的領土權益，以便解決德波間的邊境問題。對於德國的這個提議，英國當時只出以極度冷淡的應付；法國則直接的拒絕討論；至於在莫斯科，那自然是激起了更深的仇視心了。但是德國與波蘭之得以接近，或者就是以此爲導線；至少這是很受波蘭獨裁者比爾蘇斯基歡迎的一種姿態，因爲比氏當時尙不曾忘却他在一九二〇年的反蘇戰爭。德國與波蘭的關係，自此即在不斷的改進之中，那是無人可以置疑的；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就說波蘭有擔任攻擊蘇俄這樣危險工作的準備罷了。

但是德國在波蘭一方面的外交成功，可以說是德國絕無僅有的外交成功；因爲當他們想用比較直接的方法來國社化奧地利的時候，他們便完全陷于失敗了。去年七月間奧國政變，總理道爾夫斯慘遭暗殺，那是奧國國社運動的最高峯；然而這樣一來便掀起了意大利的嚴重反抗，因爲意國是決計不肯與德意志共國境的。差不多目不轉睛，德國又將牠在牠

同蘇俄的關係上所曾經過的經驗在意大利一方面重新扮演了一次：把一個誠摯的盟友頃刻間變成一個熱烈的讐仇了。不但如此，這種事變的發展對於德國在中歐與巴爾幹上面的外交勢力，也有極不利的影響：本來在這一方面，德國顯然有利用小協約各國，而制服牠們的主要敵國匈牙利的企圖。匈牙利——或者還有羅馬尼亞——現在是受着意大利的支配；而南斯拉夫——牠的兵力要比匈牙亞爲强盛——却與牠的鄰邦意大利不甚和睦。如果國社黨人不曾如此開罪於意大利，他們至少也可以阻撓法國在這一方面的計劃——特別是巴多促成意南協調的計劃。這個機會如今似乎是已經失掉了；而國社黨在奧國所進行的計劃，直到目前還只得着了一個單獨的結果——就是驅與國于意大利的懷抱之中。

德國與英國的關係，也不能使得德國人民躊躇滿志。首先，英國人的輿情，已經爲德國的飛機建造計劃—這有恢復他們戰時惡劣記憶的影響——所刺激；而去年六卅的慘殺，又使他們受了更深一層的震動。英國人現在看待德國人，有如酷嗜殺人的生番一般。德國雖屢有關于海軍平等與殖民地問題不與英國爲難的正式宣言，希圖安慰英國的輿論；然而終不能得英國朝野的信任。去年包爾溫氏　參加衆議院的軍備辯論時，曾經說過：「歐洲今日恐慌與病痛的一種基礎，不但是一般人的畏懼心，而且是德國以內的秘密與德國以外的愚昧」：這種論調，想當有使柏林不能安枕的影響了。二月三日英法倫敦協定，雖說是代表英國拉攏法德而使之驅于調和的一種努力，但是牠根本上還是採納了一月七日法意羅馬協定的基本原則，而表示英法意對於德國問題已經採取了同一陣線；這種共同立場，經過斯特拉薩會議而益加堅定，可以說已經形成對德的包圍陣了。最近在本年六月中旬英德成立海軍協定，容許德國得保有英國百分之三十五的軍艦噸數；一時法意均致微詞，認爲這是英國單獨承認修改凡爾賽條約的舉動，有背本年六個月以來所成立的英法意三國的共同立場。但是英國爲世界第一海軍國，對德國首先成立一種關於與牠最有利害關係的問題的協定，自然不能遽引爲英國已脫離法意的連繫而與德國相勾結的明證：英國現已邀請法國——將來必更及于意大利及其他國家——派代表討論英德海軍協定，這正是英國在正式國際海縮會議之前舉行個別談判而爲之澄清空氣掃除隔閡的計畫；說英國別有用心，想與德國合作，恐怕離事實還遠。

在國社黨專政的兩三年的短小期間，他們的政府已將蘇維埃聯邦從一個似漆投膠的朋友變成一個深仇大恨的敵人——這種情形在國際間是罕見的。上述國社黨討伐蘇俄的提議，適發生在蘇俄與日本關係極度緊張的時期，所以在莫斯科所引起的不良印象特別深重。不但如此，希忒拉及其同僚還表示有以蘇俄之法還治蘇俄的準備：據國際傳聞，他們至少是想在東歐與波羅的海各國之間，組織一個國社黨的「國際」，以與蘇俄的第三國際頡頏。最後，德國的秘密工作人員還有在蘇俄領域內進行勾結烏克蘭國家主義派中不穩分子的

舉動，這是俄國密探與官憲偵得的消息：他們想利用蘇俄農田公化運動所產生之糧食缺乏的困苦情形，幷憑藉日耳曼血統的蘇俄國民的支持與陰謀，來進行一種所謂「陷俄國於大飢荒」的運動。本年三四月間希忒拉與英國外交代表會談的時候，仍屢進言以攻擊蘇俄爲交好的手腕，這也是使蘇俄感受絕大刺激的事體。有人說希氏之拒絕締結任何互助公約，是因爲他不肯締結中歐互助公約；他所以不肯締結中歐互助公約，就是因爲他不肯締結東歐互助公約：這話可以說是「雖不中不遠矣」了。雖然如此，德國政府的東進政策及其對蘇俄的惡劣態度，却也不無修改與緩和的可能。這種可能的趨勢，在目前亦很有成爲事實的原因：第一是法俄逐漸接近的影響，第二是蘇俄購買德國製造品的額數銳減（從前每年平均約有二萬萬五千萬馬克的物品購買，迨至一九三四年就落到五千萬馬克以下）的事實，第三是德國防軍的勢力日漸加增的情形——國防軍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與蘇俄紅軍還維持有極友善的關係，甚至曾屢次引起法國與波蘭的嫉視與不安。去年國際間幷曾盛傳德國有對蘇俄發放二萬萬馬克信用貸欵的消息，據說其中條件還遠比蘇俄在其他方面所曾獲得的爲優美。這種消息雖尙無從證明，但是——俄德關係中却亦不乏調和的可能性——這也是可以斷言的事實。

至於德國內部的情形如何，恐怕也是關心德國外交情形的人們所不得不注意的問題；就大概情形說，德國內部的現狀，或者要比外間傳聞的穩定得多了。去年六月三十日國社黨的淸黨運動，誠然是內部分化的一種恐怖徵象；但是這次的淸黨似乎是很有效力的；又因爲國防軍與舊統治階級得以藉此而增其聲勢，所以這次運動的效力就更見得堅實了。一般報告人民大衆不滿于國社政治的新聞，是應該打折扣的。德國的民族性，最易受强力政府的牢籠；並且重振軍備的程序亦大有解決失業問題的力量，其所雇用的工人遠比德國官方所願承認的多：這也是我們不應忘掉的一件事實。除此以外，德國最近業已開始實行一種建造公路的廣大計劃：其目標與範圍，似亦不僅如政府所宣稱的爲勞工隊尋工作。德國目下在國內所生產的以及在國外所購買的汽機車輛，佔有世界不景氣以來最堪驚人的額數；按軍事學家之所言，汽車運輸實不如鐵道運輸之易受飛機轟炸的壓迫，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點。但是德國的經濟機構上，也有不少的缺陷——如生貨原料的缺乏，出口貨的銳減，以及財政困難等情皆是德國的重病。在柏林最有威權的觀察家，於客歲夏季即預言德國去冬必要遭遇極嚴重的經濟危難；不過現在他們却又相信這種恐慌是必將無形推延——最少推延至若干月之久——的罷了。此外，國社黨高級幹部還有發生破裂的傳說——特別是高貝爾與高林之間的爭執，殊爲顯明。六卅政變時所發生的事件，表示德國政治很容易發生風雲莫測的變化，從而使我們不敢作稍近武斷的推論。但是據熟悉德國政情的人們說，只要希忒拉活着一天，他的威權必足以團結他的同僚。

落伍與邁進（續）

一些病原的解析和展望

張弘伯

（己）政治上　普及與提高文化的工具既有毛病，再不幸我們的老祖宗根本就不要普及與提高。何以見得呢？愚民政策，倡自老子；自秦以降，一貫奉行以成二千餘年廻旋往復的局面。老子說：『古之善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又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種思想，這類政策，非僅道家爲然，即儒法亦復相似。其影響所及，始皇行挾書之禁，阬儒生於咸陽。這麼一來，『黔首』自然是易治了；反抗昏暴的潛力，在千鈞的重壓下，也自然難於宣洩了。除非是苛捐雜稅，逼到元元實在無法爲生的時候，很不容易有鋌而走險，揭竿以起的現象。中國的老百姓，與其他比較起來，也許要算最柔順最安靜的了。（註二二）

但如此的太平，是汚池式的太平。表面上雖似乎水波不興，實則內部腐臭不堪，而且越到下層越腐臭。在家醜不外揚的風習下，本來糟糕的事體，不容易爲人知道。加以纂者無記載刋布的工具，自然無量的社會事實都湮沒不聞了。報紙這個制度是舶來品，是數十年前纔有的事。不有這個東西還可，有了以後，原來壓在下面的臭氣，現在漸漸地發洩出來了。從前一般不滿於現狀者，總愛這樣想：古時不是如此，而今乃是這般糟。實則所謂古時好者是幻想的好，是許多的壞事體不知道，是『不可以訓』的勾當大都未流傳下來。假如照實記錄——例證如據左傳所載春秋時代的男女風紀，參商務館『洙泗考信錄評誤』頁九八至一〇四——纖細靡遺，則迷夢自然打破，而目光自然掉向未來。吾人試讀法國史傳，將革命前的平民生活與現在的一比，並將現在法國的平民生活與吾華的一比，便知所謂非人的與人的之差異。

昔者書闕有間，文獻不足，越往上推，越是曖昧。就是有了比較的信史以後，綱鑑的大體是帝王的起居注，於社會文化向不措意。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的名言，在中國三千年來，確乎是做到了。皇帝是大家庭的家長，全國倚賴他；他的幸福建在億兆人民的血汗上，快樂建在億兆人民的痛苦上。人民犧牲一切來爲他，一切都是他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好像他

不是爲人民而生，人民纔是爲他而活。所以生殺予奪，高下在心。自古說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人得罪，九族株連（方孝孺事，甚至十族遭殃！）；車裂凌遲，殘酷無復人理。

假如握着這般威權的皇帝，真能替人民作點事，還可以有些須存在的價值。但除少數例外，是吃糧不管事，是治道貴清靜。在中國作好人本來很容易，只要秉政者不積極爲滔天的大惡，或比較的少爲點惡，人民也就滿意了。不識不知的人民，要求的限度本很低；就是已經知書識字的文士，也罕有如盧梭孟子之流，而大都惑於利祿，如魚吞餌，如獸投阱，如蠅逐臭。開科取士，入彀英雄。這麼一來，皇帝算是够聰明了，位置也算是越發鞏固了。但試想一個國家，大多數的平民，常在人的水準以下過日子，於文化的促進那能有份？少數的有閑階級，不幸又走了錯路，致時間精力等於白費。站在最上層的王侯卿相，抱的又是省事主義，無爲政治；安富尊榮，得過且過。如是停滯下來，敷衍下去，不遇事事相反的勁敵猶可，過了勢必相形而見絀。世間的善惡美醜原是比較的。出國方知國，離家方知家。中國從前苦於不自知，實緣於沒有比較。近世漸漸覺悟了政體一躍而改爲共和，然而內容的腐敗如故。巨疽被刺，膿穢四溢。追因溯源，昔日所行的倫理政治應負相當的責任。

（庚）經濟上　農業與手工的生產，是三千年乃至五千年中國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直到現在，還是在這個階段上逡巡。誠然機械工業已經萌芽，但距工業化的時期尚遠。當今除了沿海沿江幾個大城市外，內地幾乎就沒有新式生產的宏闊規模。即在大城市內，高矗雲表的煙囪，以之與歐美比較，仍屬寥寥。故吾人的生產方法，現代還是以手工業爲主，農業爲本。證之於出入口貨，前者多爲原料，後者幾乎盡屬精製品，即可明瞭。

農業社會宜於大家庭制度，習於安土重遷的風俗，更形成崇拜祖先的宗敎。這些事都是使我們落伍的因素，今先說祖宗崇拜。此俗在歐洲羅馬時代也是如此，以後則萬民崇拜上帝，信仰的對象相同；且有敎堂以爲常川聚會之所，是爲社會生活的一有力工具。吾國數千年來俱崇拜祖先，家異族殊。抽象的精神上既不合一，實際的利害上尤多盾矛。結果吾人雖亦言博愛汎愛兼愛，然合作利羣的實踐，則遠不如人。損公肥家，恬不爲怪；聚族械鬥，視爲故常。推而廣之，遙寄天涯，猶有[illegible]門；秉政治軍，鄉親爲輔。此等落後的封建思想，其根源蓋在於以農業爲背景的宗法社會。

與祖先崇拜相並而來者爲重視田園廬墓的風習。不敢遠

行，不敢冒險，其結果在個人爲株守畏葸，在社會爲老不進步。昔王陽行至九折坡，悔歎不該去走那樣崎嶇的道路。昔曾子將死，對弟子講道：『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這話的後面，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作根據。人時時都想到『不敢以先人之遺體行殆』，則許多稍帶冒險性的事體，自然不敢作了。不敢作，自然沒有成功的希望了。濤鳴說：『無論什麽事，總得做纔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只曉得科侖布發現美洲，但是尋覓新大陸的人，不曉得淹死了多少，纔有他一人成功。我們知道飛機的便利，我們應該想起當初試驗飛機的人，不知摔死了多少。若使歐洲人也像我們這樣個個怕死，一定沒有人敢去渡大西洋，也沒有人敢上天空。如是，則美洲也一定沒有發現，飛機也沒有成功。我們想起世界上重要的發明，有幾件是中國人的成績，就可以知道我們民族的缺點是在那裏了』。（註二三）

以上兩項爲進步的障礙，已經够嚴重了。最糟糕的還要加上農業社會與宗法社會所難免的壞習慣——早婚多育。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有云：『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註二四）中國人自己還是孩子就生孩子，與是笑話。且通常不管敎養的能力如何，每有生育，別人總是賀他「有福氣。」這福氣在事實上是何等地害人啊！不信？請看法國一社會學家的論調：

中國人最大的願望是早得男孩，因爲男孩方能對彼盡孝道，如他自己之對於父母一般。萬一無兒，則禋祀將斬。由是而有早婚，由是而有多育，亦由是而有最趨慘的窮愁。那裏雖然土地饒沃，人民勤苦，有耐心又很有節制，困窮却幾遍於全國。只消收成一不好，可怕的饑饉便來，死亡輒以千計萬計。（註二五）

這是實情，這是旁人爲我們老不進步的農業社會和宗法社會慨乎言之。

另一旁人又道：『地圖和敎科書一向告訴我們：中國這個國家有四五萬萬人，土地比北美合衆國還要大。我們在地圖上看，長城穿過中國，不在邊界上。我們不知道這本來是因爲中國被異族如蒙古人和滿洲人者來征服，中國的邊疆纔擴充到長城以北。……如果我們再看西藏新疆蒙古滿洲，占全中國地圖的八分之五，我們就可以明瞭除了滿洲的居民三千萬外，其餘這四五萬萬的中國人，都住在這八分之三的土地上。』（註二五）可慨國人既已『粗製濫造』了，又還要死死地擠在亞洲東南一隅，老不想法向四周移殖，你說怎樣會不窮？不亂？不愚？不幾百年又大殺一回？不事事遠落在別人

之後？

（辛）體力上　最末說到我們人人自身的體力。有人分人類為動的與靜的兩種：前者因身體强健，經營活潑的事業，後者反是。（註二六）這樣的分法，對不對另是一問題，吾人見了便不禁聯想到高鼻子與炎黃裔胄大體上的差異。一般的比較如此，部份的亦然。衛哲先生說得好：『我們試把我國社會上的所謂領袖與歐美日本的相比，則將見人家的白髮老翁，仍是生龍活虎般的生活着；而我國的中年人士，却已是十之七八成為病魔麾下的降卒！』去年在非列賓舉行的遠東運動會，中國派了百多名健兒前往，結果只得了足球與游泳的錦標，其餘如全能運動的，如壘球的，如網球的，如田徑賽的等等，大都被短腿子攫去了。我國代表歸來，有一位職員，曾歎息道：吾人非腦筋不清楚，也非動作不靈敏，特體力不如人，致最後不能鏖戰，所以失敗。（註二七）注意！運動員猶如此，其他還能與人相較嗎？我並不重視錦標獲得數目的多少，我說吾人當藉此自行警惕失敗的因緣與其在民族競存上的重大意義。

大約十年以前，美人衛西琴（Westharp）在北平即大聲疾呼敎吾人改良起居飲食的習慣，以期增進健康。不然，則文化精神，無從寄託。惜乎國人向來困於經濟，短於知識，致旁觀者淸的期望，他山攻錯的效益，未能即刻普遍見諸實際。

我們的老祖宗，在秦漢以前，本來是很强大的，勇武的。後來右文輕武，師法儒者，纔漸漸地文弱委靡瘦小了。男人如是，女子也不幸有了一千年歷史的纏足，禁錮深閨，你說人種如何不墮落(degenerate)？尤堪痛心者，百餘年來，無論男女，吐霧吞雲；最近再加上什麼海洛英，白面，紅丸等等的自殺劑！處茲一再墮落之餘，眞有點拿出來與人比不得呀！今先拿出我們最漂亮的面子菜來看：

從前的淸華學生，從十一二歲起，就受良好的訓練，故體格在國人中確係翹楚。但他們到了美國，有人寫信回來，說是不敢進別人的體育館。為什麼不敢呢？因為脫出來太寒傖了，小巫難見大巫。（註二八）不但在美如此，旅歐亦然。有位朋友於前年在德法交界的一城史太師堡(Strasbourg)消夏，據云『見日耳曼人立於黃帝子孫之前（大約是青田人），令人頓生肥口與瘦口之感』。眞的，國人的身體，十有八九，實在太不行了，太不像樣了。這非事出偶然，這除開有關飲食起居及其他相沿的種種劣習外，紅樓夢所播的壞影響，也有一部份關係。結果與人對照：別人活力充溢，全身成圓柱體；我們氣息奄奄，無論男子女子，多是扁扁的，四季豆式

的。相形之下，差別至為顯明。不信？請你們留心自己觀察比較。

人言道：『皤皤老人，戶居餘氣；翩翩年少，弱不禁風』。以這樣的國民與那生龍活虎般的相角逐，怎能不退居於劣敗的地位啊!? 國家民族是人所集，學問事業乃人所為。健康為學問事業的基礎，皮不存則毛無所傅。今人的體魄既已如是其糟，縱有天大的聰明智慧，亦將不能完全發展。此而落伍，其他自亦隨而落伍。昔日顏回為孔門高弟，好學，不愚，不遷怒，不貳過，然不幸短命以死。考其原由，恐與用功太過及住居飲食的過於陋劣——簞食瓢飲陋巷——有關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論語道：『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試問這種短命未熟的學者，就再有八萬萬，於民族社會又有什麼大貢獻？可歎者，聖門弟子如此，以後似乎成為風氣。國人喜歡有病，有病似乎很光榮。鼎鼎大名的朱子別號『滄洲病叟』，李二曲自署為『土室病夫，』……真怪！

× × × × ×

以上所陳，僅及綱要。總此諸因，彼此交互錯綜的影響，於是有整個民族墮落的現象。這個現象擺在目前，是橫斷面的；因緣則泰半是縱斷面的。『履霜堅冰至，其由來者漸矣。』陶孟和先生說得對：『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歷史的產物。』(註二九) 如今我們所剖解的這個社會現象，自然也是歷史的產物；不過還須加上一點說明，即同時也是地理的產物。張其昀說：『地理影響於歷史。』(註三〇) 即如中國文化，上古盛於陝甘，其後漸向東南移，除人事的原因外，漠北的風向與黃土之水都很有關係。地理的原因認識了以後，有些處所是人定可以勝天的，吾人應於可能範圍內盡量努力。請看蘇俄墾殖西伯利亞，原來的荒土，水利一興，遂成沃壤；棉實纍纍，收穫豐盈。吾國山脈河流雖自西徂東，但可以多築鐵道或復鑿運河以貫通南北。交通便利了，則匪特政治經濟上有大益，即守舊錮蔽的風習也自然打破，而進步比較自然以起。

至於來自歷史的種種因素，則大部份是吾人自作自受，惟都不算是致命傷。只要我們現代的人，有認識，有覺悟，有決心，有毅力，同心同德，便可以猛速地移轉過來。常言道：『解鈴還須繫鈴人』。人是一切政治社會事業的樞紐，人當自求多福。處在這過渡時期中，我總以為『人』比什麼都重要。百年來環境已經大變了，鞭策已經很急了，現在已

到了掙扎能否生存的時代了。要能生存，吾人以往錯誤的思想，習俗，教育，今後必須徹底改良，蓋如是方能『迎頭趕上』。文字方面的缺憾，應由專家努力想法彌補；秉政者不能再事偷懶無爲，經濟上應急速發展內地工業（當然，農業的整理，不成問題，鄉村建設本甚重要）。最後也最切要的是須設法增進吾人的體力，因爲事實告訴我們：黃人的智力並不亞於白種，只是體力太差。現代民族的競爭猶如作戰，誰能鏖得久誰就有贏的希望。惜乎拿破崙所能鏖的最後五分鐘，我們在以前不行！以後呢？則要看我們大家是否能消極戒絕壞習，積極還能服從科學的指導了。

誠然，目前啓眼一看，一比，幾乎無事不令人羞慚。但我們不必因是悲觀，我們要認識：中華民族，過去雖是墮落，但將來則大有希望。第一，我們講眞正的王道，他們講覇道；（註三一）他們有科學而錯用，方法廣而目的窄。我們有好的理想，但缺乏好的方法。將來短去長存，可以從事於挽救人類世界之浩刧者，非條頓，非拉丁，非盎格羅撒克遜，乃復興後的中華民族。第二，中華民族從前也有不少的發明和創造，在東方首屈一指，確是世界上優秀民族之一。後以無敵，遂自懈自滿，而思想上教育上政治上均走錯路。如今回頭是岸，已漸有事實足以證明吾人也一樣能爲人之所能爲了。第三，歷史告訴我們：後進者優於前，例如德之於法，俄之於歐，日之於我。東瀛還可以幾十年功夫便趕上前去，我們爲什麼不能？昔斐希德於一八〇七年告德意志國民道：『有一民族，爲眞正文化與科學的進步所繫。他的毀滅，便是人類一切希望與一切福利的毀壞。這民族非他，是德意志』。（註三二）德意志誠爲優秀民族之一，於方法上的貢獻良多。但其缺乏正當的目的，則與其他無殊。並今方受褊狹國家主義的催眠，兩年以來，鬧得內外不寧，將來也許再作世界第二次的戎首，——不然，便是他的大弟子——破壞和平，斲滅文化，使人類陷於極度悲慘的境地。故以吾人看來，斐氏所說的那個民族，不是德意志，乃是中國！昔人說得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上是從積極方面看，我們應當鼓起勇氣幹。以下再從消極上與人比較看我們過去好古蔽錮的嚴重差誤，發現這個差誤也不只是我們纔有。至少是今世稱雄的法蘭西民族，從前也害我們一樣的毛病，所以我們也不必氣餒。巴大教授布龍施維格（Brunschvicg）講他們思想史上變遷的關鍵道：『在笛卡以前，人們自問學什麼？向後看。自問信什麼？向後看。自問做什麼？也向後看。一切答案，均可於書中求之，因爲無論是聖經抑是凡典，那裏都已有我們的答案了。從

笛卡以後，我們纔向前看。一切不是待找來就得，而須有待於從新研究。這研究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要用我們自己的心思去判斷。』（註三二）

現在好了，我們也曉得向前看了，我們也知道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和用自己的心思去判斷一切了。盲從守舊的劣習旣去，求眞求美求善的慾望正隆。我們深信：黃人的花園，將再度如春秋戰國時的璀璨奪目，決不讓白人專美於前。我們要恢復自信心，但不可以過去的光榮自驕；我們要踏實認眞繼續不斷地努力，但不可以倘有小小的聰明自豪。如是埋頭刻苦，拼命幹他幾十年，到了纍纍的成績出來了，別人對我們的態度自然會轉變，與人並肩携手揚眉吐氣的時會自然會到來。老子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從前在東方未遇勁敵，高視闊步，這是福兮禍所伏。如今國難重重，是禍兮福所倚。自古道：『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世間事決非神奇，人事界和自然界一樣，有因果關係，無非一較複雜，一較單簡，有如是的區別而已。法國大哲孔德於一八四二年致友人書有云：『人類進展中之有一定的律例，猶如一個石頭往下落之有必然性一樣。』（註三二）是的，我們當尋求了解這必然的律例，以期避免過去爲什麼的失敗，並以期努力將來爲什麼的成功。

註一：參閱梅汝璈「歐遊談話記」，載清華週刊第三一卷第四五八號。

註二：參閱獨立評論第八十六號「關於科學種子的討論」，頁一一至二〇。

註三：參閱張其昀中國民族志頁二十八。

註四：法國萊維布雨爾道：『個人一不注意他的環境，便會自以爲是世界的中心。民族部落，各種文化，也是如此。』（Levy-Bruhl La Morale et la Science des Moeurs, p. 70.）

註五：巴大數授布格來說：『關於知識的事物，各種的接觸，特別是有出息的。或者說，關於知識的事物，流通是出產的一個條件。』（Bouglé De la Sociologie a l'action sociale, p. 39-40）可參証。

註六：參閱林惠祥：世界人種誌，頁一九二〇

註七：參閱（A. Bayet: La Morale de la Science, p. 49-58.）

註八：耶敎舊約創世紀第三章人類墮落的神話，以爲上帝不准亞當與夏娃吃智果，二人違命，則受罰謫降，其理想與老莊有相似處。但這種精神在西方近世的知識界並未盛行，盛行的乃是希臘思想，羅馬態度。

註九：參閱（Levy-Bruhl: La Morale et la Science des Moeurs, p. 245）汪敬熙也會說：『科學史上時常告訴我們：極有用的發明，多是從極無實用的科學發現來』。很僥倖，我們也有人淸切地認識了。

註十：參同人（La Mentalite primitive, p. 6.）他又說：『初民也能察知自然界事物的細微差別，惟以太偏於實用之故，其注意遂轉向於神秘迷信的途轍』。同書 p. 79

註十一：(Levy-Bruhl: La Morale et la Science des Moeurs, p. 142)

註十二：(Levy-Bruhl· La Philosophie d' Auguste Comte, p. 29.)

註十三：(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 269.)

註十四：(Levy-Bruhl·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etes inferieures, p. 35.再查62,75,99,)諸頁，例證很多。

註十五：(H. Newton· In For New Guinea, p. 125-126.)

註十六：(Levy-Bruhl· La Mentalite primitive, p. 297-301.)

註十七：(C. Bougle: Lecons de Sociologie sur l' evolution des Valeur,s p. 201.

註十八：(Levy-Bruhl·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etes inferieures, p. 448-9.)

註十九：參閱涂爾幹的(Les re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p. 29.)

註二十：(W. H. Bentley: Pioneering on the Congo, I; p. 256.)

註二一：中國倫理學史，三浦藤作著，張宗元林科棠譯，頁四一六。

註二二：請看一六三七年英國 John Hampden 爲反對二十先令的船稅而與其友 Cromwell 造反，結果把英皇 CharlesI 殺了。再看一七八九法蘭西大革命的情形與吾國人民在人間地獄中的忍耐態度。

註二三：獨評第五七號，頁二〇至二一。

註二四：這不是文學的虛構，這是吾國昔日社會的反映，有代表的價值。就是現代，也還有確切地的事實支持牠。例如據北平公安局衛生科婚嫁登記表，十至十四歲結婚的，十八年有男三六，女三一，十九年有男四四，女六一。十五至十九歲結婚的，十八年有男八七五，女二三六八；十九年有男九六七，女二八八〇（查北平社會調查所社會科學雜誌二卷三期頁三八七）。

註二五：Owen Lattimore 日本佔據長城的歷史意義，譯文見獨評六一號頁十六至十七。

註二六：陳映璜人類學第一八八頁。

註二七詳查佘兆均談話，載時事新報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註二八：這是指橫身的筋肉說，非僅身材之高低已也。然而這般清華學生，在校七八年，天天下午四時後會上體育館去「龍爭虎鬥」，或在室外作種種運動，故所練出的「馬架兒」，雖然比上不足，但比下已有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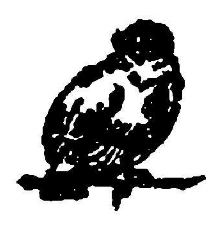
註二九：現代評論第六三期頁六。

註三〇：中國民族志頁四一〇又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可資參證。

註三一：吳宓先生譯Imperialism 爲霸道，見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第五三至五四頁。

註三二Lettres d' A Comte a M. Valat. p. 138.

註三三S. Deploige: Le Conflit de la morale et de sociologie, p. 156.



藥學人材與化學戰

連瑞琦

現今所謂軍事之科學化者，必須充實航空軍，機械軍及化學軍，變更以前陳舊之戰爭方式。法國某軍事家謂，一旦戰爭勃發後，每日使用一千五百噸之爆彈，在一星期內可使戰爭解決，是爲戰捷之要訣。日人每謂，日本於日俄開戰時，在旅順港外以大砲擊滅俄國艦隊，制服其戰鬥力，將來當應用飛機行此戰法，故於三年前以東京爲中心，舉行大規模之防空演習。防空演習在各國亦屢見舉行，且其中必加入防毒演習，可見未來之戰爭，毒瓦斯之襲擊，必不能避免，且有人主張欲提早斷絕戰爭之根源，用飛機散佈毒瓦斯爲最人道而最有效果。毒氣雖能使多數人同時痛苦，但不摧殘生命之力量，未必較一般戰器爲利害：將來對于都市防空及預防毒氣襲擊，不可不有充分之準備。

歐美各國在國境連壤之處，其研究防空防毒尤爲認眞。日本某藥學博士謂，『若有飛機襲擊日本，使用毒瓦斯攻擊，藥劑師不能不負擔救護之責任。日本藥劑師會供給會員參考關於毒瓦斯小冊子之編製，陸軍省許可余有相當的著作。』由此可以推知，藥劑師與防空防毒責任之大。吾國防空防毒事業，固然幼稚，然爲人道計，爲國防計，藥學界不能不以應盡之天職，而提倡之。

毒瓦斯使用於軍用之紀載。遠在紀元前四三一年。司巴達人圍攻雅典人之 Platea 及 Belium 二城，屢攻無效。乃用硫黃圍薰之，得以陷落。中國古時亦有用煙薰城，以火攻城之舉。日本亦有所謂扇面術等書，現在尙有殘存者，爲燃燒砒素之烟或斑蝥。但今日之毒瓦斯戰化學戰，在歐戰已具體化。德國軍隊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用氯氣攻擊英法兩軍所守之伊泊爾。當時主張用氯氣者爲柏林大學敎授 Nerust，在實地指揮者爲維廉理化學院敎授 Haber。方式先將氯氣壓入圓筒內，放置於最前線之戰壕中，待風向向敵方時，一律啓蓋，更以發動機補助風力，使氯氣飛散於敵陣。是時英法二軍突呈氣管壅塞，呼吸困難，面呈紫色，且不能言語等病象，草木人馬無不倒斃，遂遭極痛苦之慘敗。事後遺留戰地者，僅百餘尊大砲及無數屍體而已。總計伊泊爾一

役傷亡逾一萬五千餘人。此役在歐戰史上極為著名。此著名之戰爭，由化學教授Nerust之主張及Haber教授指揮之結果所釀成，故今日之科學戰應由科學家主持，化學戰及毒瓦斯戰應由化學專家及藥學專家指揮之。而將士不過作工具而已。科學乃現代戰爭要術而普及藥學亦為毒瓦斯戰之要務。

毒瓦斯最初發現者為催淚劑及噴涕劑，刺戟眼結膜，呈催淚作用，刺戟鼻及上氣道，呈噴嚏作用，其主要毒氣為：

1. Diphenylarsinchlorid $(C_6 H_5)_2$ As cl　二苯氯化砒
2. Diphenylarsinzyanid $(C_6 H_5)_2$ As CN　二苯氰化砒
3. Diphenylaminarsinchlorid $(C_6 H_5)_2$ NH As cl　二苯胺氯化砒

其次為窒息劑，窒息性毒氣侵襲深部氣道肺臟等處，而發急性中毒性肺水腫，遂現窒息狀態，其主要者為：

1. Chlor cl　氯
2. Phosgen co cl_2　氯氧化炭
3. Diphosgen C cl_3 co o cl　雙氯氧化炭
4. Chlorpikrin C cl_3 NO_2　氯苦劑
5. Bromacton CH_3 CO CH_2 Br　丙酮溴
6. Brommethylathylketon CH_3 CO CH_3 CH Br
7. Xylylbromid C_6 H_4 CH_3 CH_3 Br
8. Brombenzylzyanid C_6 H_5 CH CN Br　臭氰甲苯

再其次為糜爛劑，身體之任何部分，不論皮膚，粘膜，結膜及各種臟器，凡接觸糜爛性毒氣後，即現潰爛狀態，其主要者為：

1. Dichlordiaethylsulfid (Yperite)(Cl CH_2 CH_2)$_2$ S　伊泊里特（芥子氣）
2. Aethylarsindichlorid C_2 H_5 A_5 Cl_2　乙基雙氯化砒

自一九一五年德國在伊泊爾以氯氣攻擊著有成效之後，法之氯氧化炭及德之雙氯氧化炭，皆先後發現。

毒瓦斯之種類，德國最多，但毒瓦斯口罩等，則聯合軍較為發達，但德國先造有二苯氯化砒及二苯氰化砒等發噴涕之毒瓦斯，次製伊泊里特（Yperite）糜爛劑，遂使口罩不能防禦，故毒氣種類，聯合軍遠不及德。

在歐戰之末期，瓦斯戰最猛烈，砲彈約百分之八十為瓦斯，一如宣傳文字所載，始終為化學戰。然毒瓦斯究為何物，因其各為瓦斯（氣體），常有被想為如烟，或瓦斯樣，但

亦有液體固體，即在沸點熔點高之固體，但在使用時之狀態，均變爲氣體。歐戰時約有三十種毒瓦斯出現於戰場，皆由藥學專家及化學專家所發明。

德國在世界大戰使用大量毒瓦斯其中使用「伊泊里特」七千噸，此種數量非製藥工業及化學工業之總動員，必不能製出，是製藥工廠及化學工廠與毒氣戰爭大有關係也。

使用毒瓦斯有種種方法，用大砲打出者則爲野砲，至重砲亦使用。同時大砲投射機，在歐戰英軍最初使用，現在各國頗盛行二〇〇乃至三〇〇門。一回用電氣打出，其他現在由飛機投下砲彈亦有如下雨者，實際以飛機投彈一發僅五〇〇公斤的重量，其中使用噴涕劑等，能使效果增高。普通砲彈爆發必傷害生命，而瓦斯彈無殺害之必要，又砲彈力只在一瞬間，但瓦斯之效力殘留頗久。尙有一特色，用瓦斯傷者雖多，而死者頗少。在南北戰爭，普法戰爭，以及歐戰中，死者約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然在歐戰之毒瓦斯戰時，對於受傷的死者僅百分之三內外，故用毒瓦斯對於死者比較極少，此係防毒與救護之效果。防禦毒瓦斯在個人的用防毒口罩，但如「伊泊里特」等，不僅呼吸器且侵及全身之皮膚，使之發疱糜爛，用口罩不能防禦者，須用防毒衣。但着防毒衣運動頗受阻碍，此時須用集團的防護法，除用地下室等爲避難所外，則無他法。最近俄國波蘭等市民幾乎全部均攜帶口罩，因瓦斯之危險非僅在戰時，乃因化學工業及製藥工業之發達，則使用氯氣及氰氧氣化炭等猛毒瓦斯亦愈多，故平時亦不可不有所防禦也。

日本昭和三年五月漢堡氯氧化炭之大瓦斯槽爆發，當時因下大雨，尙殘留氯氧化炭，使市民苦惱萬分。又德國之停車場氯氣爆發時，通過之火車乘客百餘人受傷，由此可知毒瓦斯之如何可怖矣。

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在海牙開國際和平會議，雖決議禁止使用毒瓦斯，但在歐戰時完全被推翻。戰後在凡爾賽和平條約僅使用於戰敗國之德奧軍，其次華盛頓會議時，雖再提議決定禁止毒瓦斯之條約，但俄國則未加入，世界半數之國家迄至今日，對此事尙未批准，一九二五年國聯會議中，英美均不贊成禁止毒瓦斯。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之國聯會議，各小國雖提議禁止使用毒氣，但大國均不贊成，雖有許多條件之規定但無絕對遵守之保證，故非一定有效，因此世

界大多數國家均研究毒瓦斯及其防禦法。至各國之準備如何，現在最有準備者為俄國，其次為美國，再其次為日本。此三國對於化學戰準備，為最完全。

俄國有所謂國防飛行化學協會，為半官半民之有力團體，此協會為協力的，經濟的學識的，勞力的，防禦空中戰及化學戰。會員有千五百萬人，其瓦斯防禦事業，如一旦遇有戰事，直接受敵人空中攻擊之地帶，協同官設防空機關，對居民宣傳毒瓦斯外，並實地訓練防空人員，在戰時即能任防空之準備。

美國亦用全力作大規模之準備。「伊泊里特」等每日有百噸出產量。更可注意的，即在夏威夷及非律賓佈置有毒瓦斯聯隊。為防世界第二大戰之準備。

日本近來賣鹽事件，成為大問題，實際上由於供給軍事上之需求所致，其大部分作為製造氯氣，鹽酸之用，更由鹽酸可以製出「伊泊里特」及二苯氯化砒。毒瓦斯工業最必要者為食鹽之電解工業，所謂曹達工業，其原料，砒，苯，酒精，芒硝，硫黃，硫酸等雖為必要，但第一為氯，而本源即為食鹽。

日本以食鹽產量不敷最為憂慮，每年約短少十萬噸，而工業用食鹽尤為不足，不得不向他國購買補充，或謂一旦有戰事需求必要時，即將染料工業變為製造毒氣，但實際染料工業尚屬其次，最重要者為曹達工業，酒精工業等之原料品工業。

日本對於製藥化學，工業人材，均不足慮，而可慮者實為原料，但預先已向他國購買設法補充，則對於化學戰準備完善不待言矣。反觀吾國製造毒瓦斯之原料處處皆是，而最缺乏者為藥學及化學人材，倘能急速培植是項人材，促進製藥工業，化學工業之發達，則對於毒瓦斯之製造及防禦亦非難事。藥學教育即為振興工業計，亦不能不從速普及也。



大大主義論

孫席珍

在二十世紀產生的各種新的文藝思潮之中，內容最奇特荒誕，態度最莫名其妙的，要算是大大主義（Dadaism）了。因了牠的荒誕和奇特，遂有人目之為瘋狂與夢囈，有人目之為小丑的諢科，甚至於有人說牠不過是取巧的玩意兒——說大大主義是有意用了這種巧妙的方法，企圖在幾個月之內，便像辛辛苦苦地努力了幾十年的左拉和託爾斯泰一流人物一般地聞名於世界。這些話顯然都是錯誤的，因為實際上大大主義決不是那樣毫無意識的無聊可笑的東西，所以後來連各國的學院派批評家也不敢完全無視牠了。但在中國，牠的面目到如今還是陌生的；以前雖曾有人零星的介紹過，本文之作，亦多所取資，但對於牠的系統的研究與正確的估價，却還未曾有過。爰作此文，以就正於方家。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於北平。

一　大大主義的歷史

大大主義產生於一九一六年，牠的發祥地是瑞士的沮利克（Zurich）。那時大戰的砲聲正在法國北境漫山徧野地響着；多少政治家和外交家和軍人，正在齊心努力要「救濟歐洲」，要把歐洲從德國的武力主義裏解放出來；多少文學家和詩人，也正在高唱着「拉丁文化掃除日爾曼文化」（La culture latine egorge germaine）以及「我信祖國如信上帝」（Je crois en mon pays comme je crois en Dieu）一類單調自得的歌曲。但沮利克却來了幾個亡命之徒，整天在一家咖啡店裏徜徉着。他們之中，一位是德國人許爾善柏克（Richard Hulsenbeck），他自白到瑞士來的動機，是「想避免為了愛國的美名，被酷吏逼迫着，趕到法國北境的壕塹裏邊，嘗那榴霰彈的滋味」；一位是法國人阿爾普(Henri Arp)，他曾經熱烈地參加過愛國運動，看透了以後，便心灰意懶地跑到瑞士來隱居；一位是羅馬尼亞人柴拉（Tristan Tzara），另外還有兩位國際的流浪漢，都因為怕聽戰鼓的聲浪，更不願有前敵傳來的戰報頻頻擾亂他們的清興，便也跑

到這世外桃源的和平鄉土裏來。他們每天到服爾泰咖啡店裏喝酒，唱歌，跳舞，討論藝術。他們談左拉，談賈波林，南天北地，幾乎無所不談。當他們有一天談到未來派和表現派時，因爲這兩派作家對於大戰支持着積極的批判態度，使他們很不滿意，於是決定在「反對新派」的口號之下，另外創造一個比那些新派更新的玩意兒——這玩意兒便是大大主義。

不着邊際的談話，居然會得到一個決議，這是他們自己也意料不到的罷；但既然替自己定下了目標，興趣自然隨着濃厚起來，接着便有了實際的表現，而機關雜誌「大大公報」（Bulletin Dada）也正式與世人相見了。這雜誌裏邊刊載的文字，主要的是宣言；後來改名 Canibale ，也還是宣言一類文章。大戰告終以後，許爾善柏克把大大主義帶回德國，又發表了一些宣言；不久又傳到法國，而且在巴黎刊行了「三九一」（391）雜誌，宣言總是繼續不斷地發表出來。

大大主義既到法國，真像一個奇蹟似的，發展得異乎尋常地快；「三九一」雜誌出版以後，所謂大大，突然成爲巴黎咖啡店裏談話的中心了。一九二〇是牠發展到登峯造極的一年，當時牠的勢力，幾有席捲文壇之勢。爲了擴大影響起見，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他們特地在巴黎宋賽利賽劇場（Theatre des Champs-Elysee）開了一次大會。會場裏公開展覽着各種大大式的作品。在那大會的請柬上，印有開會的秩序單，格式也是別開生面的，譯出如下：

一，Francis Picabia的宣言，由十人朗讀。

二，George Ribemont-Desaignes的宣言，由九人朗讀。

三，Andre Breton的宣言，由八人朗讀。

四，Paul Dermee的宣言，由七人朗讀。

五，Paul Eluard的宣言，由六人朗讀。

六，Louis Aragon的宣言，由五人朗讀。

七，Tristan Tzara的宣言，由四人及編輯一人朗讀。

這次大會招致了全法國人的空前注目，這是不難想像的。然而人們對於大大主義的觀感，並不僅僅是一種驚奇，也並不僅僅把牠看作百貨公司裏一種新到的時髦貨一樣。因爲這時戰爭雖已停止，但那巨魔的陰影實際上仍是潛伏着，惜恨沉痛和艱苦，依然在各處徘徊，法國人縱然特別貪愛新奇，也實在不容易發生那種閑情。這次大戰的打擊確乎是太猛烈了，渴望安靜的老年人，都願意趕快忘記這惡夢，可是忘記不了；年青人也拚命要擺脫牠，並且想趕緊創造一種獨立的新的未來去抵抗牠，可是這個新的未來在大作家哇萊勃（Paul Valery）和柏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裏是

決計找不到的，自己又太年青，只知道要尋求出路，只知道要超越現實，却又考慮不出一個結論來。這時大大主義者却以一種莫名其妙的文字織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生的夢，於是暫時之間，無數苦悶的大衆的心便都被牠所把握住了。

然而人們不能够了解牠，這原是當然的；也正因此，牠纔能憑藉着牠的荒誕而奇怪的外觀，吸引住無數人的心。但這是多麼不可恃呵！等到人們一旦有了較正確的認識時，便都會唾棄牠，而牠的生命也將在無人惋惜之中默默地消逝了。兩年以後，事實所表現的正是這樣；對於大大主義者，這眞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呢。

二　大大主義的主張

大大主義對於青年給了一種熱狂的興味，對於文學界給了一個很大的印象，就過去的事實說，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大大是什麼，怕很少有人能夠答得上來。我們如果拿這問題去問任何一個大大主義者，那大約要被罵爲蠢漢的罷。因爲據說大大不存有眞理，大大對自己也沒有責任的。

但大大主義者也不是咬定不理我們，如果他們認爲必要時，「則也能證明自己的眞實，別人的眞實，這些眞實的對立」的。於是他們會答覆我們說：「大大是佛教之美國式的表現。」「大太是在地球的道德之上跳舞着的精神。」自然這類話我們並不懂。比較可以懂得的是許爾善栢克的說法。他說：「問大大是什麼，便不大大。因爲大大是不能理解的，非自己去經驗一下不可。」

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不難猜出，大概是說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大主義，先得跟他們一樣也去做一個大大主義者。那麼要怎樣纔能做一個大大主義者呢？回答是並不困難。因爲，正如許爾善栢克所說：「人如果是生活着，那大約便是大大主義者。……大大主義者，因爲每天能夠放棄生命，所以是愛生命者。死是大大主義者一件大事，大大主義者每天希望，只要花瓶不墜落在自己的頭上就好。」又說：「無論誰都是大大主義者。大大派不限於某種藝術，一手歸酒，一手搔自己瘡癩的曼黑坦酒館的酒保，是大大主義者；遊歷過全世界七次，着雨衣的紳士，是大大主義者；在生活中轉換他的思想而能澈底理解的人是大大主義者。——大大主義者是只由行爲而生活的活動型的人類，因爲行爲是含有他的認識之可能性的呵！」

這樣說來，大大主義者似乎主張藝術家同時該是活動家，事業家或行爲的人罷，那當然誤解了他們的眞意。柴拉在他的宣言裏說：「我作了一個宣言，但我並非爲探求和研究

○雖然我說了些話，但我是反對爲主義而發言的○而且連主義我也反對○……我做這篇宣言，無非想叫大家知道，一個人同時能做兩件極端相反的動作○但我也反對動作○不是爲止息矛盾，也不是爲肯定○我無所謂贊成，無所謂反對，而且我也不要說明○爲什麼呢？因爲我討厭意義（Sense）的緣故○」

柴拉的話可算是道出了大大主義的根本見解，因爲大大主義者是什麼都不相信的——無論是戀愛，工作，物質，社會，民衆，甚至於語言文字○他們不但否認價值的存在，而且否認過去一切的關聯○「像一個人要在地上留下足跡之類的事，牠是決不理會的○」他們不要邏輯，因爲「邏輯是糾紛，邏輯永遠是錯誤」；他們不要文明，因爲「全部文明都是騙人和誤人的東西」；他們不願意積極尋求任何事物，但要反抗，要破壞，要自由，要混亂，要胡鬧，要玩世，要求「白痴之普及」，要求「可容忍的誤解」○總之，大大主義是集合了種種狂亂崩壞現象的文藝表現，所以現代法國批評家紀德（Andre Gide）給牠下了一個定義說：「大大不是有一定主張的，牠只是一切藝術的破壞運動○」

原來所謂「大大」，乃是嬰兒初發聲時所發出來的無意義的言語○柴拉說：「大大沒有任何意義，大大就是無，大大就是大大○」說得最爲明白○但另一方面「大大又是追求觀念的言語○」大大主義者排斥一切現存的觀念，只承認本能（Instinct），所以要想憑藉嬰兒的無意義的聲音，在冥冥中摸索原始的觀念○柴拉曾經明白地宣言道：「我們要探求一種眞正的，强有力的，正確的，而且永遠不能理解的事業○我們所視爲神聖者，只是非人間行動之覺醒（The awaking of anti-human action）○」這也便是大大主義的最高目標了○

三　大大主義的作品

大大主義者給人留下了一大批宣言，但他們並不是沒有留下作品○他們知道，正像出賣藥品一般，單給人家看看方單，人家是不會滿意的，於是他們根據他們的歪曲的主張，根據他們的無線索的想像力，產生了若干的作品○

在原則上，他們主張「要打破藝術的傳統」，這是不待言的○進一步他們主張「要打破藝術的分類，使藝術成爲一個整體」，却只成爲一句虛話；所以實際上他們的作品，還是以詩歌，戲劇，散文，繪畫等等不同的形式而顯現出來○

這些不同形式的種種作品，都是狂悖混亂的結晶，因爲

他們認爲「偉大的文藝作品，除了紛亂的不規則的排列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於是人們看了都不懂，而他們也不求人懂。他們說：「大大沒有內容，不求人解，只要能給人一個印象（Impression）就成了」。而這一點他們大體是做到了的。

A、大大主義的詩歌

關於詩歌，他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他是詩人，自然出口成詩，他說出來的自然什麽都是詩。」這是把靈感（Inspiation）看成至高無上。於是進而主張詩歌要離開文字所包含的概念，全任作者的氣分表現，而隨着便有了拈鬮般拈來的字所湊成的詩。在他們的某一篇宣言裏，曾經立過一個作詩的方案，大意是：「你如果要作詩，你可以拿一張報紙，按你所要作的那首詩的長短，用剪刀剪下一塊來，然後再一句一句地把牠剪開，放入自己口袋裏，再依摸出來的次序把牠一行一行地排列起來，那便是一首詩了。」這不是在開玩笑嗎？然而他們的詩大槪確乎用和這差不多的方法作出來的。例如：

基督的心（Couer de Jesus）

Francis Picabia 作

Jardi me cha vide
Plu cuses vi gent re
Jan este oses cine resses
Brul ille mor gnCe sui
Avo Alon allu udon
Cur embleo chi tite pord
Porch raient couro satis chrét
Son terrés, eff Teprie ss.

又如：

CIGAR　　K. Sviters 作

Cigaren　eR
Ci　eRen
Ga　eC
Ren　eCi
eC　eCige
a　eCiGe A
Ge　eCiGe AeR
a　eCiGe AeRen

這種完全用無意義的字堆砌而成的東西，有誰能夠明瞭其中的奧妙嗎？

阿拉公(Louis Aragon)有一首標題爲「自殺」(Suicide)的詩，是用二十五個字母(j字除外)分做五行排列而發表出來的，然而又有誰能夠在這當中把握住自殺的契機(Moment)呢？詩如下：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原來上面所引徵的那些詩裏面所有的字句或字母，便是所謂大大語。他們旣然要打破藝術的傳統，當然要叛逆過去的美的樣式與感覺，所以不肯借用已存於前代的語言文字，而創造了記號似的大大語來代替。若說這些大大語人們並不懂，那在大大主義者看來是並無關係的，因爲他們本來不想說明任何意義，那麽人們更有什麽話可說呢？

總之，大大主義的詩，純粹是他們自己的感覺之內面的描寫，所以除了他們自己以外，是誰也不能夠理解的。現在再引一首詩爲例，據說這是大大主義詩的典型呢：

刺戟(Paroxysme)

Chapka-Bonniere作

—— —— —— —— —— o —— O

!!! tsi —— i —— i —— I

—— et sam —— et sam —— sam —— aM

—— et sam —— et sam —— sam —— aM.

? oh —— Keink —— tsi H.

! rrroor —— O

———atakak——af——oh——tzzi—— g.

B、大大主義的戲劇

大大主義的戲劇，正和大大主義的詩一樣地難於理解，他們相信「胡說亂道可以造成驚人的效果」，所以劇中的對話雖然不用大大語，但人物一登場便信口胡謅，結果仍然令人莫名其妙。

有一次，柴拉的戲劇居然在巴黎蒙馬特爾街一家劇場裏公演了。一開場，他們便把觀衆痛罵一頓：「你們都是蠢傢伙，竟會來看我們的戲！你們是上了當，你們的錢都被我們騙來了。」於是八個人站在一排，都用硬紙片做的筒子把面部完全遮住，說着許多荒唐而不可解的話。戲演完後，又把觀衆盡量奚落了一番，最後是：「你們滾罷！」

又有一次公演，演的是布勒東(Andre Breton)和蘇波

爾(Phillipe Saupault)合著的一部名為 Vous M'oublierez的劇本。劇中人物是洛衣一件，雨傘一把，縫衣機一架。全劇最精采的一段，是縫衣機親吻在洛衣的前額。演出的情形和上次沒有多大差別，他們總是不斷地把觀衆稱爲傻子。

這種劇當然是毫無意義的罷，但觀衆却定要在這裏面找出一點意思來。當戲演完散場時，觀衆之中有一個人說：「我們雖然不能用言語把這劇本的深刻的意義形容出來，但這無疑的是演劇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而一位女郎又這樣地叫喊起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後面一定隱藏着許多的東西。」於是大大主義眞的因此獲得「驚人的效果」了。

C、大大主義的繪畫

大大主義的繪畫，別稱爲 Merjisme，但所謂 Merjisme 是並無一定的準則的。他們一方面主張用圖解的形式描出不可理解的繪畫，於是皮加比亞(Francis Picabia)便依此作了「不是爲的證明却是爲的說話而描的畫」(Tableau Peint pour raconter et non pour prouver)和「柴拉肖像」(Portrait de Tristan Tzara)；一方面又主張繪畫與彫刻合併成爲彫刻繪畫(Sculptu-Peinture)須從材料直接創造，於是皮加比亞又在普通的畫布上毫無理由地粘上孩子編紙細工所用的五色紙，沙粒，毛髮以及玻璃片，然後再用畫筆去修改，以試其一種表現。

要在這種繪畫裏面去求理解大概也是很難的，但總之這是一種反傳統的表示。因爲大大主義者對於繪畫的最根本的見解是「否定結果與方法」，所以當一九二〇年大大主義者在巴黎 宋賽利賽劇場 開大會時 ，展覽品中有兩幅畫：一副是在銅版印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大畫家芬奇(Leonardo de Vinci)作的「摩娜麗莎像」(Mona Lisa)上，加了兩撇威廉第二式的小鬍子；一幅名爲「聖瑪麗」(Sainte Marie)的，則只在白紙上面胡亂洒上幾滴墨水。這不消說更是稚氣的胡鬧的表現了。

D、大大主義的音樂

音樂方面，大大主義却不曾別立門戶，大體上只是未來派的騷擾音樂(Bruitisme)的繼續。他們的主要譜曲家是里伯蒙德賽溫(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他的「沒有鬈鬚的苦苣」(Pas de la Chicorée Frisée)一曲也曾經公演過，是應用在鋼琴的演奏上面的。演奏者一隻手儘在上八音階的同一個音上連續地敲，另一隻手儘在下八音階的一個並不和

協的音上連續地打，於是兩隻手又亂七八糟地在鍵盤上胡轉一陣，最後又回到原來的一個音上。聽衆所感受的是一種幾乎震破耳膜的極可怕的噪音。

但大大主義的音樂另外也有一種特殊的表現，那便是柴拉所發明的名為「大大風」的樂器。這樂器形式好像咖啡磨，你把牠放在無論那里，牠便會發出簡單而刺耳的同樣的聲音，那聲音便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E、大大主義的散文

在大大主義的各種作品中，比較稍稍合理化的，只有散文。因為散文的作風無論怎樣求其奇特，也只是一種靈智的神秘的力量之反射罷了。雖然他們盡量地搜尋着世界上最個人最強度的東西，用了各種大膽的術語把牠表現出來，但牠決不能做得像大大詩那樣地過分。

布勒東，蘇波爾和阿拉公三位，都是在散文方面努力的，而最顯赫的散文作家却要推莫杭 (Paul Morand)。在他的著名的「夜開着」(Ouvert la Nuit)和「夜閉着」(Fermé la Nuit) 兩卷短篇小說裏，他用了影戲流的閃光法和感情分析上的綜合的秩序法，探求着大都會裏所潛伏着的歐洲的危機。正像一個臥車裏的侍役一般，他伶俐地搜羅着各種零碎事實，把生存於今日的複雜社會中的蛆蟲一般活動着的各色人等的貪婪而可憐的面貌顯現在我們面前，又把那最熟稔而又最遼遠的異國情調描摹得像一組組色彩烈的非現實的畫圖一般。憑着他那野蠻而暢快的筆觸，他寫出了近代世界的種種幻覺，於是他的散文便自然而然地被算進當代的最可注意而最具特徵的散文裏面去。

這里試引莫杭的一段文字為例：

> 在一九一五年，我在倫敦認識了一個不知道在爪哇的一個什麼地方生的荷蘭女子。她是燦爛的，她的黑色的辮髮捲在耳朵上，好像澳洲產的Merinos羊的角一樣。她使我想起了那些市場上的招牌：「原產的女子　東方的尤物美—陶醉—仙境—光明」。為了我的戀愛，我又是一次發見我自己不得不去央求那外國的勞働者了。

四　大大主義的本質之解剖

看了大大主義的許多作品以後，我們禁不住要發生一個問題：大大主義者既然什麼都不承認，那又何必創作呢？

這問題是只有讓大大主義者自己來回答的，但是這問題又未免太不大大。辛爾許爾善栢克說過這樣的話：「大大為了自己的行動而選擇文化的領域……大大做着某種反政治的宣傳。」就把這不很了然的話算作答覆罷。

首先，我們應該指出，大大主義是從極端的個人主義出

發的。「大大主義者——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個性……大大的根柢是其本身，他和太陽昇上寫着時行動着一般，從自己自身之中行動着。」不是說得很明顯嗎？他們把自我——精神上的自我，有感覺的自我，看得比世界上的什麽都重要。他們是只管自己，不管對手的，這也便是他們的思想與論理之最根柢的所在。

以這極端的自我爲出發點的文化，一方面固然是原始的，另一方面却是最澈底的現實主義。他們不肯隱居於精神生活中，唯在交際社會裏口吐氣焰，自稱天才；他們決不厭棄市塵的煩囂，却竭力反對着委頹隱逸。許爾善柏克說：「大大主義者是愛醇酒婦人，誇大廣告的現實主義的人。他的文化，以肉體文化爲主。」又說：「他（大大主義者）是質樸的（Naive），愛慕大都市的喧鬧，是菜館的長主顧。」而另一位詩人又公然宣言着說：「妓院是使人最感覺是自己的家庭的地方。如果我有了十個蘇，則我便到妓院去。」

所以大大主義者是爲了自己選定了原始文化與肉體文化作爲他們的領域的。

其次，所謂「某種反政治的宣傳」，一般地看來，都以爲是反資本主義的宣傳。而他們也以革命家自居，聲言要用嘲笑來殺布爾喬亞的。當一九一七年德國勞働革命爆發時，許爾善柏克與霍斯曼（Paul Hausmann）在柏林創立大大主義革命本部，公表宣言，主張：

一、實施徹底之抗鬪主義；
二、廢除私有財產制度；
三、國養知識階級；
四、工業機械化；
五、勞働者應有充分修養之閑暇；
六、大大主義推行於全國；
七、以大大詩爲國歌；
八、教會中採用大大音樂與大大詩；
九、各地設立大大主義宣傳部；
十、設立大大主義兩性本部，以調整一切性的關係。

因此有人便把大大主義和國際主義同視。其實這是全然錯誤的，因爲實際上大大主義者不但反對布爾喬亞的政治，他們對於無論那一種政治也都討厭的；彭舍特（J. K. Bonset）的宣言中有云：「對於那些相信愛，藝術和科學的十分愚蠢的青年，吐之以口唾罷……將口唾吐給一切的哲學家和梅毒患者，將口唾吐給耶穌，馬克思以及神……」所以大大主義的政治主張乃是虛無。但這話也殊有未足。更正確一點說：大大主義雖反對布爾喬亞的政權，但決不主張去强奪，甚至於可以和牠妥協，他們口頭雖說要殺布爾喬亞，但在布爾喬

亞政黨競選時却也樂於前去投票。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權，但一方面也願意與任何形式的政權相調和——因爲他們是由極端的自我出發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們心裏對於任何政權雖有一千個不耐煩，但在實際行動上也只有採取妥協的態度，纔可以增進自己的實際的幸福罷。

這樣，大大主義本身便潛藏着一個極大的矛盾。而這在大大主義者自己也並不諱言的，他們公開的宣布：「尋求自己的心靈之矛盾，乃是我們的目的。」

許爾善柏克說：「他(大大主義者)因爲能夠沉默，所以是喧噪；因爲是平靜，所以是行動着。」又說：「在剎那裏生存的人，便是永遠生存着的。」這便是大大主義的矛盾律的發展。根據這矛盾律發展下去，最後彭含特便大聲疾呼地說：「我是一切，而且是無。」這樣，我們便明白了所謂最複雜的現象之大大主義，其實乃是最單純的東西。如果把他們的根本見解列成公式，無非如此罷了：

大大＝＝絕對
絕對＝＝一切
而　一切＝＝○
故　大大＝＝○。

於是有人說，大大主義不過是藝術上的一種狂氣(Madness)；又有人說，大大主義不過是一種理性或想像力的遊戲；而現代意大利作家哥泰(Salvator Gotta)也敢於在一部小說裏借了一個傷兵的口來解剖大大主義道：「什麽是大大主義！就是反文學的，反音樂的，反繪畫的，反情感的，反一切的。這是懷疑的宗敎，非智慧的宗敎，我們這時代的崩壞之源的懷疑與非智慧的宗敎。」

實在的，哥泰的話有値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大大主義是大戰時的混亂的人心的反映，牠的產生的原動力是大戰時破壞一切的精神與人生虛空的感覺混合而成，所以牠要破壞一切，要竭力表示虛空與無意識。牠是大戰所具有的一種文藝表現，但牠不是戰爭的熱的紅的笑，而是戰爭的白的冷的笑。他們反對未來派，因爲未來派立脚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機械文明上面；他們也反對表現派，因爲表現派否定了已往的一切而想另外創造一個新的境界；他們原來承受了立體派的衣缽，但因爲立體派有組織起來的要求，所以後來也反對起立體派來。他們是要把大戰時候的種種流動轉變的形狀表現出來，而把崩壞的波動撥得更其亂的。這是一種精神的狩獵(Chasse Spirituelle)，是在冥冥中摸索着什麽，而結果只摸索到了原始的無意義的渾渾噩噩的更內心的更純粹的境界。從來新的藝術都不能脫去反抗的原素，但無論那一種藝術

從來沒有把反抗的質素發揮到如此極端的——牠眞是藝術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個場面，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階段的破碎狂亂的小市民意識之最後的最極端的表現。

五　大大主義的繼承者

大大主義偶然產生出來，傳播得却異乎尋常地快，當牠在戰後的法國突然盛行起來的時候，頗有睥睨一世之概；但僅僅兩三年以後，就突然趨於衰滅，正像一陣烏雲一樣，來得突兀，消散得也太快了。

於是不久牠便變爲超現實主義(Sur-réalisme)

一九二二年，大大主義的領袖柴拉在威馬（Weimar)發表宣言道：「準備辭職。最初離開大大主義運動的，就是我。」從此大大主義者羣龍無首，便無形瓦解。但兩年以後，幾位後起之秀的大大作家，布勒東，蘇波爾及阿拉公等，因爲有見於大大主義只注意於消極的破壞反抗而沒有注意於新的建設之積極的意志，便重新集合，於一九二四年十月發刊了雜誌「超現實主義」。在這雜誌的創刊號上，他們發表宣言云：「現實性是一切藝術的基礎，然而超現實主義是比現實性更高一等的藝術。」但這雜誌只出了一期便停刊，同年十二月又創刊了名爲「超現實的革命」(Le Revolution Surrealisto ）的雜誌，在那上面他們給超現實主義定下了一個解釋，說是「並非主義，也非美學，而是世界的幻象(Vision)。」同時又標明了他們的主張：「要超越一切客觀的認識，要賦現實性與夢及潛意識，因爲只有夢是眞的生命，只有夢是全能的。」這樣，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佛洛伊特（Freud)的精神分析學。

佛洛伊特將一切歸之於夢，歸之於下意識的潛在力，超現實主義者也主張將一切訴之於夢，訴之於下意識的潛在力，所以有人說超現實主義並沒有超越現實，反而是潛入現實，這話不能算毫無理由。但値得注意的是，超現實主義者所謂夢，並不是生理的夢，而是意識的夢，進一步還要求這種夢的解放與實現。所以他們和佛洛伊特之間，顯然有着若干的距離。布勒東說：「我相信表面上大家所認爲互相矛盾的兩種狀態，將來是可以解決的。那便是夢與現實。這是絕對的一種，也可以說超現實的一種。」從這話裏，我們不難窺見他們的眞意。

總之，無論是超越現實也罷，潛入現實也罷，他們必然反對實證哲學，那是顯而易見的，因爲「實證哲學將世界化成了沙漠，實際上我們的週圍是充滿了幽靈的。」因此他們所尊重的機能，不是經驗，不是理論，而是想像力。依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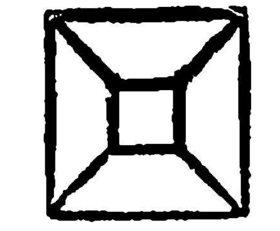
這想像力的未來性，他們想像了對於現實的永遠革命。所以他們明白地表示「對於一切現實都怒目而視」，他們也因此必然要反抗現代一切理智的生產，而且必然傾向於破壞資本主義，而思考取而代之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最近超現實主義者漸有衝出觀念論的範疇，尋求更廣大的精神活動的企圖，甚至於有一部分作家已經與革命文學發生了關聯，布勒東而且發表了宣言，說明超現實主義不但不反對史的唯物論，而且是從唯物辯證法出發而求其擴大與深化的。這種由崩壞而趨向於構成的極大轉變，看起來彷彿太奇特，其實並不是全無緣由的。

單從藝術上說，超現實主義主張尊重本能與直覺，尊重夢幻昏朦的意味與狂亂率直的表現，排棄調和與組織，提倡將經驗抽象化，相信胡說亂道可以造成驚人的效果，這些地方完全和大大主義相同。阿拉公的風格論（Traite du Style）中半論此派主張，言之甚詳。所以牠和大大主義同樣是混亂時代的煩悶者的主觀的心情的表現，但牠却沒有大大主義那樣趨向於極端，因此牠的作品比大大主義要較易領會，牠可以說是大大主義的合理化。

大大主義的另一分支是觸覺主義（Haptism）。這是一九二二年一個德國籍的大大主義者霍斯曼所擬的一種藝術綱領。因為大大主義反對一切，否定任何目的與方法，使霍斯曼懷疑到牠的存在的可能性，於是他從大大主義的「剎那生存便是永遠生存」的矛盾律中，發見了所謂生存，應該是轉化為現實的精力和靈智的意思。他既執着了現實的生活關係的問題，便發表意見，主張為了充實生活，必須儘量地享受現在，而把藝術當作一種滿足生活感覺的手段；也便因此，藝術便非與科學技術接近不可。到這里，大大主義便與馬里內諦（Marinetti）的未來主義和觸感主義（Taktilism）相會合了。

參攷：

1. Rene Lalou :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cais Contemporaine
2. Bernard Fay : Panoroma de la Litterature Francais Contemporaine
3. V. M. Friche · Dadaisme
4. R. Hulsenbeck · A History of Dadaism
5. William A. Drake · The Life and Deeds of Dada
6. 片山孤村：大大主義的研究。
7. 吉江喬松：現代佛蘭西文學概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自汪精衛請病假後，中樞雖缺乏充實，然國內大局，反而平靜。兩廣謠言，已證明不確。四省府主席自奉汪召入京後，據傳對時局有一種建議，推黃紹雄入川謁蔣，黃因天時不佳，至漢折回，已返杭州，仍將赴川，張羣熊式輝均因鄂贛水災亟待主持，已各回本省，四主席對時局意見，將來總須揭開也。「新生」事件，自經中央處理後，業已了結，中宣會主任委員葉楚傖已下令處罰上海圖書雜誌審查人員，並令各級黨部轉飭出版人對於妨碍邦交文字，愼重記載。同時葉氏一再聲明國民黨對日抱誠懇和平態度，「新生」負責人杜重遠已由滬法院判決一年零二個月徒刑，於是此軒然大波之事件，遂告完全解決矣。日方對華北局勢，正在進行開發經濟計劃，南滿鐵路考察團已有一部到津，此項經濟計劃，其意義甚大，殊不可忽視也。總之，目前局勢，雖幸平靜，中樞不充實，謠言不止。至華北情形，仍甚散漫，冀省新省委雖已就職，惟何應欽尙滯留南京，一時不返，察省主席尚未就職，宋哲元出處問題，仍未決定，對於今後一切，吾人深望其能順利進行也。

本週國外大事：歐局仍沉靜，惟義亞風雲日亟，亞請美國引用非戰公約事，已被美拒絕。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赴英與英外相賀爾會晤，英美法三國傳將向義抗議，然義國仍秣馬厲兵，其勢非一戰不已，歐陸局勢，殊難樂觀也。

國內

中日問題與時局

本週中日局勢，大體甚平靜，軒然大波之新生週刊事件，業已了結，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九日晨抵滬，即晚入京，晤中樞各要人，據日本通信社所傳，謂蔣使此來係向中央建議對日外交政策，但據蔣使發表談話，則謂係向中央報告使外經過並視察國內狀況，並無何項使命，總之蔣使此行於對日外交上不無關係也，中央對日外交自汪病後，由外次唐有壬徐謨與日方折衝，至日方對開發華北經濟計劃，正積極進行中，而擬議中之築路計劃，尤堪注意，冀察局勢，仍甚散漫，冀省委已就職，對河北內政治安，此時尚不能期待有若何表現，察省主席秦德純尚未就職，察省委蕭振瀛本擬七日南下飛川謁蔣，臨時展期，宋哲元任務仍在商洽中，北平軍分會又電何應欽催速回平坐鎮，何氏能否北來，尚未確定，至於中樞政局，汪精衛臥病上海，表面上雖似嫌散漫，但近來甚平靜，而一切政務，並不因汪病而停頓，四省府主席黃紹雄張羣熊式輝陳儀等奉汪電召入京後，適汪病，傳黃等對於大局有一種建議，推黃紹雄飛川謁蔣，因天時不佳，至漢折回，黃仍將飛川，由粵歸來之蔣伯誠偕孫家哲由漢乘輪入川謁蔣委員長，兩廣對中央謠言，近已消釋，陳濟棠召集軍事會議，係屬粵軍內部問題，與大局無關，又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葉琪自謁蔣返桂後，忽在邕墜馬傷斃故去，時人惜之，茲將本週中日局勢及時局大勢，略誌其概要如次，

新生事件解決經過

新生事件，自經有吉向中央提出交涉後，由中央處理，五日晨十時駐京日本總領事須磨訪外次唐有壬接談，至十一時始辭出，十一日須磨又訪唐談三小時，七日中央宣傳委員會發表電令各省市黨部勸告出

版界愼重記載妨得邦交文字，中宣會主任葉楚傖並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謂新生週刊案已解決，茲錄中宣會電令各省市黨部電文如下，

各省市黨部鑒，本年五月上海新生週刊刊載對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國體，以萬世一系著稱於世，其國民對於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世人所能想像者，紀載評論，稍有不愼，動足傷日本國民之感情，一年以來，本會曾迭次告誡，所幸尙能恪守，不意該新生週刊有此意外之記載，除業經另案處分外，並爲防止將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起見，茲特再行切實告誡，着即轉飭當地出版界及各報社通訊社，嗣後對於此類記載或評論，務須嚴行防止，再關於取締反日運動，中央迭經告誡，應遵照本年六月十日國府明令，轉告各級黨部同志，並隨時勸導人民切實遵守，是爲至要，中央宣傳委員會印，

中宣會爲新生事件，以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未能檢舉，殊屬疏忽，已將該會負責審查人員項德言•朱子爽•張增•展鵬天•劉民皋•陳文煦•王修德等撤職，以示懲處。

中宣會主任委員葉楚傖對中央社記者七日發表談話云，日將委員長汪院長於二月一日及二十日次第發表談話及報告以後，對日主張爲全黨所一致贊助，中央於當時且曾分別召集各省市黨部負責人員，予以充分之說明，各省市黨部亦具有深切之領會，間有少數地點未及盡喩，其言動偶有出入者，亦已由地方黨部秉承中央意旨，逐漸糾正云云，葉氏又於八日對中央社記者鄭重負責聲明，國民黨對中日關係所取之態度，與蔣汪兩先生之政策，完全一致，對於中日間任何問題，均願以誠懇和平之態度，謀圓滿之解決云。

關於新生案解決內容，據日本大東社上海八日電云，關於「新生」事件，國民政府已以中央黨部名義，飭令全國各省市黨部，取締排日，而且以正式文告，手交日方道歉，故日本方面，認爲係華方承認日方要求之意思的表示，滬日陸軍武官室，於八日午後二時，以談話形式發表如左，對於「新生」事件之直接交涉事項，中國方面答復，謂承認要求一節，如係事實，則此問題惟在將來，故正以多大之關心，注視其實行如何而已。

此案外交上已告結束，法律上由上海法院審理，九日晨在滬高二分院審訊，易水未到，檢察官鄭鉞對杜重遠論告，刑庭長郁華與兩推事會審，以誹謗友邦元首，引新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一項，舊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請判罪，並引新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請加刑三分之一，杜述該刊第十三期發行時，本人適在他埠，如在滬，決不致因小品文字開罪友邦。本人曾閱外國雜誌，見其中攜寫有甚於新生週刊之稿者，未聞因此獲罪，被告律師吳凱聲起立辯護，並請緩刑或改科罰金，且提出辯護狀，惟郁庭長即宣判杜處刑一年兩個月，聲明不准緩刑或改罰金，並宣布按新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不得上訴，杜表示不信尙有司法，即由警押送華德路監獄執行，日人三十餘到庭觀審，臨時在旁聽席爲之增座，各界聞判決，羣議紛紛，此一幕至是遂告結束矣。

日方開發華北經濟

日方開發華北經濟計劃，已由日外務省與關係各方會商，而南滿鐵路所組織經濟考察團一部團員已來津，尙有一部亦將於最短期內到達，據悉，該考察團來華，所注意者爲交通及鑛務兩項，其中份子，並不限於滿鐵人員云，又據電通社長春十一日電云滿鐵副總裁八田及總務部長石本，於今晨八時由大連抵長春後，即偕同理事河本赴關東軍司令部，而在第一會議室，於滿鐵與「滿洲國」方面及關東軍經濟顧問等列席之下，就華北經濟工作，開正式接洽會議，在此會議中，似與確立所謂華北經濟開發根本具體方針相關聯，而涉及滿鐵組織問題及人事的根本問題，按滿鐵方面，根據本月四日土肥原少將與總部長石本在大連晤談情形，開首腦部會議討論之結果，已決定由滿鐵爲開發華北經濟並向該方面進展而行增額，其所擬辦法，係於昭和十年度以降隨「滿洲國」產業開發緩急情形而調整其投資，然後以約一億二三千萬元之數，作爲向華北實行第一次工作資金，並隨其必要情形，發行相當社債，換言之，即滿鐵所負使命，在力圖遂行交通國策，而依是促進華北五省之交通事業，並向完成交通運輸之全機能方面邁進，故特於本日携帶以鐵路爲動脈而謀達到其所附隨之道路。河川•港灣•電氣工業及航空事業等經濟開發目的之決定案，以臨會議，又此種會議今後亦將繼續舉行。」

上期所記關內外通電話協定，內容簡略，玆覓得較爲詳確者，補錄如下，以供關心此事者之參考。

六月二十七日在北戴河進行之關內外通話交涉，內容要綱，大致如左：

▲通信區域關外方面，瀋陽，大連，安東，營口，錦縣，（長春，哈爾濱以後協議），關內方面，天津，北平（直通只瀋陽天津間他處由此接轉）

▲聯絡通話種類通話，普通通話，加急通話，時間，普通時間，加急時間。

▲交換事務用語，中國語或日本語隨意。

▲通話時間，以二十四小時辦公為原則。

▲通話時限三分鐘。

▲話費，暫時由兩方各自酌定。

▲關外方面話費，瀋陽天津間一元八角，瀋陽錦縣間六角，瀋陽安東間九角，瀋陽大連間一元二角。

▲呼出費，瀋陽錦縣二角五分，瀋陽安東二角五分，瀋陽大連三角，

以上為普通通話費加急通話則加倍收費云。

蔣作賓回國之使命

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五日由東京啟程回國，九日晨到滬，訪汪未見，晚赴孫科宴後，夜車入京，據蔣發表談話云，本人奉派使外，已有兩年，故特請假返國，向中央報告使外經過，並視察國內狀況，擬在國內勾留一個月，即行回任，在滬不作多留，謁汪院長後即入京，是否赴川謁蔣委員長，刻尚未決定，並擬乘此假期返籍一行云，蔣大使於十日晨抵京，先至中央黨部出席中政會，報告中日邦交近情，散會後偕何應欽至中央飯店訪陳儀，張羣，晤談甚久，據談，中日邦交，漸臻良好，日本朝野，均認兩國有親善必要，至經濟提携，尚在擬議中，余返國除向中央報告外，無何項使命，日本方面傳蔣氏此來，係傳達日方意見，向中央建議對日外交政策，蔣氏談話雖聲明無何項使命，然對中日外交上不無關係也，



蔣作賓

汪病中之時局情勢

汪精衛自入滬諾爾醫院後，中樞政局暨外交重滯，院務由孔祥熙代理，外部事由唐有壬徐謨負責，中樞各要人均赴滬看視，醫生已不准見客，只孔祥熙得入見，汪熱度仍未減低，未脫危險期，四省府主席自奉汪電召來京後，適汪病，但傳聞四主席對時局商有辦法，擬向中央建議，先推黃紹雄飛川謁蔣後，再各離京，上週黃偕朱家驊啟行飛川，因天時不佳，滯留漢口，六日又飛回京，黃于日由京回杭，因浙省水災嚴重，先行返省主持，屆期飛川，張羣於十一日回鄂，熊式輝亦返贛，兩廣謠言，現已平息，蔣伯誠已偕陝省黨代表孫蔚如於七日由漢乘輪入川謁蔣，就觀目前時局情勢，一切均在期待之中，現長江各省正鬧水患，四省主席職責攸關，不能在京久留，時局如何演化，須俟將來蔣作賓蔣伯誠黃紹雄等入川謁蔣後，方能揭曉也，

冀省委員宣誓就職

新任河北省府主席商震，民政廳長李培基，教育廳長何基鴻，建設廳長呂咸，委員張蔭梧，栗子青，省府秘書長劉燧昌等，於八日晨九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行禮如儀，行授印禮，由各廳委各舉右手，由商氏領導，朗讀誓詞畢，由監誓員胡祚麟致訓詞，商氏致答詞，旋全體攝影，至十一時禮成散會，國府暨行政院所派監誓員胡祚麟致訓詞云，今日河北省政府商主席及各廳長各委員舉行宣誓就職典禮，本人奉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電派，到府監誓，今見商主席及各委員於此宣誓，態度莊嚴，誓詞懇切，自當轉向中央據情復命，國府及行政院所希望於商主席及各委員者，即對河北省之重寄，應精神合作，他如綏撫人民，安定地方，防匪防患諸要政，尤賴逐步施行，早促實現，各委對宣誓誓詞定能切實遵守，商主席在七年以前，曾主冀政，聲譽甚佳，中外同欽，自不待言，今復重掌省務，當必忠於厥職，一切設施，亦必較前更有進步云，旋由商致答詞云，震等奉中央命令，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廳長及委員各職，今日宣誓就職，承中央派胡院長到府監誓，不勝感激之至，在中央任命發表後，震等深以責大任重，才力不逮，雖屢經觀辭，均未蒙准，茲既宣誓就職，惟有恪遵胡監誓員訓詞及誓詞，忠於職守，努力去做，此後一切政務，除秉承中央命令外，尚盼胡院長及各界來賓隨時指導云，

長江水患黃河決口

本週長江上游水勢洶湧，襄湘各河亦均猛漲，匯於武漢，沿河各幹堤堤工，幸已告成，否則早已氾濫矣，惟因襄河水勢太猛，數日間陡漲二丈餘，襄陽城垣，業已崩塌，沙市後部，因荊州城灌水波及，已成澤國，張學良曾於九日飛往視察，武昌行營召集防汛會議，討論救濟方策，全國經濟委員會派秦汾傅汝霖由京溯江而上，視察蕪湖九江漢口等地水勢，秦等已於十一日返京，張羣茅以昇於十一日由京飛漢，行政院於九日議決電令蘇浙皖贛等十二省，加緊防汛，按江水此次猛漲，未氾濫者，二十年水災後，經委會所修長江幹堤告成之功也，長江水患正深之際，山東黃河突在臨濮集決口，豫陝因大雨，致各河猛漲，黃河堤防堪虞，統觀目下水災情形，危機在黃河，而不在長江，黃河連年情勢惡劣，頗慮決口，長江至京以下，不見有大水痕跡，蕪湖以上，頗形嚴重，但亦未如二十年之甚，長江因洞庭湖淤塞不能蓄水，下流不及宣洩，故中游屢呈險象，淮水及運河均平穩，可以無虞，邵伯淮陰兩船閘工程，進行不速，尚須兩月方能完工，全國水利會定十六日開會，李儀祉日內赴京出席，並商請撥發黃河救護費，及動支六十萬搶險費辦法，茲將各情錄載如次，

長江上游猛漲

上游荊州沙市宜昌等地水勢洶湧，已超過二十年大水之紀錄，九日沙市一帶有線電突然不通，消息隔絕，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於九日下午三時偕甘乃光陳振先由漢飛沙市，當飛出二十分鐘後，即見陸地被水淹沒，各村僅露屋頂，四時抵沙市附近，沙市城四圍被水，形如孤島，視察畢即飛回漢，襄河數日間陡漲二丈餘，襄陽城垣崩塌，四岸盡成澤國，樊城於六日城牆被淹，溺斃人畜無算，而駐軍容景芳部第一營留守官兵，咸遭滅頂，鄖城因漢水泛溢，東城城垣被急流掃刷，潰決十餘尺，被災難民五千餘，

武漢加緊防堵

漢口江水至九日止計為四十九英尺四，已高出二十年破堤時水位，武昌徐家棚一帶，水幾與堤平，漢口江堤情形沿江防堤與張公堤連成一半月形，堤外盡成澤國，堤內最低處較水已低一丈餘，市區內如市府公園一帶，亦較水為低，如由高處鳥瞰，則漢市區已以各堤為邊，成一半圓形之大島，前為長江，後旁為襄河玉湖，二十年大水係因張公堤潰決，現該堤經工務局連年培修，堤身變寬，且已加高，越出二十年洪水位二公尺許，故該堤絕無可虞，前面沿江堤江漢關下至特一區堤，均與洪水位相等，日租界及海關以前，較洪水位低尺許，如水越過五十英尺以上，則沿江堤防汛上將發生困難，各堤分四段晝夜增加工事，中山公園一帶，則已低於水面七八尺，防護上一有忽略即不堪設想，市內積水，惟賴抽水機打出，江邊已設各機，力量不敷，因此沿江一帶及特一區及沿鐵路各里巷中，積水甚高，交通阻碍，據一般觀察，本年漲水之猛，較二十年為甚，時間亦早，所較可樂觀者，為環市防水堤經三年之培修，已相當鞏固，加以有一負責防水之江漢工程局，人力財力，均較充足，武昌行營七日晨九時召開防水會議，議決各機關合作，加緊防堵工作，八日晨十時召開防汛會議張學良主席並致詞，略謂防汛分積極消極兩方面，防災應與防汛並行，俾萬一防水無功時，不致令被災人民困蹙無援，嗣對救災辦法，述說甚詳，各出席代表亦相繼發言，最後決定即日組織武漢各界水災救濟聯合會，主席指定甘乃光•曾以鼎•蘇汰餘負責召集，又堤工委員會，八日開臨時防汛會議，到江漢工程局市府等各機關代表十餘人，討論江水續漲不已，應如何緊急防禦案，決定辦法如下，㈠先速將環市各堤加高，以平江漢關水位五十四英尺五為標準，較二十年洪水位高九英寸，㈡暫備裝土船一百隻，每船以能裝土四方為標準，輪船四艘，備拖土船用，㈢運土船由市府擔任雇用，㈣先加募工人一千五百名，為急救工程隊，㈤工人每五十為一隊，每隊設一隊長，㈥工人每月工資十元，隊長每月三十五元，㈦儘量增購麻袋黃土，市公安局八日起，嚴密檢查沿江各住戶，恐水由地內滲入，如有發現，趕速協同堵救，江漢工程局派人分別環堤檢查有無裂痕每五分鐘一次。省防水救災會及市防水委員會十日均分別開會，決定救災及收容急賑等事，並決定加築沿江各堤云，

秦汾出發視察

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汾自得江漢工程局六日報告荊沙危急情形之電後，即於七日晨九時，偕傅汝霖及工程專家蒲特利鄭肇經由

京桑汽車由贛直赴潯潯，八日由潯乘輪西上，經安慶稍停，即赴九江，到後，即開始視察，實以潯水漲勢太猛，水位懸高，勢須拚命搶護，桑氏暫留督促防汛，一俟水穩，即赴漢視察，桑八日自潯電京報告云，鄱湖水位較高於京，距險期尚遠，已令妥慎防範，安慶水勢漸緊張，頗有成災現象，如上游水穩可無礙，惟潯水位甚高，僅低於漢，目前必須拚命搶險，堅築防堤等語，桑等於十日午後五時乘吳淞輪由潯到漢，據桑談，此次出發視察沿江堤防，各堤除馬華堤已潰外，餘尚穩固，安慶、九江均已進水，馬華堤為皖贛鄂三省公堤，此次潰口約二百餘公尺，現正設法搶護，預算正估計中，鄂上游之堤，恐不暇視察，因會務急待回京處理，將聽取江漢工程局報告，武漢搶加防水工程事，亦將加以決定，桑預定十一日晨乘公和輪回京，鄭留漢協辦一切。

漢口江岸水勢攝影

蔣示救災大綱

行營發表，蔣委員長水災救濟辦法大綱九條，電令各省同日分別辦理，原電如下，（銜略）查救災之政，端賴平時早為準備，臨時湊總補苴，本委員長歷年來洞燭此見，曾經一再嚴令各省，籌畫預防水旱，期作未雨之綢繆，茲查入夏以來，陰雨連綿，江水暴漲，近日水位益高，其他河流，亦有漲溢之勢，災象頻呈，在在堪虞，瞻念前途，曷勝隱憂，所有水患較輕地方，對防堵堤塍，應嚴極防險，勿稍疏失，其水患較重地方，并即趕緊徵集民工，設法搶險，務使減輕災情範圍，倘水患將重，災象已成，尤應依照有關法令，籌備救濟，對於機關之組織，賑款之籌集，辦理之程序，必須逐日妥定，以資救急，而免臨時張皇，特將各省水災救濟辦法大綱，舉示於次，㈠各省於電到五日內，成立該省水災救濟總會，將原有各種賑濟機關及團體，一律歸併統制辦理，㈡總會由省政府負責召集該省黨政軍機關，及有關之團體或個人組織之，一面成立，一面呈報本行營備案，㈢總會委員無定額，設常務委員五人至九人，推一人為主席委員，授以處理日常事務之權，㈣總會辦理事項，應酌分為（甲）總務組，辦理文書·情報·統計·會內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各組事項，（乙）勸募組，辦理勸募捐款及交際聯絡事項，（丙）會計組，辦理捐款出納事項，（丁）購置組辦理施賑所需材料之採購及保管事項，（戊）施賑組，辦理賑款賑品之點收及散放事項，（己）收容組，辦理災民之收容及資遣事項。（庚）衛生組，辦理災民之治療及環境衛生事項，㈤總會詳細組織，得視事務之繁簡，及人地之關係，依照上列各點，妥訂施行，㈥各省得視水災情形，在各市縣籌設，其組織及工作進行辦法，由該省總會規定指示，㈦賑款賑品，一面由總會分會向省內外救濟機關，慈善團體，及個人設法募集，一面應由省政府撥款賑濟，㈧賑款賑品，由總會統籌支配，其分會籌集者，由分會支配，仍報總會備查，㈨所有各省總分會賑款賑品之募集發放，應由各該省政府嚴密監督稽核，務使實惠在民，款不虛糜，㈩各省省內災民，應力謀設法收容安插，不得遣散境外，着分別辦理，隨時具報為要。

行政院於九日開會時，據經委會呈報，㈠為大汛期近，派水利委員會副委孔祥榕，督察黃河·揚子江防汛事宜，並通令江蘇等省建廳，督屬認真防汛，請再轉令各省府，督飭遵辦一案，由院轉電蘇·浙·皖·贛·閩·湘·魯·豫·晉·陝·綏·察·寧夏等省遵照，㈡為近日江水猛漲，形勢嚴重，各地防汛工作，應如何嚴密防護救濟，至關重要，即由秦秘書長汾，會同工程人員，前往上游一帶視察，並與各地方負責長官面洽機宜，以圖挽救，請備案一案，由院電令皖·贛·鄂·川等省府知照。

鄂湘贛均報災

自江水猛漲以來，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均紛紛報災乞賑，許世英九日由滬到京，謁中樞各要人，請撥巨欵，賑濟災黎，並擬商孔祥熙將救災準備金保管會趕速成立，計報災者有湖北之鄖陽穀城宜都光化宜城樊城，長江上游鄂西各縣受災尤重，何成濬由沙市發電，請辦急賑，江西重災區域達三十六縣，災民數十萬，省賑會再電中央乞賑，湖南沅江各縣，被水冲潰四十餘，亦通電請賑，

黃河在魯決口

山東境內黃河上游突於十四日晚八時在鄄城境臨濮集，附近決口，水勢洶湧，向東南奔流，大堤冲毀漫決，溢流之水，已到鄆城境，韓復榘已令沿河兩岸縣長率民夫到堤搶守，十一日晨洪流已到荷澤，鄄城兩縣境，河務局長張連甲，十日夜趕往禹莊，督工防堵，張十日電黃河水利委會委員長李儀祉，及魯主席韓復榘報告，略稱頃南分段長杜書田十日申急電稱，上游李升屯，因水漲過猛，七壩下圈堤突出漏洞一個，正搶堵間，十壩下之民埝又出漏洞數個，當督率兵夫極力搶堵，惟民埝漫決大堤根，水深三公尺以上，又據十日酉急電稱，禹莊臨濮集間小民埝漫溢後，水勢甚猛，暴漲不已，高度越過大堤新加之五尺堤頂，雖多調民夫拚搶，無如處處上水，搶不勝搶，竟在禹臨間漫決，此次水突如其來，人力難施，倉卒僨事，實非意料所及，連甲奉職無狀，咎不容辭，伏乞予以處分，以示懲儆等語，又河務局急電荷澤，鄄城，東平，汶上，東阿各縣長，告以漫決情形，令安加防範，聞決口原因係陝州洪水暴漲，超過多年未有之水位，流入魯境所致，黃海上游決口處共兩口門，一寬四十餘丈，一寬五十餘丈，據王紹常電省府報告，決口水勢極大，已高過舊堤，而新堤未漫，由臨濮集向北民埝極危險，鄄城縣長在李升屯搶堵大堤，如李升屯決口，則必淹鄆城縣城，刻決口水沿堤東流，水頭至鄆城境黃安，向南向北各一股，已飭鄆城縣長搶堵，刻荷澤北部在黃河南岸，順水勢東西，修民埝一道，與鉅野接連防堵，現鉅荷均已動工，水流勢一股向東南流奔趙王河・趙水江，一般由鄆北流經嘉祥，直奔南陽湖，沿途一片汪洋，損失極巨，韓已電中央報告並自請議處云，

豫境水勢亦危

一據黃河水利會十日電經委會云，謂連日風雨交加，河水增漲，據冀河務局九日申刻電稱，水勢增漲，每句鐘達四華尺，爲向所未有，又據貫孟堤吳段長九日電稱，此次大汛，午夜驟下，速如迅雷，九日下午四時止，已高出二十二年水位四公寸，豫省蘭封考城汛耿寨村埠道堤頂漫水，正搶堵中，東壩頭至冀省界水已平堤，各河堤低窪之處，均已漫水，經分別搶築子埝及麻袋搶護，略見穩定，郭營考城民埝堤業經上水，正趕築子埝，考城新堤形勢危急，正加緊防護，冀省北一段石頭莊舊口門前圈堤中部，出一漏洞，經堵築無虞，南一段小龐莊，發現漏洞兩處，一已堵塞，一在搶護中云云，據開封十日消息，黑軍口水位較去年最高水位，尚高七公寸二公分，兼之西北風烈，波浪較大，各處堤身坍塌不已，據報九日晚九時開陳汛頭二堡一帶，連陷十餘丈，十二時郭營新堤全毀，防水工料缺乏，情勢危急異常，豫河務局急電考城縣長，赴工搶護，並擬增僱水兵，沿河防守，黃河水利委員會所修之華洋堤因未完竣，十一日晨漫溢數處，封滑兩縣，又成巨災，豫陝連日大雨，黃河河務吃緊，豫省武陟中牟各壩，均會蠶動，幸未出險，現蘭封搶險工程最爲緊急，豫魯區監察使方覺慧，十一日晨，親赴蘭封搶險工程處視察，

又豫境洛水伊水泛濫，偃師縣城被淹，隴海潼西段與橋及新築路基被冲毀數處，平漢路西平附近，冲毀缺口六處，確山南黃山坡新安店路軌亦毀數段。

四聖奉祀官入京就職

聖裔奉祀官孔德成及四配奉祀官顏世鏞曾繁山孟慶棠等六日晨由濟南乘平浦車南下，七日晨抵京，中央代表褚民誼等一百餘人均到浦口車站歡迎，渡江入城，至勵志社下榻，午應各機關歡宴，八日晨謁陵入城，出席國府紀念週，宣誓就職典禮，中央派戴傳賢監誓，就位後奏樂，由主席陳立夫領導行宣誓就職典禮，孔德成等均舉右手宣讀誓詞，旋即禮成，戴傳賢在國府紀念週報告，略謂今日四奉祀官到國府就職，此爲國府成立以來最値得慶幸的一件事，本黨同志，在總理所領導之革命原則下，對於革命工作，經過多年艱苦奮鬥，犧牲無限志士仁人，始造成今日之中華民國，總理所昭示吾人，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根本，元素有二，㈠要恢復固有道

德，(二)要迎頭趕上世界科學文化，此兩條要素，即總理革命之最大方向，孔子學術思想係集歷代之大成，繼往以開來，這樣偉大的文明，即為先師孔子對中國民族與世界人類偉大之貢獻，不但為中國民族之宗師，亦即人類之光榮，故先師孔子為人類萬世之師表，當茲內憂外患交侵，吾人追溯過去歷史，每因當代之危亂，更能造成一代文明，而為萬世造無窮福利，孔子之於周代，尤為顯例，吾人不應因目前危亂而悲觀，要知多難興邦，只有此時代為興國之時代也，吾人應下決心，繼先師之學業來教化全國，把我國數千年來固有道德知能，均負起責任，恢復起來，領導民衆，教化全國，感化世界，再迎頭趕上世界科學文明，又居正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略謂孔子後裔德成，及曾，顏，孟各奉祀官，此次來京，吾人均表示熱烈歡迎，實含有深刻之意義，因吾國文化均肇源於孔孟學說，且影響及於政治，故歷代均主尊孔，總理亦極推重，乃近年物質進步，外國學說流入，致國人思想龐雜，對我國固有文化，及孔孟對我國文化之功績，均極漠視，實則欲治國家，亦非發揮孔子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固有道德不可，故吾人今日尊崇孔孟，亦所以尊崇吾國固有道德云云，自國府成立以



四聖奉祀官合影

自左至右曾繁山 顏世鏞 孔德成 孟慶棠

國外

義亞風雲與歐局

本週歐陸局勢，仍甚沉靜，惟義亞關係，益趨緊張，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仲裁委員會已停止會議，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八日晚抵英，九日與英外長賀爾及艾登商討調停義亞事，亞國呼籲美國干預，美已謝絕，法國因事前英未與法協商，亦間接表示不助英制裁義國，外傳法義已締結密約，但法國已否認矣，目前歐陸局勢，義國欲於對亞問題發揮其雄心而與英抗，法國因英德海軍協定事，對英態度冷淡，而法義間自今春訂立協定後，關係益密切，似站在同一戰線上，德國則擴充軍備建造軍艦，似有所恃而不恐矣，茲一述本週義亞糾紛之演變，及英法德間之局勢如次，

美拒絕亞國請求

亞皇於美國獨立紀念日(四日)請求美國引用開洛格非戰公約，解決義亞糾紛，美政府接電後，即答復亞國，謂國聯現已注意此項爭議，美國深信義亞必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謀取解決，致發生與非戰公約條文抵觸之局勢云云，美國此種態度，顯然不願牽入漩渦，並有希望各國尊重現行條約之表示，同時美國國務部令駐亞代辦通知美僑撤退，以保安全，亞國方面發言人於九日稱，亞國對美復文認為滿意，因美國已將開洛格公約之存在提醒義國，亞王又通知美代辦，謂彼非乞援於非戰公約，但請求美國考慮遵守非戰公約之方法及責任，觀此亞皇之倔強，亦有足稱者矣，

英美法對義態度

亞國既向美國提出請求引用非戰公約，以制裁義國，並照會英法等國，據華盛頓十一日哈瓦斯社電云，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英美兩國政府現在互相接洽，考慮對義大利提出抗議之舉，是否適宜，換言之即義大利他日若果以武力侵犯亞比西尼亞，英美兩國即援引非戰公約，向之提出抗議，又電云，關於解決義亞爭端一事，日來英法義三國間正進行談判，一般人認為解決辦法不外二端，(一)以和平方法使義國在亞國境內獲

來，四聖裔首次入京，亦值得一記也，



墨索里尼

得實質上之利益，㈢由亞國自行向國聯撤回解決爭端之請求，至英政府態度，則自上週以來，已有變更，蓋援引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對義國施行經濟裁判，雖獲得行政院一致通過，故此層實難辦到，蓋以保守黨均強烈反對過分反義之政策，故政府態度，勢不能不有所變更，英國各黨均以為英國與其代國聯調解爭端，不若助國聯出此難關，故英國之新策略，應如何不令國聯暴露其軟弱無力，並如何消釋國聯會員國間之意見衝突，而使國聯威權不至喪失，故英政府一方面向法義開始進行談判，另一方面則業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徵詢意見，談判結果如何，尚不可知。

愛文諾訪英外相

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於八日抵倫敦，九日訪英外相賀爾及艾頓，討論國聯理事會與大會即將處理之各項問題，英國政府尚未放棄以和平方法解決義亞糾紛之希望，英政府始終承認如和平解決失敗，將發生嚴重結果，此為與愛文諾氏談話主題之一，據消息靈通人士，指出國聯行政院將於本月二十五日召集會議，指派中立國仲裁員，在此期前，英國不擬以亞國問題向行政院提出云，愛文諾定十日午刻與不管部閣員艾頓同餐，星期四與首相包爾溫會晤，星期與外相再度會談，

仲裁委員會停頓

義亞仲裁委員會係根據一九二八年之友好條約第五款而成立，調解維魯亞邊界糾紛，自六日發生爭執後已停止會議，據非官場方面消息，糾紛之起，乃由亞方委員要求其發言人士發言辯護之際，應有全權，而不受任何限制所致，義方代表之主張，為若席士長此堅持維魯亞一地，乃位於亞國疆界之內，則義方不能接受亞代表之意見，亞方委員並提出推舉第五仲裁員之議，義代表亦予拒絕，於是委員會乃決議停會，以彼此意見報告有關係之政府，據希維寧根九日路透電，調查義亞爭案之共同委員會所釀成之僵局，昨日仍無法打開，今日該委員會將決定是否值得繼續開會，聽取雙方辯詞，至於僵局之成，乃由於義方委員反對亞方委員主席士宣布數次發生衝突之維魯亞一地，乃在亞國界內所致，義代表爭稱委員會僅受權考慮爭案之原因，而非勘劃界線，不允續聽席士發言，聞義委員現正候羅馬之訓令以定行止，又據羅馬八日電，義國方面對於希維寧根之義亞委員會或將解散訊，並不驚異，更無失望表示，蓋一般相信，用和解方法將不能獲得急轉的解決方法也，從各方面觀察，義大利之意向均欲以軍事獲得滿足，義參謀部之作戰計畫，刻已擬成，但除非受國聯恫嚇能度所刺激外，則戰事至早在八月底前可不致開始云，又電云本日義大利全境實行動員，狀甚忙碌，據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義亞混合仲裁委員會亞國代理人席士教授，頃由荷蘭抵此，攜來委員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其原文將於明日發表，席士並有一函與決議案，同時提出，內容說明國聯行政院之干涉，實屬刻不容緩云。

德宣佈造艦程序

德國於六日將造艦程序直接通告英法及其他倫敦海軍條約各簽字國，八日公佈其造艦程序係依照最近英德海軍協定，許德國置有等於英國海軍百分之三十五之噸位而擬定者，其已造與將造之艦數如下，二萬六千噸之戰艦二艘，裝十一吋口徑之大砲，一萬噸之巡洋艦二艘，裝八吋口徑之大砲，一千六百二十五噸之驅逐艦十六艘，裝五吋口徑之大砲，潛艇二十八艘七百五十噸者二艘，五百噸者六艘，餘二十艘皆二百五十噸云，據倫敦八日哈瓦斯電云，關於德國海軍造艦計劃，據此間消息靈通人士所稱，其中一部份軍艦於倫敦英德海軍談話之前，業已開始建造，又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份造艦程序，則在倫敦英德談話前，早已擬定，兩國間海軍協定之訂立，即以德國所通知之數字為根據，除此項數字外，英政府無所知，至於日後德國造艦程序對於百分之三十五及百分之四十五兩項比率，如何安排，則尚不可知，按百分之三十五，係指德國海軍總噸數之比率而言，百分之四十五，則指德國潛艇噸數，平時不得超過英國潛艇噸位百分之四十五，遇有特別情形時，德國可以增加潛艇噸位，至與英帝國所有潛艇之噸數相等，但同時仍當保持總噸數百分三十五之比率云。

日俄問題

蘇俄於本月一日向日本提出日軍侵入俄邊境之抗議後，日本外交當局已電關東軍調査，關東軍已於五日査復，認爲並無越境事件，日政府擬强硬反駁，至日本所提議兩國設置俄「滿」國境紛爭委員會事，蘇俄政府已令駐日俄大使優列尼夫，表示應諾，優列尼夫於五日午後三時二十分赴外務省訪廣田，談約一小時半，據日本新聯社東京五日電云，優氏根據本國政府訓令，對於上月二十六日廣田・優列尼夫會談席上廣田所提議之「滿」俄國境紛爭處理委員會設置一事，俄國政府表示應諾，並對於今後折衝方法及具體案問題，謂俄政府正在考究，並請日方亦予以考究云，廣田對此則云，俄政府贊同國境委員會設置之趣旨，甚爲諒解，當即將此問題通知「滿洲國」對於折衝方法，充分予以協議云，該日廣田・優列尼夫會見席上，對於委員會設置交涉開始時期及交涉地點等，均未言及，然而此後關於三國折衝方法，當充分協商從速開始，六日午前十時四十分優列尼夫復訪問廣田，對於五日與廣田會談之內容，謂俄國政府僅對於日「滿」俄三國國境設置紛爭調停委員會表示完全同意，但設置日「滿」俄三國共同紛爭調停委員會，則與俄方之根本主旨相反，並說明具體案將來應互相研究，廣田所提議之本件，並非俄方加以受諾，事實上不過日俄間意見一致而已，對於俄國之面目，保持有所陳述，廣田對此則稱，日方對於貴大使之說明，已予以諒解，然後作種種懇談，十二時半俄使始辭去，可見俄方意向，係希望設置日俄間及「滿」俄間或單獨與日本之差別的紛爭調停委員會，對於日「滿」俄三國共同委員會之設置，則表明不贊成，據電通社東京十一日電云，駐日俄大使優列尼夫，就俄「滿」國境糾紛解決委員會設置問題，於十日下午三時半訪問外相廣田，提示其具體案，並討論約及一小時之久，會見時先由俄使發言，謂蘇俄政府對國境糾紛委員會之設置，極表贊成，故刻正研究其具體的組織辦法，而擬依一九二三年與羅馬尼亞間所訂條約之意旨，設置此項委員會，廣田當即答稱，蘇俄與歐洲接壤國間所訂條約，概屬於事務的，未必即適合於俄「滿」國境事態，故須與「滿洲政府」及本國海陸當局協議後，方能示其具體案云，據此，則此事在今後交涉中，似難免引起相當波瀾，東京六日日本新聯電，關於日俄「滿」三國境紛爭調停委員會之目的及創立方式，目下外務省事務當局所擬具者如下，㊀三國國境紛爭調停委員會者，係爲於當地能速解決日俄「滿」三國國境一切紛爭事件，而防止日俄「滿」三國發生不幸事件爲目的，㊁國境共同委員會之創立，其中央委員常期設於長春或哈爾濱，小委員會設於國境紛爭之發生地區例如黑河・綏芬河・滿洲里等地，㊂國境事件首應於發生地區小委員會提出解決之，如不能解決時，再移交於中央委員會處理之，㊃中央委員會除限於不能解決事件即移交於正當外交交涉或政治交涉，以善處之，㊄各當地小委員會以日俄「滿」三國地方官憲及外交官軍憲構成之，㊅中央委員會由俄方駐「滿」大使參事官的階級之人物參加主持之，俄方之辦法，以駐日大使館參事官參加之。

宇垣返東京與日本政局

日本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因預算問題於八日赴東京，一時日本政界傳說宇垣將組織內閣，日本各方多謂宇垣此行，帶有政治意味，按宇垣爲日本有數軍人政治家，故有此種傳說，研究日本政局者所宜注意也，茲將日本通信社電報錄載如下，東京十日新聯電，此次朝鮮總督宇垣之來東京，係以來年度預算編造，朝鮮統制與政府協議爲主要目的，然而現下時局，政界各方多以爲宇垣之入京，帶有政治意味，秘密來訪者，大有人在，十日晨宇垣特與首相岡田，內相後藤會見，對於時局問題，交換深刻之意見，宇垣並更定於十一日與拓相兒玉會見，此外藏相高橋・陸相林銑十郎以及淸浦伯爵・齋藤實子爵・西園寺等公爵，均當往訪，交換意見，尤以與林氏之會見，在宇垣與軍部之間有種種風說之際，實堪注目，十一日電云，日陸相林銑十郎與朝鮮總督宇垣於十一日會見，關於朝鮮人移民滿洲問題，交換意見，以林氏前視察滿洲之結果，此不僅爲對朝鮮之統制問題，因滿洲治安及農村經濟上感受非常影響，極抱痛苦之關心，曾令對滿事務局總裁對本問題樹立久遠之對策，以朝鮮總督府當局之意向方針而考慮之，對滿事務局・拓務局・朝鮮總督府，「滿洲國民政部」各當局之間，樹聯絡根本之方針，而加以統制之，故對朝鮮人移民滿洲，有積極實現之可能。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七月五日起
至廿四年七月十一日止

七月五日　星期五

▲國府命令公布郵政法及保險業法。

▲汪病無變化孔祥熙往慰問。

▲立法院修正通過職業介紹法案，會計法案，通過妨害國幣懲治條例及疏通監獄條例全文。

▲蔣作賓由日啓程回國。

▲江水仍漲湘浙豫雨洪水成災。

▲俄駐日大使優列尼夫訪廣田外相商俄滿糾紛問題。

▲美國答覆亞國謝絕干預義亞糾紛。

七月六日　星期六

▲沙市大堤外垸堤全潰。

▲京日領須磨再訪外次唐有壬。

▲孫科馬超俊探視汪院長病。

▲黃紹雄朱家驊程天放由漢飛回京。

▲孔顏曾孟四聖奉祀官離濟入京。

七月七日　星期日

▲新生案解決。

▲武昌行營召開防水會議。

▲秦汾傅汝霖由京出發視察水勢。

▲聖裔奉祀官到京。

▲蔣伯誠自漢乘輪入川謁蔣。

▲褚民誼談汪病尙未脫險期。

▲陝晋大雨隴海路灞橋段被冲毀。

▲張羣陳儀由滬返京。

▲商震到保。

▲陳策在港接收海圻海琛艦。

七月八日　星期一

▲武昌行營開防汎會議。

▲立法院修正共產黨自首法重要份子亦准自首。

▲四奉祀官在京宣誓就職。

▲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葉琪在邕墮馬斃命。

▲冀省委宣誓就職。

▲黃紹雄熊式輝由滬返京。

七月九日　星期二

▲德國宣布造艦程序共造軍艦四十八艘。

▲新生案宣判杜重遠徒刑一年二月並不得上訴。

▲張學良飛沙市視察水災。

▲行政院議決電令十二省府加緊防汎。

▲蔣委員長對成都學生訓話立志救國。

▲蔣作賓到滬晚車入京。

▲陳策率海圻海琛艦北歸。

▲黃河水漲平漢路確山附近被冲毀。

▲洛河漫溢偃師縣城淹沒。

▲駐英大使郭泰祺向英皇呈遞國書。

七月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通過修正出版法。

▲蔣作賓大使到京出席中政會報告中日邦交。

▲黃紹雄過滬返杭。

▲四屆鐵展在青島開幕。

▲黃河在魯鄄城附近決口水勢洶湧。

七月十一日　星期四

▲黃河在魯決口水到菏澤鄆城兩縣，豫華洋堤漫溢數處，蘭封滑縣又成巨災。

▲秦汾視察長江畢乘輪自漢返京。

▲張羣由京乘機回漢籌劃救濟鄂省水災。

▲日俄兩大使館準備南遷。

▲中宣會電各省市黨部指示防災工作領導人民護堤搶險。

▲京日領須磨晨訪唐外次談三小時。

▲滿鐵副總裁八田與關東軍部在長春作首次會商開發華北經濟問題。

論評選輯

考績與行政改進

上月杪，立法院例會通過公務員考績法及考績獎懲條例，我們現在所論屬行考績與行政改進的關係○

近來我們時常指出行政改革的重要○我們主張改造我國的行政系統，不祇爲青年謀一條職業的出路，也不祇爲政府節省些許經費○整個政府恐也容不了所有的失業青年；所有公務員都枵腹從公恐也省不出預算所缺的一萬萬元○我們主張行政改造是就政治論政治問題的○

近三四十年來是我國政體改革時期○所以國人及政治學者泰半注重在民權，憲法，總統制，內閣制，民主，獨裁等問題的研究與爭辯○這些問題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想建樹一個所謂現代的政府，祇有上層制度的變遷是不够的○我們可以將現代政府比做現代的軍隊○一個軍隊如若稱得起現代兩字，則不但牠的將卒的階級組織，服裝禮法，以及一切表面的制度應是新式的，而牠的訓練與設備必是合乎科學的方可○如這軍隊所用的兵器，仍是刀槍棍棒，則牠的外表無論怎樣時髦，也是無用的○現代政府亦正如此○政治體系的模仿之外，還須建樹一個新的政治機構，新的行政系統○並且這種新式政治機構的產生與運用，也不是很簡單的事○我們是爲改造牠，也許要經過類似辛亥革命，國民軍北伐的殊死奮鬥○也許要全國輿論總動員○無論如何，幾千年的腐敗吏治系統，總可以稱得起是個頑梗的仇敵○

現在國內提倡行政改造的，主張頗不一致○有的主張樹立考銓制度，有的主張講求行政效率，有的主張嚴行考績，又有的主張這幾種方法同時並用○我們則以爲對於這些方策，應先加以鑑別，在其中找得一個先後的秩序，方能形成一個合乎邏輯的改造計劃○而決不應將這些問題混爲一談○經過研討之後，我們以爲應當將吏治的改造劃爲三個時期：第一爲澄清仕途時期，第二是樹立考銓制度時期，第三爲講求行政效率時期○這樣三個時期，正如中山先生於政治制度的改造時所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一樣，雖然在各時期當中劃不出一條截然的界限，然而大體上若依這個程序施行起來時，實可以得到許多方便○良以仕途不澄清，則考銓制度不能樹立，考銓制度不能樹立，則行政效率無從講起○

中國人是健忘的○國民革命軍方推倒北洋軍閥時，我們到處可以聽到肅清吏治的口號○近三數年來，新局面已經粗定，於是講考勤與效率的呼聲又高入雲表了○國人不但健忘，並且最容易被催眠○現在我們願立時提醒國人：我們的吏治問題，仍和以前一樣嚴重！所以依上面所劃分的三個時期看來，我們目前主要的工作，便在怎樣肅清仕途○肅清仕途的方法是甚麽呢？那便是考績法或抽考法○由此我們可以見到考績法與我國行政改造是有如何密切的關係○

不過我們在這裏應另立下一條原則○便是：我們今日講考績不祇是爲考核公務員的勤惰，不祇是爲測量他的效率，藉以評定等級，分別決定獎罰的；我們乃是要藉着考績來甄別那些已被胡亂登庸的公務員之勝任與否，來藉考績決定這些人的去留的○我們是拿考績來做樹立考銓制度的初步工作，而不是像歐美早已樹好文官制度的國家，再藉考績來促進公務員的效能的○我們尙談不到這一點○我們要拿考績當做猛烈的瀉劑，而不應視之爲榮養品○

其次，考績在方法上也須求其能生速效○歐美各國的公務員之考績，是由各主管上級長官來執行的○但是中國在用人制度沒有改善之前，是不能採用這種方法的，因爲長官所考覈的員司，正多半是由他直接或間接援引錄用的親黨○由他自己考覈自己所用的人員，實際必等於掩耳盜鈴○

分析此次公佈的考績法，即知道我們所提出的以考績來澄清仕途的計劃是不會實現的。公務員考績奬懲條例第八條裏說：成績過劣應行解職人員，年考不得少於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二，總考不得少於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四。是則較去年考銓會議所通過的每年抽考現任公務員十分之一，期於十年內，刷新吏治的議案，更嫌妥協無力了。考覈的長官，也正是直接上司。雖然「初覈覆覈長官有徇私舞弊時，應依法分別懲戒」，但對比較高級的有考覈權力的「政務官」，考績法又不適用。並且用這種考覈的方法，於每年必須裁人時，其去留標準亦必爲私情而不爲勞績。如此更將使現有制度劣化。十八年國府曾公佈與本次所通過的相似的考績法，所生實效很少，這次考績法的未來，現在我們也可以想像到一二。

總之，我們在今日應理解行政改造的重要，應將考績或抽考視爲澄清仕途的初步工作。當局所擬的辦法，雖尙不能滿足我們的希望，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却不應鬆弛下來。

（錄七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新法律與法律威信

本月一日起，國家有極重要之新法律四種，同日施行，即法院編制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是也。國人對於法律，向來漠視，惟以上四法，於人民生活關係至爲密切，一經改訂，民衆立可感覺利害，故法律威信能否樹立，端在政府奉行新法能否嚴格。吾人於此，願貢數言，以促當軸之注意：

一，新法院編制法，將從來之四級三審制，改爲三級制，實爲我國法制上一大改革。惜司法行政部於茲法釐訂之初，未曾顧及國家財力，制定之後亦未作通盤打算，以致雖經宣布實施，各省爲經費關係，仍未能全國一致實行，殊於法律威信，損失不少，此吾人所當引爲遺憾者。即決定實施之處，經費不足，捉襟見肘之現象，猶復所在多有，此實有礙民衆觀聽，甚願中央主管院部與各省當局，重視國家法律威信，於既經實行三審制，增設高等分院及地方法院之後，務當寬籌的欵，便利辦事，勿令訴訟當事人惶惑。

二，舊刑法實施中間，政府迭經制定單行的特別刑事法規多種，將一部刑律，支裂破毀，識者病之，同時更令法律威信，爲之喪失。立法家有鑒於此，因將各項特別刑法中多數規定，列於新刑法之內，意在使刑法單一化，以圖補救前失。草案甫經披露，各處已發起廢止特別刑事法運動，顧至今日，尙無結果，此於法律威信，所關尤大。蓋從前特別刑法，猶可謂爲補充刑律之不備，今刑法既有明文，乃仍然保存若干疊床架屋之類似的法令，當軸將何以自解於國民？此點不能不望政府注意，迅予分別宣布廢除也。

三，新刑法最大特色爲制定保安處分制度，計分六種，均須有相當處所執行，如感化院，醫院，精神病院，救濟院，戒烟所，教養局，或習藝所之類。各地雖有相似機關，然或係慈善事業性質，或由行政官署主持，究竟能否供收容特種犯罪人之用，實是疑問；藉曰能之，而管理之權，別有系屬，能否受法院之託相與合作，亦是問題；尤以感化院之設，於少年犯罪，關係極大，實以由司法主持，較易發揮效率，而實際上法院經費且告竭蹶，囚犯口糧，且無着落，甚至某處未決羈押之看守所尙須向社會募捐建築費，則少年感化院之難望特別成立，更無待論。此事在司法行政部本有明令致各省法院，飭將上項保安處分之執行處所，詳細調查，限於本年六月十日以前呈報到部。究竟報告到部者曾有幾省，固非吾人所知，惟就大體推測，適於此類作用之場所，殆極有限，如此時急遽籌設，恐亦難期完善，然則新刑律雖有良法美意，實際不易發生效力，是亦徒損法律威信而已，此又不能不望負責當軸有以促進之也。

四，新刑事訴訟法，對於人權保障，規定綦詳，如拘逮被告之限時訊問，羈押被告之嚴設條件，延長羈押之明定期日，案經上訴之撤銷羈押等等，確予被告人以極大之恩惠，如能嚴格實行，必可減少囹圄人滿之患，更可使民衆感覺人權之價値與法律之力量，此點竊望院部當軸務宜隨時三令五申，責成該管法院嚴格遵行，民衆幸甚。抑吾人重有感者，年來因監獄充塞，政府迭有通令，設法疏通，在官廳當然在法律範圍之內，厲行假釋或減免，然而行之多次，人民轉有玩法侮法之感，實不如在平時即鄭重羈押，或隨時厲行緩刑假釋諸規定，根本上使獄囚勿過充斥，是亦保持法律威信之一端也。

以上四點，略抒所感。吾人甚望政府與人民皆宜實愛此四種重要新法律，奉行久遠，自可愈覺其有利於民衆，蓋法律之效，久而彌彰，中國法信不足，條出固多，而改革太驟，變更太繁，要為主因之一，此點尤望政府中人切實注意，自經此次改訂，勿再輕言更張也。

◇　◇　◇　◇　◇　◇

義亞戰爭之可能及其局部性

（錄七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義大利及亞比西尼亞間戰爭不可避免之說，自本年一月義法協定成立之時起，即已再四電傳，但實際正式戰爭却始終未能實現。最近因英國方面積極出面調停義亞爭端，使義國方面焦慮，而圖亞更亟，於是義亞戰爭爆發在即之宣傳乃又盛行，有謂美國政府已令駐亞美國代辦勸告美國僑民離亞以保安全者，有謂英國政府亦已決定在最近令僑亞英國人撤退者（六日聯合社倫敦電）。究竟義亞戰爭爆發之說仍只係一種宣傳？抑或有實現可能？如果實現，是否將引起歐洲之國際戰爭，抑僅限於非洲？義亞戰爭實現後對於遠東將有如何影響？此俱研究國際政治者必須認識之問題，不可忽視。

據吾人所見，義亞間之糾紛殆已接近於可以爆發戰爭之程度，而非可由義亞雙方之隱忍自重而更敷衍遷延者。從主動的義方言之，義國積極備戰已有數月，新調至非洲之軍隊聞已逾十師以上，故在實力上已有相當勝算，似不必再多猶豫；而在另一方面，從外交關係着想，當日前英德海軍協定雖成而天空公約未決之時，亦即當法英對德關係尚未一致，法有依賴法義協定的必要之時，如不於此乘機解決對亞問題，使法國尚能在對德關係上作助義之用，使德國尚能在對英法關係上保持其中立的態度，使英在對法及對德關係上尚不能真以實力對義抗爭，則他日歐洲四強角逐局面一變（無論其為英法對德義，或為英德對法義之局面），將失却確定義國在亞比西尼亞之經濟的優越權之機會。故義國趁此時而圖根本解決對亞問題，從外交關係言之，乃策之最上者，此無怪乎黑衫宰相毅然公言關於對亞問題絕對排斥第三國之干涉，及公言唯一解決義亞糾紛之辦法為亞方承認義國對亞軍事占領之權利也。其次，從被動的亞方言之，明知實力不敵義方，而從當初起至今猶始終強硬不肯讓步者，一方面固由於民族存亡所關，有寧為玉碎不求瓦全之決心，另一方面當亦因預料英國不能袖手旁觀，法國縱因義法協定而在表面上旁觀；然義亞問題一提出國聯，預料法國亦終必因欲保全國聯之威信而在事實上袒亞之故。然現今歐洲四強角逐之局面已成，國際之形勢不變，英既無實力相助，法在英德海軍協定直接漠視國聯之際，當然更不暇求顧全國聯之道，故亞方於此乃不能不陷於四顧無援之絕境，以亞國之國民性言之，殆只有破釜沉舟之一途。觀亞國對於美國之提訴，即可覘其決心，蓋在滿洲問題發生以後，所謂非戰公約之權威，久成疑問，美國之不能為弱者援助，亦已不成問題，亞方寧不知此，知之而猶採用此種事實無效之手段，則其不希望因此獲得真正之援助，而特欲利用之以得世界之同情， 殆可想見， 同時， 其決心一戰， 亦不待多言矣。

依上段所述，可知義亞戰爭在最近爆發之可能性之大，故義亞戰爭在最近殆不可免。然若因此而謂義亞戰爭將擴大為歐洲戰爭，則又屬過慮。何則？目今在非洲與義方對亞有爭點者，只有英國，而英國在目前不但因實力上不願冒險，而只以敷衍和平為務，且英國對歐陸乃至對亞洲美洲之利益較諸對亞之利益，何啻大百千倍，目在一旦對義作戰時，皆有喪失之虞，以素善多邊外交最會打算之英國，豈肯為小失大，故英國殆不至因此而牽入戰爭漩渦。其次，法國不但尚儼守義法協定，且亦極端以保持和平為務，當然更不至捲入漩渦。其次，從德國言，或甚願趁此時機一作傾國冒險之舉，然單獨作戰則實力未充，與義合作則無以解決義德將中歐之糾紛，與英合作則英決不至坐被德拖進漩渦（須知英德海軍協定只是部分的協定，只是英之多邊外交之一種表現，決不能因此而認英德已聯合成為一整個集團），故亦無法直接擴大戰爭。除義國外之歐洲三強既不願或不能擴大此種戰爭，其他唯三強之馬首是瞻者，當然不成問題，故吾人敢言，義亞戰爭若實現後，亦只限於局部。

義亞戰爭一旦實現時，在直接關係上雖僅屬於局部，然在間接關係上，對於歐洲政局乃至世界政局，却能發生絕大影響：在歐洲，將成為改變四強角逐局面之因子，在世界將成為促進大英帝國集團更進一步的密結之因子，在遠東將成為英美合作乃至日英美合作之因子——此為在各國集團經濟政策下之必然的政治反映，以頭緒紛繁，非數言可以說明，容當另題

論之。總之，從強鄰逼處實力單弱之中國言之，義亞戰爭之危機，除在其影響上可以令中國國民發一深省外，更可給吾人以莫大教訓，例如(一)義國輿論謂亞人非文明人，不可與論和平及自由，(二)義國政府公言英國提議之割讓土地非義國之所求，義國所求者乃在軍事的占領及經濟的優越權，(三)非戰條約之主張國，在義軍壓迫亞境之今日，猶謂非戰條約可靠，且勸亞國力保和平，事實上即勸其坐待宰割，等等，皆其顯著者。吾人對此等，將作何感想乎!?

(錄七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大學合理化問題

合併國立大學之議，邇來頗爲時賢所談論，所持理由，多與吾人意見接近，故復略述所感，以質高明。「獨立評論」於最近一期，刊載兩文，一爲王伏雄君之「合併國立大學芻議」，一爲任叔永君之「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王君提出合併國立大學之三項理由：「一可以集中教學人才，二可以擴充學校設備，三可使學生生活團體化」，雖不失爲合併國立大學之主要理由，然尚未足以盡其應行合併之全部理由。就今日全國大學現狀而言，不獨求程度適合之學生甚難，即求學識相當之教授亦不易。試舉醫科一例而言，北平大學之醫學院學生，只要高中畢業，考試合格，便可入學，而協和醫學院之學生，則須在大學肄業三年後，方能應試。入學之後，必須經過五年之聽講與實習，方得畢業。所取學生之標準，如是不同，而教學內容，亦判若天壤，可見辦大學之難，逈非掛一塊招牌所能貫澈其目的也。全國國立大學，有十一校（特種及省立或私立大學不計）之多，若考究其內容，則求能名實相符者，實等鳳毛麟角。由此以觀，則與其多設名實不符之大學，曷若少設大學而求其實質之提高？任叔永君於該文中，提出三點，加以討論：「一學校的地點，二學校的組織，三學科的分配」。關於第一點，任君援引民國二十年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書之一段，以證明大學分配之不均衡。其言曰：「就吾人所能確知之事實，在一九三〇—三一年中，十五國立大學中，有十一校設於三個城市之中；省立大學十七校中，有九校設於另外三個城市；又有三個城市，除國立大學外，復有二十七個立案私立大學中之十九校。」此項調查可以證明我國設立大學，並無確定標準，而設立大學之地點，更不足以表現該地大學之特色。關於第二點，即學校的組織問題，則大抵未曾根本改革。關於第三點，即學科的分配問題，則十一個國立大學之中，文理兩科爲全體所共有，法工兩科爲七校所共有，農科爲六校所共有，教育科爲二校所共有，商醫兩科則各爲一校所獨有。由此可知，凡在同一城市之大學，最易雷同者，爲文理法工四科。同一地方，而國家設置重複學科之大學，理由安在，殊難索解！

吾人對於王任兩君意見，完全贊同。吾人相信國家教育制度應有確定方針，上自研究院，下迄幼稚園，每設一校，必有一校之效用。每設一科，必有一科之用意。教育即爲「造人」問題，應造就何種人，皆須有預定方案。譬彼紡績，此時此地，應織何種花樣，最可適用，須有圖案。造人亦然，國家非認清環境，究竟如何造就適應時勢之國民，不能不確定教育方針。自幼稚園以迄高小，不過爲養成公民之初步教育工具。自初中以迄專門學校，不過爲授與國民以獲得生活之簡易技術。自高中以迄大學或研究院，乃國家培育其所需要之各項專門人才，同時又爲研究高深學術之機關。此項人才，不僅爲其個人取得較優秀之生活技術，且期待其將來能担當國家大任。大學既負如此重大使命，則國家應視其領土之廣狹，人口之衆寡，高中畢業生之多少，及國家社會每年所需求之各項專門人才之數目，以確定其設置大學之校數，地點，及學科之分配。有此基本方針，而後每一大學，皆有效用，而每年各大學畢業生，亦皆有用處，不至有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歎。我國大學散漫無統系，每年二三千畢業生尚苦無出路，則與設立大學之目的，不亦背道而馳乎？

吾人主張政府對於全國國立大學，必須加以整理，務使每個大學皆有特色，而教授與學生之實質，皆能名副其實，足與各國並駕齊驅，而後我之文化程度，方有到達水平線之希望。不甯唯是，政府對於私立大學亦當加以嚴密監督，凡在同一地方，學科相同並無特色之私立大學，似應設法合併，以免冗濫。尚有進者，吾人默察當前我國國情，相信與其設立高中，不如多設簡易職業學校。與其設立大學，不如多設高等職業學校。今日各方盛談物質建設與生產教育，唯物質建設，需要高級及初級技術人才甚多，若非設法養成，何以促事業之進行？生產教育，需要技能，若非多設初級職業學校，何以謀生產智識之普及？故整理國立大學爲一重大問題。而設立職業學校又爲一重大問題。教育經費若能寬裕，則多設幾個大學，似亦無妨，但充實內容，提高實質，則無論經費如何不充裕，亦應設法實現。唯觀察財政情形，恐不允許如是浪費，故整理大學之迫切，幾爲識者所公認。所謂大學合理化問題，即使其設立地點之合理化，學校組織之合理化，學科分配之合理化，教授學生程度之合理化等是，因任王二君之論，而觸動吾人積蓄之感想；唯茲篇所言，不及十之三四，詳論請俟異日。

(錄七月十日北平晨報)

淩霄一士隨筆

儀徵厲秀芳道光間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共「夢談隨錄」述及入闈情事及感想，宜賓陳代卿同治間兩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有「秋闈紀事」之作，前曾類錄。（見本報八卷二十七期拙稿。）蕭山汪輝祖乾隆間以寧遠知縣兩次分校湖南鄉試，其「病榻夢痕錄」有所記載。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云：『是歲預行己酉正科鄉試，七月初一日行賓興禮，亦創舉也。縣入國朝，惟雍正壬子乾隆甲子中式二人，諸生絕意科名，又距省遠，每科應試者三四人四五人不等，士氣日頹，甚乃以刀筆餬口。余錄其可造者，收之書院，月四五課，親董勸之，應賓興而貧者，酌給卷資，並禀督學寬取遺才，以示鼓勵，故赴省之士由科舉者二十三人，應錄遺者十四人，爲數十年未有之盛。奉聘入闈，……八月初一日院考簾官，取第一名。（四書題可以爲師矣，詩題披沙揀金得文字。）初二日藩司柬送科場條例。是科始令舉子三場試藝皆開寫添註塗改字數，每場不得過百字，硃墨卷皆點句鉤股，二場默寫頭場試藝，經題專用詩，次年會試用書，下科鄉試用易，以後鄉會試輪用春秋禮記，分用訖合用五經。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仁和蔡毅堂先生（共武），刑部山西司主事吳縣潘畏堂先生（奕藻）。畏堂先生余都門舊交，然每呈薦頗不相得，蓋先生所取尚才氣風華，而余薦卷則取沈實。先生笑語余何以必欲得老門生，余曰：「某中式時已近四十，設爾時本房師專取少年，則某且不得爲房官矣。」先生曰：「君言良是，第掄才大典，所取之士他日當爲朝廷出力，若是遲暮，何所用之？

」事後深思」，有味乎其言之也。課藍毫雜記一卷，試院述懷詩六首。暫解銅章意灑然，誰云吏俗不如仙？來參玉尺掄才地，坐對金風洗露天。文價早輸驚拔貴，名場尚結鹿鳴緣。連宵湘岸殷雷動，幾許潛蛟待躍淵。秋闈九上四春官，席帽麻衣力就殫。從此出頭眞不易，即今經手忍相謾？虛明憲府殷殷聘，怕素公庖日日餐。文字久拋塵牘外，微才欲竭夢難安。楚客辭華自昔聞，三閭餘韻尚留芬。程材細準新材格，迷眼愁辜舊論文。會是揣摩行我法，了無恩怨與人分。心聲第一懲鉤棘，會有濂溪獨冠羣。濡毫染錠幾俄延，過眼安能信了然？不是承恩先一第，多應逐隊試三篇。尋常魯衛難兄弟，銖兩王盧別後前。爲問無雙誰國士，好從萬選覓靑錢。又聽喧喧報鼓吹，文場鏖戰已逡巡。欣逢片玉初商價，愛看飛鴻欲漸逵。甲乙我愁持鑑誤，推敲人訝拔尤遲。輪腸不盡憐才意，除是朱衣或未知。參斗芒寒夜氣深，短檠搖影更披尋。也知遇合關渠命，未敢倉皇負我心。靑鬢能消秋幾度，驪珠肯使海終沈？區區報國文章分，桃李他年何處陰？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五名，石門梅峄侯登元，湘潭江起鳳龍先法，甯鄉劉宜鑫，副榜一名，華容程廷舉，廷舉前副榜也。甯遠中式一人，樂之新；生與王定元李承臍，余所稱書院三俊者也。」翌年己酉云：『是年恭逢恩科，七月行賓興禮後，奉調至省。……八月初一日院考簾官，取第二名。四書題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詩題披沙揀金得求字。初二日藩司柬送科場續例。是科同考官閱卷應加切實評語。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漢軍徐鏡秋先生鐳，檢討普安鄧蘭溪先生再馨。至二十七日塡草榜，本房遺卷皆補加小批。鏡秋先生受業孫遲舟編修，曾見余詩文，定榜後樓陳舊欵，相得甚歡。課藍毫再記一卷，書懷詩六律，簪花又傍玉堂仙，稽拜承恩列座偏。白髮今年添幾許，藍毫有約待重研。茫茫得氣秋風遠，鵰鶚盤雲勁翮聯。是處楚材供採擷，知誰飛步冠羣賢。棘院沈沈月影寒，商量文律坐更闌。人多舊侶纏綿話，餞檢生書反覆看。大府例容寬禮數，科條新與戒欺謾。名銜莫訝如蠅細，永叔曾呼小試官。壽考培材典禮殊，連番科第闢皇途。文章有價士言大，評騭無私士論孚。敢以微瑕輕白璧，却愁依樣畫胡盧。此中趣味嘗曾徧，十五年前策蹇儒。場屋虛聲昔飽叨，廿年落拓鬢霜毛。何圖垂老銅章吏，屢厠衡文玉尺曹。翰墨前緣榮幽錄，風塵俗狀愧形勞。機邊舊樣模糊甚，乞取新花式俊髦。幾回把卷獨微吟，秋露新涼入夜衾。陸覺精神輸往昔，勉支筋力到而今。衡量怕負掄才分，鐙火私憐下第心。頒略官題珍重意，長期妙揀出沙金。匝歲秋光彈指中，九人幸得六人同。重來誰預三年約，此去多憑尺素通。衰未敢慵猶戀職，病如催老欲成翁。賞奇更與燒殘燭，萬一能酬稽古功。內簾十詠十首。入簾云：委佩戢冠鵲雁齊，至公堂下即雲梯。縣名唱到容長揖，試卷攜歸見品題。瓜李周防門下鑰，蟲魚互訂壁分黎。從容獨有金陀客，冷眼看人五色迷。分房云：久矣新除各就銓，籤題曾不繫官聯。龍鐙忽換東西舍，坐席遙分上下筵。鍼芥若投應得地，燕鴻相避總隨天。憐余短視茫茫甚，恰傍前榮獨炯然。掣卷云：暗中結契足文章，豈有不休忖量？多士唱名纏給卷，九人同考已分房。鵬摶一任摩空漢，蝶浪誰容過短牆？此際投胎關禍命，恩無可感怨應忘。命題云：冰壺清映兩心同，造化全歸數字中。百步懸侯臧發力，萬花鏤樣待春工。案頭條例長箋鉄，紙額關防小印紅。捧出層門爭引領，杜枝香裏散秋風。閱卷云：赤爵丹文射兩眸，澄心先自滌輕浮。還珠可許仍留櫝，索劍何當僅刻舟？憾有詩憐排雁齒，發牙字欲辨蠅頭。瓣香卅載南豐祝，三楚風騷自古優。薦卷云：爲揀精金披盡沙，爛斕入手望九賒。堂前許試量才尺，胎裏還分障眼紗。便有

瑕瑜能不掩，終難錄兩信無差。從教近學增聲價，都是春階桃李花。落卷云：千古文心如面然，春華秋實那能全？風發駒影馳彌迅，蜀道蠶叢徑易偏。無可奈何終一抹，誰能堪此又三年？飲名多少荊南客，枉費君平卜肆錢。 搜遺云：緘題入彀已經宵，棐几重攤念寂寥。萬一看朱曾誤碧，尋常畫雪可兼蕉。摘髭科第恩方渥，撒手因緣氣忍驕？添得幾行評語在，鴛鍼欲度轉無聊。 草榜云：甄別連朝水鏡如，欣從碧海掣鯨魚。里居未識青衿籍，次第先憑紅號書。得入彀中差不負，懸知名下定無虛。翻愁前度成均士，狙擊重驚中副車。 揭曉云：奎光四照恰飛騰，士氣三湘正蔚興。甲乙姓名文字券，風雲際會鬼神憑。初昏傳促譙樓鼓，報捷先籠驛路鐙。淡墨晴霞相映射，歡聲到處頌升恆。 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六名，武陵姚定益長沙曹有健常德唐廣樂攸縣鄧德麒湘鄉王步雲安鄉樊恭清，曹生撥歸醴陵樊柏林寅捷，副榜一名，零陵劉方璿，方璿己酉拔貢生。先是，塡草榜時，余以戊申取中副榜，由副榜生再中，稟商兩主考，如拆副榜彌封本係副貢生，請以備卷易之。是日主考言之監臨浦公，浦公以爲然。比拆副榜，第二名果副貢生，遂易以備卷。至方璿拔貢生，主考欲援副貢例，浦公曰：「永州無正榜，當令副榜有名。」因不易。科名有數，不其然乎？』可彙閱，均有關科舉掌故。輝祖久困場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鄉試中式，年三十九，四十年乙未成進士，年已四十六，（在湘官州縣，長於聽斷，以循吏稱。）其戊申分房時，年五十九，己酉又分房，年六十矣，詩怡可味也。（戊申與主考潘奕藻論取士風華與才氣之分，可與陳寶琛洪鈞事（見本報本卷二十四期。）合看。）光緒十二年丙戌會試內監試李鴻逵所撰「春闈內簾雜詠」「衡文歌」「闈差行」諸作（見本報九卷八期十期）與輝祖詩雖有莊諧之異，亦正可類觀。先研甫兄壬辰（光緒十八年）「分校禮闈雨夜有作」春寒料峭酒籌添，夜雨聲聲夜析嚴。樺燭不知多少淚，迸將緊響撲重簾。 簾前安得萬朱衣，愁對紛紛落葉飛。我亦當年蘇季子，可憐同病竟難醫。 及癸巳（光緒十九年）典試四川時「中秋望月闈中校藝三首」，由來人士表華陽，欲采風謠貢廟堂。齊魯之間方樸學，卿雲而後挺名章。但期衡雀平如燕，只恐山雞舞似凰。橫舍巵言今漸涌，塞涓還待大爲坊。 江源高踞富鍾英，歎薄詞瀾肖象呈。海上蜻原非我好，叢間罷或使人驚。漫操歌舞周師曲，並作中和漢代聲。獨愧虛車持藻鑑，夜闌學燭意怦怦。 桂月流華斗柄移，幾人高唱步虛詞？錦波異彩騰箋紙，瓊府初桃引履綦。獻藝當年同立鵠，寄書有客訊蹲鴟。秋來蹤跡如旋磨，郤憶攜家渡海時。 並錄於此。

梁章鉅「歸田瑣記」記朱珪晚年事有云：「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爲昌黎韓公。公以爲代韓公者爲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回首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所記亦然。梁姚均朱門生也。其事不足論，惟朱爲乾隆十三年戊辰翰林，吳則次科辛未大魁，於朱爲翰林後輩，而兩人宦歷，此外更無相謂前後輩之處，「老前輩」或「老同年」之誤記耶。（朱吳丁卯同年舉人。）

南昌出土之古鏡與漢磚

蔡敬襄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南昌省會附近之大郎廟後山，荒塚壘壘，工人掘其土以填飛機場，發現古鏡五枚貨泉頗多。又在同一地點發現建寧三年磚文。攷建寧三年爲漢靈帝庚戌紀年號，即南州徐孺子卒之第二年，距今一千七百餘年，足證此鏡屬漢也。現工人掘山之上層，多未朽之棺木，用以炊飯，燒火禦寒。至中層有唐開元錢宋磁器，悉毀損。至下層，漢玉拱璧銅劍瓦器尤多，斯鏡乃在下層也。工人毫無知識，鋤鎩鋒利，鏡脆易碎，感賦二絕。

文字花紋屬晉前，墓磚現出建寧年。如何不幸遭塵劫？火燄刀兵到九泉！！

鹵莽無防聽缺殘，誰能恢復得全完，傷心吾國前途禍，破碎河山一樣看！！

漢長生竟

漢長生鏡銘

湅石英下之清，見己已(日)(于)知，人請(情)心志得，兮樂長生

此竟文字花紋精工，惜破爲五，幸字未殘缺，惟人字中損耳。按許鄭文叢松所得漢石經殘字，臣獄其君之獄字用言旁之，試則此情字用言旁，在漢時亦如是也。

漢龍虎鏡銘

（鏡之中央篆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昭(照)是明鏡誠快意，上有龍虎四時宜，長保二親樂毋(無)事，子孫煩(繁)息家富熾，予(與)天無極字大（大下應有一字或脫去耳）

既獲上鏡，復得斯鏡，黑澤如漆，光可愛，其篆文之奇妙，花紋之精細，與金石索所載漢尚方御鏡相似，且有超乎其上之處，眞漢物也。惟遭土工鋤底之劫，破碎四塊，余用手術合成而拓出，乃得恢復圓形。此鏡倘不破碎，土必視爲奇貨，索價昂，則吾窮措大之生涯，不但不能購入，且無此眼福，況得而藏之乎？又感土工破壞之賜。

漢龍虎竟



漢建寧磚文

漢建寧磚文

此是甎之平面，用漢建初尺量之，高一尺三寸彊，闊二尺厚二寸，均適合漢尺度。攷建寧三年爲漢靈帝庚戌歲，南州徐孺子卒之第二年也。然孺子躬耕稼穡，家貧高尚，清風亮節，與夷齊比，斷無此花紋磚藝蓋，況此一地點，掘出精美之漢鏡及劍，銅劍，拱璧，貨泉諸富貴品，尤見爲當時掘致治罹之大人物無隙。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南昌省會附近之大郎廟後山工人取土，以填飛機場，而發現此磚頗多，惟有建寧三年文字者，儲此一方，乃成碩果耳。建字損左旁，書法楔茂雄俊，似西狹頌，竟出於南方之江西，絕漢磚者，誠堪寶貴。

乙亥仲夏之月　上浣蔚挺圖書館主人蔡敬襄手拓并識

書翁李相傾事

曾士莪

週報本卷二十一期，載徐一士先生所輯王小航先生方家園雜詠紀事詩。第十首注云。甲午之役，李鴻章爲翁同龢輩所傾。幸慈禧護持之。庚子議和。幸賴其力。爲解於外人云云。李與翁，在當時均爲清廷主要人物。而甲午庚子。爲有清興亡之一大關鍵。亦即我國國勢盛衰之最要樞紐。其人其事。雖屬歷史陳迹。頗有考索價值。小航紀事詩，直書無隱。多爲諸家所不敢言。眞一代之董狐也。但李翁傾軋之原因。詩注暨其他各家紀載。多語焉不詳。且多未諦處。識者憾之。僕於客歲因服務於大勝關徵糧助賑之役。得與合肥老宿吳韻松先生遊。在無爲，又獲識文忠族子李仲平先生。公餘之暇。每話及文忠當年事。其委折情實。多非局外人所得悉。雖瑣屑無當史錄。但由隱而知著。即隙以成仇。考其事跡。足資談助。想亦知人論世之君子所樂聞也。

李翁本係江南之大同鄉。在館又爲前後輩。其相軋雖由于帝后分黨。（李爲太后黨。翁爲帝黨。）但兩公有極端不可解之私憾。則由于洪楊時文忠攻蘇常之役。洪楊宿將譚紹洸等據蘇常日久。即所謂八王也。譚等爲一世雄傑。在當地頗得士夫之心。蘇常有八家巨紳。與譚等過從甚密。且爲官紳聯歡故。八家曾聯銜勒碑。稱頌八王在地方功德。蓋之官署。翁姓爲蘇常望族。碑端銜名。自無疑的佔一部分。文忠授降後。首先獲得此碑。收而藏之。爲制馭士紳之唯一工具。清廷律例，附逆族誅。故八姓對於文忠。因此碑之故。咸俯首帖耳。惟命以從。此爲松禪之隱憾。徒喚奈何而已。翁以師傅之尊。爲德宗心膂。對李遇事每陰掣其肘。且李既黨后。德宗所深忌。又以其用人喜延親故。行政難愜衆心。益足爲翁所指摘。迄甲午陸海軍一敗塗地。文忠更爲當時清議所不容。翁傅一派朝士。毀謗尤力。加以賣國通敵等罪名。詬辱之至比擬之爲秦檜。亦酷而虐矣。

甲午之敗。由于當時清廷狃於中國自大積習。而在文忠。以究心世界之偉人。見稱于後世。亦不免有以自蔽。其己卯三答韓相李元裕書。有云。「中國兵力倘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豈非祇有主觀的自恃。而無客觀的，認識日本全國一致之自强。遂致一蹶而不可收拾耶。戰敗後清廷之議處文忠者。亦最爲嚴厲。朝野上下之唾罵文忠父子者。亦最爲難堪。其尤滑稽者梨園丑角李趕三。乃以摘去頭品頂戴。拔去雙眼花翎。作爲打諢材料。眞未免惡作劇。亦可見當

時文忠成衆矢之的矣。

翁于甲午時，嗾帝命至津詰責文忠之喪師辱國。已見一士隨筆各條。吳韻松先生云。曾記乙未年某月，翁傅奉帝命至津有一極大之內幕。爲德宗之擬殺文忠也。翁與帝密議程序。翁抵津訪李後。逾兩小時之時間。即有正式詔書至。着立斬鴻章。即以翁傅代其位。翁至津時方寅初。李與促談至數小時。娓娓話瑣屑事。翁屢仰視日晷。語竭方去。李疑之。召集幕僚。研索翁傅此來意旨。胥揣測而莫悉其由。不知翁回都後。而掀然大波起矣。淸制凡殺戮大臣。明正典刑者。必用上方劍。此劍例存后所。翁赴津而德宗取劍于隆裕。后詢悉其故。急走以告慈禧。慈禧怒。召帝嚴詰殺李之由。帝對以鴻章當國四十年。關於軍國大計。未嘗獻可替否。抒猷籌策。泄沓自處。誤國實深。以致釀成孱弱之局。貽宗祏羞。慈禧頷之曰鴻章信如若言。罪有應得。須面詰以服其心。乃急電促李至。責之。李磕頭曰。臣才駑咎無可辭。惟於某年月日，曾奏議如何練軍備械。某年月日曾條擬若何興學育材。以及內政之設施。交隣之措置。在在皆有奏章。因悉被留中。無所爲役耳。慈禧諭令搜檢原摺。而宮門內如所謂外收發者。未見登記。乃於內庭收文簿錄中。（如內收發）始載事由。其各項原摺。悉捆置於某宮某樓上。並無披覽字樣。慈禧震怒。擬以帝所罪李者罪翁。幸某邸力爲請免。李亦從旁籲懇。后怒始息。自是翁遂爲后所痛惡矣。李寃既白。曾面請于帝后乞休。后乃謂帝曰。我朝自洪楊事起。非曾李無以有今日。宜思所以善處之。會以俄帝尼哥拉第二立。且以俄首倡使日本歸我遼東之議。乃于丙申春。遣文忠赴俄賀加冕。遂以締結喀西尼條約。使還。即有改督兩粵之命。慈禧之愛護文忠者可謂篤厚。此小航詩句。所謂曾賴東朝恤老成也。而慈禧此次雖有厚李惡翁之意。但自己丑歸政以來。對于德宗尙未實行干預。翁傅自甲午再入軍機。以迄戊戌。爲翁派執政時期。及德宗以銳意變法被幽。慈禧復聽政。六君子罹禍。翁傅遂被放逐。且有交地方官嚴加看管之諭。故翁傅臨終自挽末句云。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自傷也。

庚子義和團戰敗。聯軍逼近京邑時。慈禧知事不可爲。急電促李來京。文忠由粵抵滬。觀望情事，徘徊不進。迄剛毅等仇洋一派竄逐誅戮。始疾馳抵京。曰。吾若早至。命且不保。迨言議和。聯軍之在京也。窘辱朝士。無所不至。而凡口操皖音。聲言厲賢良寺者。概爲彼邦所優待。文忠之見重於世。可以想見。嗣攜同奕劻折衝樽俎。以四百五十兆兩之賠欵。挽回國運。不可謂非回天之力。蓋淸廷不國而有國。城下之盟。乃賢者無可如何之事也。和議將成。大星忽殞。（文忠卒夕。有星殞之異。）文忠之謚。允無愧色。公臨終之前。口占一律云。勞勞戎馬擄征鞍。臨死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內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上干戈猶未息。諸君且莫等閒看。老成憂國。語不及私。迄今諷詠之。猶令人緬想先賢典型也。按此詩爲文忠集中所不載。乃昔所聞於公鄉人李介臣先生者。

三個賊

千因

冷氣積壓于這一個黑得令人心寒的監獄。

太陽沒有探出頭來——縱然是打着光亮，這裏仍是陰闇的，發霉的，薰着一陣又一陣的臭氣。這是一所天父也不會卸其罪的所在：矮矮的連成卐字形的排房，上面以鐵條撐持了屋蓋，周圍是堅而高的圍墻。每一排房是以高木欄隔開，可以打通的你瞧見我換褲，我可以瞧見你疴屎吃飯。

這是一個小縣城底監獄，裏面有過百的犯人。除了那些將處死刑的大犯能享一人一欄的福之外，常常是十餘人合住一欄的。——欄裏就是起居飲食便溺之所。

一共這裏有七個大欄——從獄門開始數，第一欄是未判決犯，以下挨次看他們底被判決的時間長短而坐第二第三直至第七欄——這個第七欄又隔開十數個小欄，是全居着判決了將死的人們。

太陽永不會探進這裏，惟有風與寒氣。

在熱天的時候，尙可支撑地面的濕氣以驅熱；但一到寒冷的時候，每個犯人都打着蒼白的眼睛迎待風與寒氣的來臨。

正是每個犯人打着蒼白的眼睛的時候，第一欄裏的脚鐐很響亮地代替了犯人們的呻吟，跟着一個冷得臉色快變成白紙的瘦犯人狠命地喝着：

「別動手！」

于是第二欄裏脚鐐接着鬧，第三欄裏人聲鼎沸了，繼而全獄裏都哄哄然。

「什麼？打架？」

「嘻，對了，一個惡心人的被警戒！」

「閹你媽底卵子！」犯叢裏一枝尖聲。

脚鐐更猛烈地鬧了——守門底武裝警察踱進來。他有一副曾被耶穌稱爲罪人的臉，兇險的。粗聲地喝開緊圍着的犯叢；一個面目猙獰，眼裏儲着兇光的人正握着一個胖矮的，眼裏老沒有威風，似要以嗎啡維持他底精神的犯人底臂——繼而他使勁脫開了這掣握，向警察苦苦地說：

「他要閹我！」

「幹嗎？」警察打着圓眼睛向着那兇暴犯。然而他却安閒地微笑：

「是的，我要他變成女子！」

「你要死罷！」

警察伸入欄內以槍柄使勁地扣了兩下兇暴犯底肩。他很快地躲開了却站在那裏大笑——

瘦犯正反了兩下白眼睛，無可支持他底站立似的，在冷氣中倒進兇暴犯底懷裏。他很快地扶着他，眼梢驟然帶着一種他從來沒有的悲哀——

「孩子，你受罪了！」

當夜色罩着大地，暮秋的寒氣聚積了山林，曠野，田邊。那裏沒有人生底興趣：由風代替了夜鶯底低訴，讓草尾的掀動接任了野情人底動作。霧與夜色一樣地濃，散落路中——

這個兇暴犯曾經挾着那個瘦犯由這裏急奔。

「正義的事不會發生於黑闇」。

瘦者已驚懼得精神混亂，僅僅如同被捉于探險家的企鵝；以背靠着兇暴者底胸前，如同病車的被推着盲目地向前走——他背脊上底一枝短鎗頭曾把他暈過了數次……

推病車的兇暴者曾撥過許多草尾，拉過了許多亂石，最後在一個土丘上停着——似乎摸進一個所在。

「坐下。」猛然把瘦者擲下地上。

許久，他才下意識地摸摸屁股下的地塊，不像石而像以磚舖成，也許這是一所荒廟罷，大概離開人間太遠了！

他底恐懼無可遏止地循環着他每個血管，在黑闇裏雖然他不會看見他自己底手在抖而僅意識到，但當他底鄰坐的兇暴者底每一次喘氣，却會令他每一次猛烈的心跳：他底命運宛若置于危崖上的卵子，睒一下眼睛就沒有了——

「牙齒不要再響——反正你是有錢我是窮，怕什麼？給了錢我萬事皆休——」

「可是——我——沒有——錢的人家——

「哈哈，放屁！有書念的人家都是我們底老主顧！」

兇暴者很安閑地把手搭在他底肩上，繼而笑出聲來；

「不過，也好，反正我是把你賣到大眼應底大寨裏，我不過是一個『捉參』經紀，往後你們跟大眼應打價就好了！……」

沉默的周遭，僅以心跳底聲響來充實這個龐大的空虛。

「息一息，我們再起程。」

似乎覺得兇暴者把那碩健的身軀仰倒在地面上，他呼了一口大氣……他凝視着黑闇，他不敢拔步大走，正因爲兇暴者有武器，而且他抖得這樣厲害，再也不能舉步逃難，只好讓大難如生命底旋輪似往下轉下——

約摸好幾分鐘，在靜默裏，突然有兩個黑影從後面撲過來：一個緊緊地攬着他；一個却緊緊地壓着那兇暴者在地面上打滾……他底心更加急跳了………

「我是被擄的！」

沒有人聽。而地面上的廝鬥開始了，激怒地，力與力的廝殺，黑影迅速地亂滾着，帶些人底喘氣與暴呼……也許這裏有許多人在動……後來，他給人家背手綁了。地面的兇暴者又不知怎的咳了幾聲，跟着停止了他底劇動。

「燃起燈來」！

燈燃着了。各人底眼睛過慣了黑闇反而因光不易睜得有勁。但當他努力地打起那恐怖過度的眼來，看見兩個矮短而帶胖的兇人（認得有一個現在跟他同牢子了）握着三把手槍（大概有一把是搶了那兇暴者底罷）向着他和那地上仍躺着却被綁了的兇暴者——他怒睜着眼睛吼出了巨暈的火。

「把衣服脫下」？

「這算什麼？——是剩便宜貨嗎？同是道中人，不要太無禮。這是我捉來的『參』！」兇暴者使勁地挺着胸膛吼看。

「誰管這些。經過這裏，須得把衣服錢財擲下……『參』，我們不要，往後你可拿走……」。

他們很合作地先把他底褲子脫了光剩一條短褲，衫和袋裏底零錢也在槍頭之下丟了。兇暴者也在槍頭之下僅留下他一個裸體……

「再見，賊王爺」！

往後，他又暈過去了。

暈過去了。當他醒來的時候，他仍在兇暴者底臂環裏。他似乎曾把袖子揩過他底額汗。他底眼睛蒼白地瞧着他，帶點感謝的情意而又有些憤慨的含蘊。

「息息罷，我太害了你！」

他坐在他家裏送來的墊子上，濕氣陣陣刺着他底屁股也許變成一枝清醒針……他沒有時間去想像他命運底遭遇，而僅僅掠了一下眼睛，全欄的犯人正打着同情的眼光注視着他。他流淚了。

「聽着，胖傢伙，如果下午審判時，你還說他是賊，我非閣你不可——抽你底妹子——」

兇暴者輕輕地脫開了他底環抱，睜着圓眼死釘着那矮胖者——他正受過一次劇烈的恐懼，躲在欄裏癡想着，當他聽見這吼聲時，他底心曾猛烈地震動。但他仍表示安閒地拋轉頭來不顧他呢。

「我是賊，真的；你也是賊，真的；但他是念書的可憐虫。要錢得啦，還要害人家底命！——如果你親手殺他的很可以，你却假手于官司！——你配做賊？配你窰子養的！——」

「對，對！抽他娘子！」第二欄裏底木欄罅探出許多眼睛，一個吼着說。

法律都不是解救人們的東西了，而恰好是設在人們脚前底陷阱！

全這幾個欄裏底眼睛由那瘦者轉釘于那矮胖子臉上——他眼睛從新睜起了一些威，似乎他要反抗這些眼光的欺凌，他高聲地駁着：

「要讀書人幹嗎？官司是他們造的，讓官司來治死他們！」

「放屁！我跟你說的是良心」！

「我跟你說的是看見的事！有良心底不要做賊啦，哼！」

「抽你老祖！老爺沒錢化！但有錢化就得啦，害人家底命幹嗎？抽你古老十八代！」

「嘻嘻，良心都不是看見的事！——等到你全懂得，沒錢人老早就死光——」

「先死你！」

「哈哈！得了，剩下些話到公堂再說！——」

全欄底犯人都哄哄然。兇暴者底火正烘燒着他底身。而矮胖子正清涼得很呢。

大概「良心」與「現實」曾劇鬥了一回。

于公堂上：兩邊垂着黑的幔子代替了嚴威的高壁，前頭打着一團羅帳般，如戲台上的配景。一個有鬍子的穿大褂的中年法官坐在帳內，身子挨近一張枱子，旁邊一個書記官。——由幾名武裝警察把三個賊人帶進來。在他們的旁邊還站着好幾名的施刑者，執着木棍啦，鐵釵子，繩子啦…………

把名字道過了一次，法官向兇暴者問：

「你是賊？」

「是，我是賊，真的！」

「你也是賊？」

「天保佑我！人家都陷害我了！」他苦着臉望着天，然而掩飾不了他底奸險。

「什麼？」

「是，我——賊」矮胖者在法官底喝聲下，和兇暴犯底怒視下，他翻兩下眼睛才承認了。

「你呢？」法官轉到瘦者。

「他不是賊！」兇暴者急忙地吼起來。

「他們是同黨！」矮胖者又很快地接着吼。

「不許嚕囌！」法官睜起了細眼睛掠過他們，繼而說；「你一次不承認，二次不承認，這次又不承認，須知下刑不好！……」

「我——真不是——賊！我家裏窮——捱窮要我念書——想望我能有生路——我在省城×中學的——誰料回到鄉下——人家說我升官發財了——他就夜裏綁了我去——却碰見他剝我跟他底衣裳！——往後又給警衛隊捉來了——」他打着帶顫的嗓子說。

「廢話！讀書的人家怎麼不來這裏說話？」

「說他們來過了，人家都要他們拿錢來運動，但他們沒錢來！」兇暴者坦白地跟他訴說了這幾天的實情。

「胡說！說你是賊罷！」

「我不是！……」他滴下了許多眼淚。

「瞎說！下刑！」

「噴，認了罷！」矮胖底細聲的說，臉上有些得意的含蓄。

這是他第三次下刑了，他底眼淚直流于臉上，當幾個兇險的施刑者把他摔倒時，他暈過了……當他被打着時，痛得再把他底靈魂喚回來，意識瞬間掠過他腦際：是他底手脚合綁着，在手脚的綁縫裏以一枝木棍穿過去抬起來，一個黑了心的施刑人正拿起粗大的木棍好像扣一塊泥片似的劈劈地亂扣着他……他「啜喲」大叫一聲，又暈過去了——

「唉！」兇暴者把拳頭一握揮向空中而垂低了頭，銷在憂鬱與懺悔裏：找老主顧說話，曾找到這個念書人的瘦者底家裏。

黑夜裏的圍墻是他生命底伴侶，他在狗聲裏跳過了它。一間佃戶的中等屋宇底內容隱約現于他那過慣黑闇的眼睛，然總脫不了臭霉味的，和那些傢具的不潔與簡陋—— 他曾懷疑這是走錯路了，而今確是走錯路了，他太相信人家底謠傳——然而農家底讀書人最終還是受害的了。

他猛推開一度房門，有意地使它響。裏面的睡人驚醒着，繼而喝着，又燃着了燈。——他却倚着門根大笑。

「賊——呀！」

「說？」他把鎗頭向着他們——一個老農人，一個老農婦，有好些水紋斑在臉上；一個年青的瘦書生；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其餘什麽都沒有了，恐懼充滿了這空虛的屋宇。

「跟我走，念書人！」他挾着那瘦者拔步出門。

「不！」後面有些人扯他底脚。

轟！他向天空鳴了一響鎗，於是又靜默着，大概咽泣聲延長了這個變動……

……………

那時，瘦者正被施刑人擲回地上，同時另一個正拿來一碗姜湯灌他——

許久，他才很慢地扯開了一角眼睛；而眼淚與咽聲正開導了他底意識：於是他微微地聽見兇暴者底粗聲：

「認了罷，往後再說！」而他沒有瞧見兇暴者曾滴過幾點眼淚。

他橫了一下心，微弱地動着嘴：

「是——我——是——賊！」

「睬！這才對了。」矮胖者鬆了一口氣似地。

「好！」法官結束了這一幕人間的

戲。

於是「現實」戰勝了「良心」。同時法律又要治罪那些創造法律的念書人，不光是那些不懂法律的下等人了。

約摸在三天後罷，這三個賊人同時接受了判決書，要坐五年的牢子。當日他們就升進第四欄裏過長期的囚徒生活。

似乎安靜地過了兩個多月了。兇暴者內心的憤抑與懺悔令他深入憂鬱裏去——是他永沒有這樣煩悶的生活。他很好的侍守那瘦得快見骨的瘦犯人底傷。然而矮胖者每天嘴裏却微哼着一調歌——

大概是極寒冷了，犯人們除了疴屎離開之外白天和黑夜都擠做一團以取暖，和打着那些無結尾的閒談以度過這悠長的歲月。

在一天的晚飯之後，兇暴者突然擠出人堆，走到那矮胖者底跟前，握着他底手搖了兩下頭說：

「朋友，再見！大概我明天要被處死刑了」！

矮胖子沒有回答，僅僅覺得太奇怪了。

晚上，忽然陳舊的影子閃過他底腦際，他雖曾做過兇暴者底征服者，而這正是他永遠的耽心：

……在他從那荒廟跟他底同伴走出來之後，他們趕急走到市鎮上去，一口氣地搶進那所老主顧的鴉片烟所裏去。

在煙床上，渺小烟燈的光線正給他們分派那戰利品：兩套衣服，一人一套；瘦者袋裏底一塊洋，兇暴者袋裏却有十多塊——這準是剛搶了人家的罷。數着每人可以得着七元多；一枝手槍，正跟他們那兩枝擺在着……

猛不提防，兩隻手迅速地把手槍全搶去了。接着幾枝槍頭向着他們：正是四名的警衛隊。待要他們想逃，已經被縛了。

把他捉到縣治第九區區公所底門口，他底同伴却猛力地推開警衛隊逃了，槍聲追着他底背後，以後他就不曉得他怎樣，聽說被擊死了。而他因爲鎗頭向着背，苦着臉捱進了區公所。當夜他曾受過很慘的烤刑，問他爲何夜裏挾着一束衣服走進市鎮，又爲何有鎗和想逃走，他迫不得說了荒廟裏的刦奪把戲。於是不過一刻，兩條被綁於荒廟的裸體漢捉來這裏了。

如果他底記憶不錯，當那兇暴者被

提來時曾握實拳頭想擊他，並且大聲吼過：

「看看你先我死，還是我先你死！」

他想像的幕幔突然拉閉了，他跟着打了一個寒顫，心頭劇跳了一下。他睡不着，讓冷氣圍剿着他。於是他擠，竭力再擠進人叢裏取暖。睡着的犯人被他擠得微微動着身子。突然有一隻脚似探進他底腿間，而且很迅速地，不幸，他底腎囊被一隻手抓緊了——他正想掙扎，但劇痛却立刻地來臨——他無可支持他底身體了，讓它沉落，沉落，沉落於僅僅是這「現實」的世界裏……而最後的意識他似乎聽到：

「你先死罷！」

這是他最後的挽歌。

「噯！這轟天般的吼聲也許是人們看見的事的普遍的事。跟着他底靈魂遠走了——

全欄的犯人被這一疾聲所驚醒。

兇暴者，在欄裏的殘燈下，把血淋淋的手高舉起來大笑——這笑聲顯露着他從來沒有的安慰的和喜悅的，他底臉刻着古代英雄的笑容。

「這是一個惡心人底腎囊！——哈哈，讓他來世做女人罷！哈哈！」

「唉！唉！你——眞這樣——殘忍！？」

瘦者突然跳起來撲向他去。他隨扶起他，以那安適的態度。

『可憐的孩子，我替你報了仇了！——惡心人應該先死光！——哈！但是，大概我明天要被處死刑了！你將會看見，我應該死在第二，因爲我底懺悔不可以抵還我底罪過！原諒我，孩子！——再見罷！——哈哈！」

瘦者逐漸地不可以支持他底身軀，倒在他底脚下，他以慈悲的手摸摩着他底頭髮。

全犯人都驚奇着接受這意外的變故。

「不過，孩子，第三你該死了！最多你只可捱一年牢子生活——再沒有存在的價値了于你！你們念書人底精神，魄力，生活稀稀，實在比狗還不如！——哈哈哈！——」

耶穌也不會避免他底遭遇一樣，兇暴者底生命就在後一天完結于一個鬼魂彌漫的打巴場中，不久，野狗要噬食他那「良心」！

大約經過半年之後，那第三個賊——那瘦書生因患了肺病而死于牢裏。

餓

覃子豪

他像一隻蝙蝠似的，在黃昏時候出來，夢一樣地在街上逡巡着。

當他仍照了舊日的路線，踱上那繁華的長橋的時候，他却感到了異樣的疲乏，在人叢中東倒西偏的掃着，幾乎拌倒在一個紳士的前面。他那餓昏了的眼睛觸着這熱鬧的橋上，幾乎他又疑心是在做着繁華的夢，他的意識雖然有些昏迷，他却很清醒地覺着巡警的眼光很凶惡地在注視着他，他有點着慌了，他的足步不由得加緊起來，他害怕再演一幕使他難堪的悲劇，因為過去的事情他是記得很清楚的，為得在一個水菓攤前偷了兩個梨子，那無情的警棍曾經在他瘦弱的身軀上重重地擊過數次。巡警是把他的面孔認得很熟了。警棍的滋味他也是深深地領略過的。

他的足步加緊地在人與人擠踴的空隙間和車與車連接的空隙間互相地撞着，像一隻被獵槍追捕的野兎拚命的往前逃竄。人們以為他是一個瘋子，看着他襤褸的一身，趕快給他讓路讓他快些過去。

近時正是晚秋黃昏時的景況，都市的夢正是繁華的時候。橋上的市集已經齊備了，漸漸遊人多了起來，他衝過橋頭，飄忽地不由得他自己便走到一個比較幽靜的河畔坐着一個遊人的坐椅上休息起來，他現在是疲乏到了極點，像猪一樣的躺在椅上呻吟着。

暮色已蒼然，天空散下黑暗的網，坐在河畔的他聽着 河岸的沙灘 那邊的船夫們的聲音和那些水兵們的歌唱，他那睡意朦朧的眼光不覺清醒起來，他的疲乏像消去似的毫沒有感覺了。他爬了起來坐着，由那黑暗的一角望了出去。

河畔的對面是無數水兵們的小汽船排列着，發着一些强烈的蒼白的光和呼鬧的歌音，他隱隱地可以看見那些水兵們在船上喝着大瓶的啤酒吃着大塊的肥肉。那些蒼白的衣服顯得那些水兵們像無數的幽靈在魔宮裏鬼混。他的眼睛不由得睜大起來，發出窮兇餓極的光芒。他感到餓又在迫逼他了。他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又倒了下去。半天沒有一點動靜。

他這時候也許是餓得昏過去了。也許是在想尋找食物的法子。一陣載重車的震動的響聲，使得他又醒了過來，他極力掙扎地站起來了。

他站了起來，河畔那慘白的路燈，照着他枯瘦的影子，他提起了足步，沉重

地踱過街心。

他走到一個商店門前，突然間他看見一個慘澹的影子向他對面走來，凶惡的眼睛注視着他。他心中感到一陣劇烈的驚疑，他心中這樣想着：那人我不是認識麼？爲什麼凶惡地注視我呢？是的，正是很熟識的呢！那影子漸漸向他走近了，他又懷疑他是在做夢，他的意識現在的確是昏迷着了。他在那商店門口驚呆起來，過路的人在他身邊擠着，在注視他，他仍驚疑那具有一副慘淡的面孔的影子。那面孔的確是蒼白的可怕，兩隻眼睛深深地陷落了下去，頭髮亂的像一個鬼頭 ，衣服正有些像他那樣的襤褸，當他看見那慘淡的影子的一雙受過傷的足，他有點懷疑這一定是一個夢幻。

最後，於是幾個買物件的人，給他證實了。他才知道那慘淡的影子就是他自己，是在一個鏡子裏面的他。這個證明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幾乎致命的打擊，他真想不到他變成了這個鬼樣子，在前三月的時候，他不是很健壯麼？雖然，沒有工廠收容他，到處飄流，沒有吃過飽飯，從來沒有成這個可怕的樣子。他覺得他完了，照這樣的情形看來，現在縱有飯吃，也有不久人世的危險，他想到這裏，他傷心起來，不覺之間流下幾顆淸淚。

悲哀和饑餓，無情地雙方進攻他。他實在忍耐不着了。他心中想着。要想法子才對，我已經餓的成了這個鬼樣子，人們見了我還沒有一點憐憫的心嗎？他們是太殘忍了。見死不救，唉，可惡，他這時的確有些憤怒了。他像是瘋了一樣，他在行人道上跑，他的眼光在搜求往日看慣了的麵包店，最後，終於達到目的了。他見了那黃皮麵包，不覺之間感着異樣的香味。本來想直接衝上店裏去，搶幾塊麵包來吃一個飽。可是他看見那巡警手上那無情的警棍在向他獰笑，他又失去勇氣了，他這時雖然感到昏迷，有時却又非常清醒。

他那曠野的心情變成可憐的樣子了，他覺得很難受，他克制着心中的欲火，哀憐地向麵包店的主人走去，麵包店主人是一個大胖子，很悠閑地在觀望街上的風景，突然，看見像乞丐一樣的人向他走來，那悠閑的態度馬上變成了嚴肅的表情，而且發出嘖叱的惡聲，叫他滾遠些。這一來不但沒有給他一點慰安，反增加了他一些憤恨，這時的他，心中的餓火和着憤怒燃燒起來，他不能再忍着饑餓了。不是憤怒和餓火在迫逼着他，他已經昏厥了過去。

他憤怒的想道：我還顧慮什麼呢。我要活下去，已是沒有別的法子了。我實在沒有比較安全的路可以走了，受警棍的痛打難過挨餓就不難過嗎？像這樣不如暫時讓我滿足一下我的慾火罷。

我實在顧不得什麼了，唉，餓的要命。

他大喊了一聲：『餓的要命啊』，他跑上前去，幾乎把那麵包店主人嚇昏了，他一拳頭擊破玻璃櫃，把那陳列着的軟軟的新鮮的麵包拿在手中一面往口裏吞着一面往街那邊的河畔拚命地跑去。

人聲一時嘈雜，人們齊聲的呼喊着，他拚命地往前跑，巡警拚命的追，還未跑到河畔，他已經被警棍擊倒了。

街上好奇的人們像玩賞着稀奇的事物一樣圍了起來，四週發着嘖咤的聲音。

『這傢伙，該死』巡警一個勝利的聲音。

『好野蠻啊。』另一個說。

『大概是餓昏了。』表同情的人說。

『什麼，無聊的懶漢。』另一個反對的回答。

『前次，我看見他偷了人家的梨子，就被打了一頓，他現在還是這樣，有什麼辦法呢？』又來了一個這樣發着議論。

『大概沒有死吧？』

『當然，只是把頭皮弄破了。』巡警自圓其說的。

在蒼白的路燈下許多人看着他的血從頭皮上流了出來，烏黑的血流在未吃完的白色的麵包上。

一九三五，六，一二，於東京

「陳圓圓事略」補

孟玉

對於歷史有一些相當注意的人，很少不在明末史上留下一個深的印象——陳圓圓。生乎今世，我們是再不會看見陳圓圓一面的。然而，從正史，從各家私人記述的各方面，我們發現——陳圓圓底確是很美的一個美人。關於陳圓圓的事蹟——記載較為詳盡的要推況周頤先生所輯的「陳圓圓事略」。

近來偶檢雜書，在「閨墨萃珍」裏又發現一篇陳致吳三桂書一通，茲抄錄如下：以補「事略」未收。書云：「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列之雲屏，則妾庶幾與鸞鳳為儔侶，何至淪為鳥獸之蹤跡哉！闖賊於四月朔，首冕旒，身龍袞，肆然仗劍升御座；逼妾承偽旨。妾念將軍之恩義，憤家國之破亡！戟指罵賊，誓不顧身：拼冀一死，以謝將軍；以成妾志。詎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偽宮嬪——及一偽侍衛，仗劍迫妾入後宮。妾偶回顧，不禁竊幸——蓋此偽侍衛非他，即將軍舊部施保柱也。保柱揮劍示意，欲言仍禁，夜漏三商。聞窗格彈指聲，急啓樞，則保柱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為？嗟嗟！妾尚何為哉，此身可留，則固為將軍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敢布腹心，唯將軍圖之」。

各家記述「圓圓」事蹟，很少及其才藻之記，獨，王鴻緒衆香集中載「圓圓」所作曲詞數闋。皆清麗可誦。「荷葉杯有所思云：自嘆愁多歡少，癡了。底事倩傳杯，酒一巡時腸九迴！推不開，推不開。轉應曲送人南還云：堤柳堤柳。不繫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凝泪思思斷腸！斷腸，斷腸；又聽催歸聲喚，醜奴兒令梅落云：滿溪綠漲春將去，馬跡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聲聲羌笛吹楊柳，月映官衙，嬾賦梅花；簾裏人兒學喚茶。」

一個女教師的故事（續）

徐中玉

九

回到家裏才知道母親並沒有生什麼病，這是父親的計策。父親不願再叫我回上海去了，他說：

「珍玲，不要再發回上海的痴想吧！我知道，你在上海幹得好。上海是一個頂大的毀人爐，一隻大染缸。我不放心再叫你在那樣的地方住下去！」

聽着這幾句像把我判決死刑般的話兒，我不禁悲哀得哭了起來。我覺得我和住在地獄裏的囚犯一樣，沒有自由，沒有光明，環境都是黑暗的。我得奮鬥，我想，小說中不是早已啓示了我麽，我要像獅子一般地勇敢，為反抗這專制的家庭，什麽犧牲我都願承受的。我鼓足勇氣，走到父親面前，正想把預擬的種種革命的言詞作為警告對他說，我幾次總在那樣緊要關頭的時候失敗了。我變成了只會啜泣的軟弱的動物。

上海方面的信一封封投來，這裏把我急死了。我懇求母親代我向父親去說情，母親也沒有辦法。父親，那老頭子似乎早就決定要同我作對到底似的。我想獨自出走，難道我便不能一人到上海去不成？但回來一想，我究竟不能出走。我只是哭着，故意發脾氣，鬧着。

為了令我得有一點消遣，父親就叫我在附近的一隻小學裏担任幾點鐘功課。這功課原先就說好，我願意去上時便上，不去上也沒有關係。我知道這是父親的計劃，我對他說：「不去！」他倒並不強迫我，但我不久便感覺無聊起來，這時也沒有先前反抗時那樣的勁兒了，還是我自動的覺得去到小學裏走走並不是討厭的事。於是我的生活便慢慢安定了下來，在家裏，吃吃睡睡，下午打八圈牌，高興的時候就到小學裏去胡亂玩一陣，上海的信也不常見了，沒有刺激，沒有思想，兩月之後，倒漸漸能把以前種種忘却起來。想及反抗那件事，只是在很偶然的時候感得還有一點遺憾而生「無可如何」之念了。

這種平和，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令我忘懷了過去——過去我曾讀過書，有過相當偉大的希望和志願，還有一點無可如何的遺憾；是令我忘懷了未來——未來也許能給我更好的命運，較有意味的價值。我只知道目前的東西，那是紅色，那是綠色，我喜歡這種色彩；我任性，我還是一支桂花，享用着自己的年輕。

想着了的時候，自己也不免慶幸，

或者還含有些詫異，我發覺自己仍和以前一樣，完全是一個屬於父親的小孩子。我所需要的，父親一件件都能令我滿足，這也是同先前一個樣子的。我同別人不一樣，常聽說誰家的女兒沒一件稱心事，而我却可算作例外。不讀書有什麼要緊呢？實在說讀書生活究竟比住在家裏要苦些。我有父親喲！

然而正和別人一樣，在參加過一次學期結束的懇親會後，我就覺得自己原來還缺少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該是我現在所最需要的。孩子們的家長，同事們，他們來時都是一對對的。一男一女，偎依着，牽着自己的孩子，臉上都堆了笑容，反看看我自己，却空虛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呵！我需要牠，我現在眞正的需要牠了。

「但到那裏去找牠呢」？父親他不知道，我也不能像要別樣東西似的向他討。父親不知道我。母親呢，也是一樣，他們都當眞把我看成了小孩！我變得多思多慮起來了。我一時想那樣，一時又想這樣地，往往在街上走路時從身傍走過的人影子，當時並不曾注意到，現在却給提弄出來了。書也看不下，長篇小說懶得看，短篇的也無心翻。我是寂寞的。「盼望世界快死滅了吧，否則便賸下我一個，也得自自在在！然而單賸下一個有什麼興趣呢？不對！那麼賸下兩個，除下我再多一個別人；誰呢？…………」我就這樣的想不到盡頭。有時想到高興，或是昨夜做了一個好夢，我就會無端的笑起來。也有的時候，連起身也懶，吃飯也懶，說話也懶。

天呵，在什麼地方，到什麼時候，我才能得到自己所最缺少的東西呢？苦悶，苦悶呵，我終於生起病來了。

十

病好了的時候，又已在夏天。健康的身子令我起了更强烈的想望，我的性情變得異常燥急易怒。小學裏仍還去玩玩，但這是小學呵！有一時我索性想把自己當作小孩，我决計要對父親同母親明說了。

正在這時候，父親却告訴我說：

「珍玲，關於你的婚姻問題，近來有許多朋友都和我說起要給你做媒；我看其中有一個倒是很合適的，家計也不壞，人品也好。而且……」

「我不！」

「什麼？」

我一溜烟逃到房間裏去了！「封建味濃重的父親他是永遠不會瞭解像我這樣一個女兒的 。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這個時代該是各人自己領有的了。我需要戀愛，我需要有高尙的戀愛歷史的婚姻。戀愛是有趣的！父親他還想用强迫手段來陷送我的畢生幸福麼？不成，一定不成！這下我無論如何要反抗了。我要反抗了，想不到他竟會說這樣

的話……」

父親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障礙物，我現在這樣想。我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反抗到底。我預備在第二次當他冉提起這事的時候，便開始爆發，這一次絕不猶豫了。然而父親第二天便染上了感冒病，躺着連床也不能起，自然不能對我說什麼話。我警告自己說：「莫蹈覆轍呵！」

父親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沈重了。家裏不斷進出着醫生，全是藥罐子味，父親由感冒轉成了嚴重的傷寒，呻吟着，什麼話都不能講。家裏人全都着急了，亂得一團糟。

父親的病越來越兇，終於在十月的一個黃昏裏嚥了氣。臨危的時候，他對大家都有吩咐，最後要輪到我，他的氣突然喘得更急起來，就這樣擡向我看了一眼，便去了。

我哭，我愛父親，我相信父親一定也是愛我的。父親是一個幹練的科長，家裏的事原來他理的，以後將怎樣呢？這時我才覺得父親在家裏的地位原來是不可缺的。我對父親太執拗了，這個永不能再在他面前補過懺悔的缺陷令我傷心痛哭了好幾場。

痛哭和懺悔佔住了我整個靈魂，一面又得安慰安慰母親，有半年的樣子，我把自己的事情全都忘掉了。

十一

悠長的時間令我逐漸對於父親之死的悲哀寬解下來，以往的想望禁不住又慢慢地在腦筋裏湧起了。

生命史上的障礙物已經除去了！

母親總是比父親容易對付的。在母親之前我可以堅執自己的意見和她辯論。她往往反會給我說服的。

她說：「我不來管你。你自己去吧！尋到了好的，是你自己福氣；尋到了壞的，將來也莫用怨我。」

我得着一向不曾有過的真正的自由了。

我需要戀愛，我要試試自己戀愛的本領。現在我已是二十歲的姑娘了！

高興得很，我得到了一個可以供我作為試驗的獵獲物。

他姓陳，是在一個宴會席上被位朋友給我們介紹認識的。我不記得他在初見我的時候做了個什麼怪樣子，我覺得像他這種人對於我 的 試驗是頗為合適的。

他寫來了許多信，我也復了他許多信。在開始的時候，我相信自己是非常真誠的：我需要他，然而正和別人一樣，期待了很長久的東西，在沒有到手時是那樣甜蜜的，等到握到了手裏時却會覺得很平淡無味而有微微失望之感了。

我擇要答應了他幾次請求：

一回是在公園裏，我踐了自己的許諾。他老實，誠懇，膽小。他的信是寫

得很不壞的。然而同坐在柳蔭之下的鐵椅子上時他便手足無措起來。他只談着許多不着邊緣的話，他連坐立也感得不安似的。他時常向四邊留神，你這個膽小鬼呵！我肚裏罵他。他的說話永遠不如他的文字那樣美麗。這樣的場合，一切談話的主人地位還是由我担任的。我說的話，譬如：

「今天不會下雨了吧！」

他就立刻接下去：「不會下雨了！」

若是我又說：

「說不定過會要下雨吧！」

「過會也許要下雨，是的！是的！」

這便是他的本領。實在說，有時我的確真有點愛他。我曾經想過，他屬於我了，我一定很幸福的。他在我之前只有低頭，他也願意！然而我却不高興他那樣蠢氣。戀愛的真意味就以此爲止麽？決不的，戀愛的過程是比此更爲曲折的。

不自覺似的我也給予了他許多令他能增加自信和興感的資料。這些資料在我是會立刻把牠忘得乾乾淨淨的。然而他却因此漸漸變膽大起來。幾次他到小學裏來看我上課，下了課便要求我一同出去。出去的時候，他喋喋不休地說了許多聽不清的話，有如神父禱告的樣子。我並沒有注意他的話，我只把他那種滑稽的神情作爲戲法樣消遣着。他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他。

我漸漸討厭起他來了。只在極偶然的機會再去應酬他，這種信念是出於我的可憐之心。這時我已經有另外的四五位男朋友了。我不願令他過分傷心，在他變成了瘋狂的醉漢以前，我總用了戀愛小說中女主人公那樣的耐心敷衍着他的。一直等到最後他竟向我提出了他的可笑的要求，我才對他說：

「朋友，我愛你，可是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以後，請把我們以前的交往就此割斷了吧！否則要使大家都很傷心的！」

一個機關裏的科員，生活得那樣清苦，他現在瘋了，這其實是很傻的，我想。爲要佈置我演出的這齣劇本的完整，對於拒絕他的最後那幾句話我很費工夫。雖然是區區幾句，這些句子倒是從幾本小說裏截下來拚湊成的。要演出一幕高尙的戀愛的悲劇，我覺得第一次試驗已獲得了成功。

十二

又一次綠透窗紗的時候，我愛上了子平。

一位銀行裏的職員，年紀比我大兩歲，我把先前愛那位科員的一部分眞實的心又加上了些送給他。他比科員顯出苛貴得多了。尤其是他那會說話的一張嘴。

我喜歡他的靈活，懂我的心理，以及綢密的體貼。我把他當作花生米一般的嚼吃着，當作朱古力一般的吮吸着。我把什麼別的事情都拋棄了，惟有他，我覺得才需要留下來。他好比一張很出色的圖畫，掛在我的書房裏。

然而這張圖畫却顯得慢慢剝蝕起來了。我的注意力原只是暫時的，我發覺自己老釘眼在一點是最愚蠢不過的舉動。而且我發現這張圖畫只有表面是好的，同科員一樣，他不能負担我的生活，這道理正和我不能同他在一起生活一般真實。當然我也愛美麗的表面，然而我畢竟毫無惋惜地把他放棄了。我說：

「朋友，再會吧！」

於是他便撕碎了五月來甜蜜的歷史，甜蜜的想望，哭喪着臉走了。

這樣，我便重新踏上了別的一條路。我欣賞着自己的成績，我一個個地數着：科員，子平，中學教師，大學生，……他們都是在我主演的劇裏担任悲哀角色的。

我並不惋惜於每一個被我使喚而又被我斥退的人，這種責任不該由我來担負的。我有我的自由，青春的享受也是屬於我的。什麼叫做戀愛？我不懂。我只知道這是一種遊戲，能令自己覺得滿足，別人因我而有煩悶或苦痛也罷，沒有也罷，反正與我無關。我的青春是一顆晶明澄澈的月亮，自由地徘徊在蒼穹之下；我喜歡那一朵雲，我便照亮牠，令牠輝耀起來，但在我不高興的時候，我便可以照到另一朵雲上去，也許我在那裏也不會停留好久的。這便是我的青春，我的自由！誰能給我在天上指定一塊地方，對我說：「留在那兒呢？」

我的青春是比鳥雀還不受拘束的。我的青春要在當我找到了一塊最滿意的地方，然後才停留下來。我對於他們一點也不惋惜，我要把我的尊貴去換得最值價的東西來。

寶貴的青春呵！我是自由的。

十三

日子過得同談天一樣地輕快，一年，二年，三年，我的生活是陶浸在玫瑰醬裏的。我像不用功的學生一樣，讀書原是爲自己打算的，然而我不想到不用功會有什麼結果。一直等到家裏因爲哥哥營業失敗而破了產，這纔令我記起自己已是二十五歲的人了。二十五歲的女人還算有青春麽？寶貴的青春呵！……

哥哥入了牢獄，於是我便興做起小學教師，拿一月十八塊錢的新水來。

我痛哭，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一去不復返！

我做了小學教師！我得負起教育的責任，我得爲了這一點點少得可憐的錢負起比一切還艱巨的責任來。我不懂，我不是做這項事業的人才，却不能不做

！我得挨一切人們的批評！早晨起來上課，中午上課，下午管雜務，晚上要批改卷子。我把一切都出賣完了，和牛馬般工作，卻贏得社會上的謾罵。他們說我夠不上教孩子們書，有許許多多聽了叫人難堪的話。小學教師以前我也當過，我不知道裏面還有這點麻煩。當小學教師也不如先前了呵！

半年之後，我離開故鄉，換到了鄰省的一個小學校裏。校長是哥哥的同學，環境總算較前好了一點。然而我的青春呢？……………

我玩弄着自己的青春，卻想不到青春易老？我是一個浪子，在年紀沒有老的時候就把財產全給奢侈的浪費盡了！青春的享受!?青春的快樂!?我只有傷哀，悽涼，悲苦同寂寞！我把僅有的青春全給自己浪費掉了，像一個只圖乾杯的酒徒，只有泥醉，不曾知道酒味。

我被關在一所無窗無洞的牢獄裏，吸不到一口新鮮的空氣。一切希望，都被關住了。我身上被絆着幾千條的繩索，不能動彈一下。

誰也不瞭解我。他們對我是用了一副恐懼和漠不關心的目光看待的。以前我所曾受到別人的熱烈，熾烈的火光的照耀，現在誰也不會再關心我的了。社會和我，我和別人，以前的我同現在的我，這中間全給其高萬丈的幾座堅牆隔斷了；別人望不見我，我也望不見別人。我是孤獨的。永遠是孤獨的吧？

案頭的日曆我可以不撕去，可是日子呢，晨又夕，夕又晨，飛跑了。一閉眼，我便覺得似乎在路盡頭，那裏豎有一塊石碑，碑上伸出一隻白手，招着在迎我。我愈走愈近了，可以看見碑上刻着一個黑字。一個黑黑而大大的老字。我戰慄起來了！

十四

這學期來了建平，一個可愛的年青人。我愛他那老實，誠懇，膽小的特性，我想他一定也很愛我的。在這校裏，別人都是已經結過婚的人了，惟有他同我兩人是例外。他很願意接近我，正和我願意同他接近一樣的迫切。我的理想，假如我倆果然結合了的話，一定是非常幸福的。我肯跟他一同做苦工，到什麼地方都在一起，永遠不分離。這是一個多麼平凡的願望呵！他走已多天了！建平，我的建平，怎麼還不回來呢？我比孩子們盼望級任老師的心是更急迫的呵！辛辛苦苦才巴到了他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

「珍玲先生：請你原諒我，同時也得謝謝你拒絕的好意。我苦悶地打算過好幾個晚上，我是十二萬分愛你的。……然而我不能負担你的生活……我現在已經結婚了！」

眼前一陣發花，我從椅子裏跌下來，跌在用加速度旋轉着的地層的深淵裏，沒有知覺，沒有靜止，只是往下沈，沈……沈……

醒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榻上。聽着他們的勸慰，我看看天花板，光滑的天花板上映着我的老的影子；看看地板，光滑的地板上也照出我的老影子。

我已經碰着那塊石碑了！

於青島。

時人彙誌



楊豹靈

楊豹靈，年四十九歲，江蘇吳縣人。蘇州東吳大學畢業。清光緒三十二年由兩江官費派赴美國留學，入康奈爾及普渡大學，得土木工程師學位。宣統三年歸國，任湖北都督府路政司司長，外交司交涉科科長。民國元年助南通張季直創辦導淮工程，二年任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土木科主任，三年全國水利局成立，奉電調為該局技正兼第四科科長，籌辦運河黃河各工務，六年由督辦京畿水災河工事宜熊任為諮議，七年順直水利委員會成立，充該會會員，旋被推為技術部長，監修蘇莊土門樓各水閘工程，十一年組織揚子江委員會，任委員長，同年奉令以簡任職任用，十四年任永定河堵口工程處總工程師，該工程原估為二百四十餘萬，旋以四十餘萬竣工。歷充財政部內務部運河工程總局，太湖水利局顧問，海河工程局董事，天津特別市政府高等顧問，十八年整理海河委員會成立，聘任為顧問及諮詢工程師，旋被推為工程委員會執行委員，二十三年內政部聘任為海河工程處顧問工程師，美國工程師學會會員，中國工程師學會天津分會會長，中美工程師協會會長。現任天津市工務局長。

編輯後記

▼政府財政支絀，新稅制之施行，在今日已引起重大的注意。本期麥健曾博士討論新訂所得稅條例一文，饒有見地，可供商榷，本報在近期還想發表幾篇關於這一類的文章。

▲胡道維先生討論歐局的論文，將有續稿發表。

▼本報承囑托舉辦的「如何促進讀書運動？」的徵文，限本月底截止，希望讀者踴躍參加。欲知詳章，請參閱本期所載徵文啓事。（編者）

更正

本報第二十五期「時人彙誌」，關於天津市長程克之履歷，未盡翔實。茲特根據向市府調查之程氏履歷，更正於次：

程克，字仲漁，現年五十一歲，河南開封縣人。河南大學堂畢業，留學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歷任內務部參事，兩會議員，公府政治諮議，陝西漢中道尹，改授副都統，充阿爾泰辦事長官，司法總長，修訂法律館總裁，內務總長，京都市市政公所督辦。勳五位，陸軍中將。現任天津特別市市長。